

莘 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杨巨源	
副 主 任	刘广恩	王合祥
委 员	陆其然	孙 堂
	阎万祥	
本辑主编	杨巨源	
副 主 编	郭永贵	
编 辑	朱玉建	王志国
	杜言青	张洪霞

歷史可為千古
鑒前事不忘後
事師

庚午張繼成

莘縣政協主席張繼成題詞

前 言

本辑的中心内容是战事。

顾名思义，战事，是指战争、战役、战斗方面的事。莘县地处黄河下游平原，东靠津浦，西临京汉，北入直隶可达京津，南越江苏直通沪宁，冀鲁豫三省在此交会，交通虽不算十分便利，战略上也算是块要地。故而古往今来发生在中原一带的重大战事，多将莘县裹挟其中。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一直是抗日军民的重要根据地和令敌人望而生畏的游击区，战事频频，几乎无日不有。我们征集到的文史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方面的内容。战事资料，有关单位已做了不少搜集整理工作，有些已公之于众。但是由于各自所需不同，在涉及范围和资料取舍方面都受到一些限制，要从已印行的资料中窥见莘县历史上战事的全貌和规律，殊非易事。为了较为客观全面地展示莘县历史上战事的概貌，使为政者有所借鉴，使教育者有所依据，使研究者有所印证，使学习者有所参阅，使老一辈回忆往事时有所启迪，使青年一代了解过去时有所补充，我们决定将从古到今发生在莘县境内的战事资料汇编成册，以专辑形式印行。

战事，从形式上有进攻、防守、遭遇战之分，从性质上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从结局上有胜负的不同。采编本辑时，我们将这些都置之度外，只是客观地记述战事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至于对这些战事的评价和分析，则全部留给读者和专门研究人员。

本辑的资料来源，古代部分全部采自史书记载，近、现代部分则依靠亲历、亲见、亲闻者的回忆。史书中对战事的记载大多述之不详，本书仅就编辑者涉猎所及予以综述，资料多者则详，资料少者则略，概不加附会演义；亲历、亲见、亲闻者的回忆，由于受各种条件局限，难免挂一漏万。即使是收入本书的战事，内容上也可能有遗漏，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细节上也可能与事实有出入，对此，目前尚无法做更进一步的补充与考证，只有留待知情者阅读本书后再提出修改意见。本书未能收录的内容，在以后各辑中还要酌情编入，希望广大征集员和知情人继续提供更加翔实的资料，以协助我们把莘县的文史工作做好。

本辑编写工作坚持的准则是：

- 一、基本上按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各次战事；
- 二、叙述的详略决定于资料的多寡，编辑者不加任何主观臆测；
- 三、各种资料对同一战事的记述有明显出入时，编辑者经多方查证后，选取其中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
- 四、本书中涉及的主要人物，大多未作详细介绍。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将收录在待编的人物专辑中；
- 五、书中特附一篇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活动在莘县的我主力部队的简介资料，以帮助读者了解当时抗日武装的编制情况。

本辑在采编过程中，从县党史办、史志办、武装部征集整理的资料中受益匪浅，本书初稿又经党史办负责同志审核，在此谨向三个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致谢。

编 者

一九九〇年十月

魯西北日報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第四版

光復莘縣城

活捉劉仙洲

冀政的得守皆代軍政以人做此訂

【本報訊】莘縣城於昨日（廿二日）下午三時，經我軍奮勇進攻，於四時許，城內守敵向城外潰退，我軍遂佔領全城。敵首領劉仙洲，經我軍圍攻，於昨日（廿二日）下午四時許，在城內被活捉。劉仙洲係山東人，現年四十餘歲，曾任莘縣縣長，現任敵偽軍官。據悉，劉仙洲在城內，曾與我軍進行談判，但均被拒絕。劉仙洲在城內，曾與我軍進行談判，但均被拒絕。劉仙洲在城內，曾與我軍進行談判，但均被拒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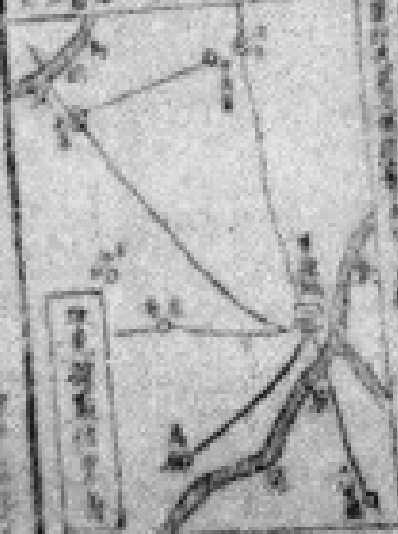
我軍連克五克

燕店西吳家據點

【本報訊】我軍連克五克，現正圍攻燕店西吳家據點。據悉，該據點係敵偽重要據點，現正被我軍圍攻中。我軍連克五克，現正圍攻燕店西吳家據點。據悉，該據點係敵偽重要據點，現正被我軍圍攻中。



劉仙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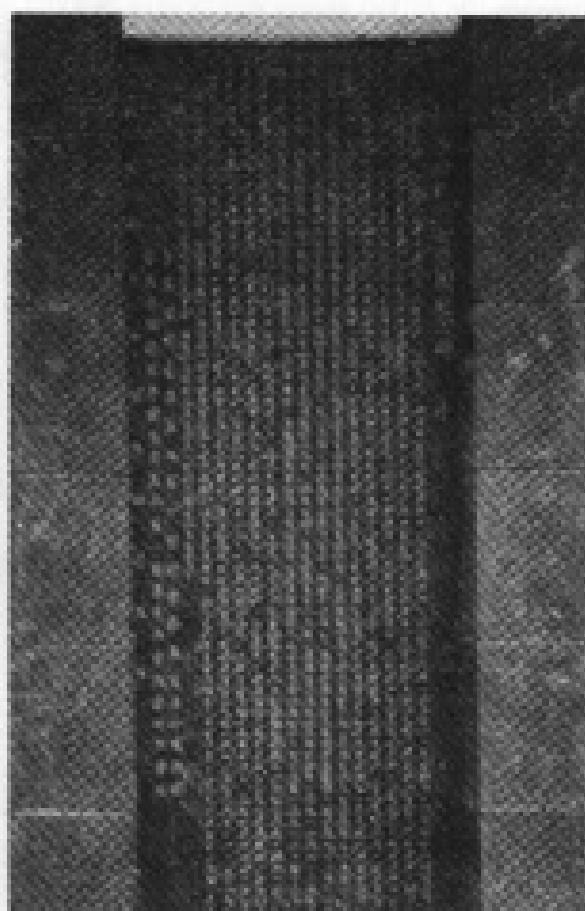


燕店西吳家據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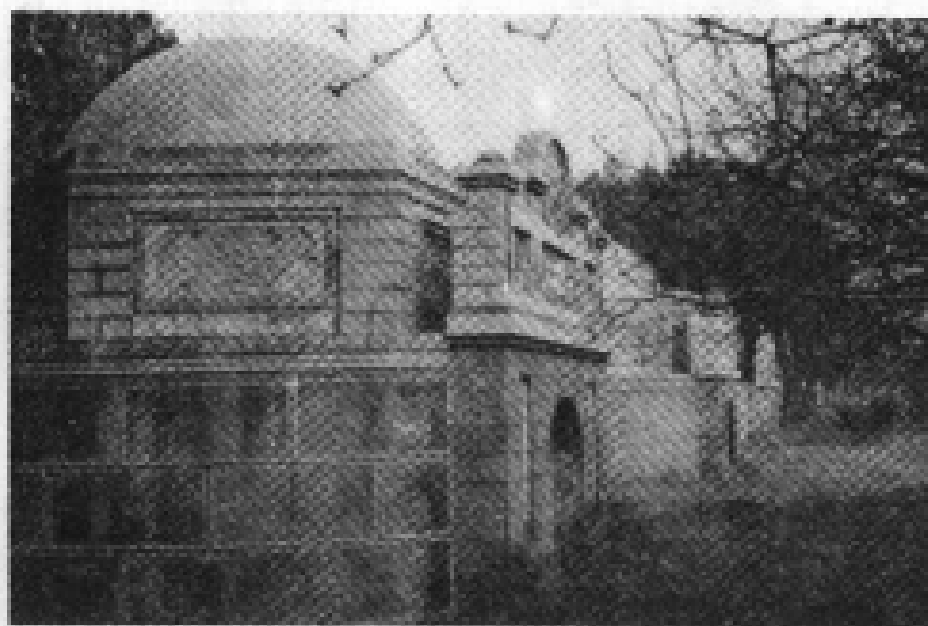
我軍連克五克

「魯西北日報」關於解放莘縣城和攻克燕店等據點的報道

鲁西北烈士陵园纪念碑文



鲁西北烈士陵园中的肖永智
张炳元、史钦琛烈士墓



目 录

齐魏马陵之战(战国).....	(1)
吕旷高翔屯兵阳平(东汉).....	(8)
荀晞与石勒阳平之战(晋).....	(10)
姚襄攻陷阳平(东晋).....	(12)
刘黑闥破莘州(隋).....	(14)
李克用罗弘信战于莘县(唐).....	(16)
刘鄩固守莘县城(五代).....	(18)
杨虎刘六两过莘县(明).....	(21)
农民起义军攻占莘县(明).....	(23)
榆林军起义(清).....	(25)
王伦起义军经莘县北上(清).....	(27)
朝城郭庄的抗粮斗争(清).....	(28)
太平军在莘县一带的战斗(清).....	(29)
五旗军起义(清)	(31)
明清时期观城境内战事(1511— 1861).....	(36)
清朝末期朝城境内战事(1854— 1867).....	(39)
军阀混战时期莘县境内战事(1924— 1930).....	(41)
红枪会暴动(1926).....	(43)
黄沙会与薛传峰的较量(1927).....	(44)

土匪火烧张铁炉 (1928)	(51)
薛传峰部火烧黄楼店 (1930)	(53)
吕楼剿匪 (1932)	(58)
古云农民武装吃大户 (1934)	(60)
观城民团大闹征粮会 (1937)	(62)
火烧栗家门楼 (1937)	(65)
日寇占领观城 (1937)	(67)
范筑先两收范县城 (1938)	(70)
莘县事变 (1938)	(72)
刘致远与王金祥莘县、河店之战 (1938)	(79)
日伪军袭击十军团教导总队 (1939)	(80)
智擒“魏二别子” (1939)	(82)
俎店战斗 (1939)	(84)
魏庄战斗 (1939)	(86)
观城争夺战 (1939——1940)	(88)
富余集伏击战 (1940)	(89)
消灭朝城顽匪王金祥之战 (1940)	(90)
一夜扫光四个伪区部 (1940)	(92)
怒砸南阳招兵处 (1940)	(93)
讨伐石友三战役 (1940)	(94)
百巷战斗 (1940)	(97)
平息关庄刘营反动会道门叛乱 (1940)	(99)
耿楼白刃战 (1940)	(101)
吉祥寺人民与刘金陵的斗争 (1940)	(102)
张青营战斗 (1940)	(104)
道口战斗 (1940)	(105)
樊庄战斗 (1940)	(106)
南进支队一战古云集 (1940)	(107)

南进支队二战古云集 (1 9 4 1)	(113)
燕店战斗 (1 9 4 1)	(114)
朝城军民的反蚕食斗争 (1 9 4 1 ——	
1 9 4 3)	(115)
苏村阻击战 (1 9 4 1)	(119)
白色恐怖下的罗屯 (1 9 4 1)	(122)
莘北莘西军民抗击齐子修 (1 9 4 1 ——	
1 9 4 2)	(124)
县大队袭击西吴家据点 (1 9 4 2)	(125)
延营突围 (1 9 4 2)	(129)
李庄伏击战 (1 9 4 2)	(130)
南进支队三战古云集 (1 9 4 2)	(131)
智拔东节村炮楼 (1 9 4 2)	(132)
“北强”事件 (1 9 4 2)	(137)
店子与张楼农民的抗暴斗争 (1 9 4 2)	(139)
拔除小孙家据点 (1 9 4 2)	(142)
引蛇出洞智胜齐子修 (1 9 4 2)	(143)
“九·二七”反扫荡 (1 9 4 2)	(145)
滑营反包围战 (1 9 4 2)	(147)
沙河遭遇战 (1 9 4 2)	(148)
焦花园大宋庄伏击战 (1 9 4 2)	(150)
段青楼事件 (1 9 4 2)	(152)
神出鬼没的武工队 (1 9 4 2)	(154)
保卫队的八次行动 (1 9 4 2 —— 1 9 4 3)	(158)
回民支队的护粮斗争 (1 9 4 2 —— 1 9 4 3)	(165)
房庄和东王庄保卫战 (1 9 4 2 —— 1 9 4 3)	(168)
朝城县区武装的反蚕食斗争 (1 9 4 2 ——	
1 9 4 4)	(169)

东孙庄的抗日联防 (1 9 4 3)	(171)
河涯伏击战 (1 9 4 3)	(173)
破楼战斗 (1 9 4 3)	(175)
朝北民兵反“合围” (1 9 4 3)	(177)
朝南战役 (1 9 4 3)	(179)
夜袭燕店据点 (1 9 4 3)	(182)
攻克铁佛寺据点 (1 9 4 3)	(185)
张鲁集村落保卫战 (1 9 4 3)	(187)
武家河劫难 (1 9 4 4)	(188)
日伪军血洗刁坊 (1 9 4 4)	(189)
解放莘县城 (1 9 4 4)	(191)
刘金陵偷袭韩马庄 (1 9 4 4)	(204)
刘金陵偷袭谢楼 (1 9 4 5)	(206)
收复范朝观莘 (1 9 4 5——1 9 4 7)	(208)
李坊会道门暴乱 (1 9 4 7)	(209)
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莘县一带的我主力部队 (简介)	
冀中回民支队	(213)
先遣纵队	(215)
筑先纵队	(217)
南进支队	(220)
1 1 5 师独立旅和教 3 旅	(222)
补白材料:	
马陵白书	(9)
马陵道中	(11)
哪里来的凤凰蛋	(13)
马陵	(15)
救咱爷们穷光蛋	(20)
晚上睡觉滚稻草	(24)

不杀洋人誓不完·····	(26)
义和团打胜仗·····	(35)
新军阀 瞎胡闹·····	(38)
老太太 泪汪汪·····	(38)
日本鬼儿 喝凉水儿·····	(40)
日本有咱兵工厂·····	(50)
小公鸡 跳花台·····	(57)
小板凳 两头齐·····	(59)
逃不脱的日本鬼·····	(61)
解放军来了再打场·····	(61)
忆战友(一)(二)·····	(64)
忆战友(三)·····	(66)
抗战要靠毛泽东·····	(69)
反扫荡·····	(78)
共产党带来太阳光·····	(85)
马颊河水日夜流·····	(87)
老蒋快去把帐报·····	(91)
子弟兵·····	(96)
我是抗日运粮官·····	(98)
死去活来不张嘴·····	(98)
要当八路不怕杀·····	(100)
坐牢好比虎养神·····	(100)
打得鬼子叫祖宗·····	(103)
打起仗来猛如虎·····	(112)
鸡毛信儿俺送去·····	(118)
革命火种燃心中·····	(118)
扛上革命旗·····	(123)
不说不说就不说·····	(128)

进了地主门.....	(141)
胆子比天大.....	(144)
饿得你两脚朝天.....	(149)
金圆券.....	(149)
“遭殃军”.....	(151)
新军阀.....	(151)
红灯照.....	(157)
粮宝倒有全不交.....	(164)
分场.....	(167)
支前歌.....	(170)
两把刀.....	(172)
泪水打湿路.....	(174)
杀到天津卫.....	(181)
林则徐禁鸦片.....	(184)
苦辣酸咸没有甜.....	(186)
走了王八来龟孙.....	(190)
鬼子最怕子弟兵.....	(203)
烧木寨.....	(205)
延安发来抗日兵.....	(207)
八路军是钢铁汉.....	(212)

齐魏马陵之战

(战国)

大张家镇马陵村和樱桃园乡道口村，同处金堤脚下，相距约六华里。此处南依金堤，北临秦皇堤，虽系平原，但地势起伏较大，多沟豁，多歧路，街道房屋皆顺堤势而建，方向不正，人行其中，难辨东西南北，故有“迷魂阵”之称。马陵村北有一高亢土丘，名曰“黄桑岗”，因其上曾生有一棵古老桑树而得名；道口村西有一西南东北走向的深沟，深约三米，宽约五十米，长五六华里，可谓沟宽坡陡，当地人习称“道沟”。观马陵、道口一带今日之地貌，可以想见，千百年以前，这里一定是沟壑纵横、草深林密的去处。历史记载证实了这一推断。早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军事家孙臆巧妙利用此处的险要地势，打了一场以少胜多的伏击战，史称“马陵之战”。①

背 景

自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这182年之中，中原各国迭相征伐，争领霸权，战乱不息，历史上称为战国时代。战国初期，形成了燕、赵、魏、韩、齐、楚、秦七强并立的局面。七强之中，以魏国为最。魏国地处中枢，形势雄要。魏文侯英敏而有才略，受王命为诸侯，志在继承晋国先世之霸业。

他内修政治，外和赵韩，东制齐楚，西抑秦国，称霸之心显而易见。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卒，武侯继位。武侯不能继文侯之志，初即位即多所更张，逼大将吴起去魏奔楚，与韩赵多次交兵，后又与齐秦争战，造成了四面受敌之势。公元前369年，魏武侯卒，惠王继位。惠王与赵韩三次交战，皆遭败绩。元气大伤，国势日衰。

当时在东方还有一大国——齐国。齐国早在春秋时代就曾为霸主，接连吞并小国，使疆土日阔，南邻楚，西邻魏，北邻燕赵，东有琅琊即墨之饶，西有泰山之固，清河之阻，东北有黄河渤海之利，三面环海，一面西向而争中原，形势极为有利，故当时之策士称为“东秦”。田氏曾五世相齐（田乞相齐悼公，田常相齐简公、齐平公，田盘、田白、田和相齐宣公），权势炙手可热。公元前391年，田和篡齐自立，随之行扩张之道，西伐魏，北伐燕，南伐鲁、宋，继而夺回为赵所侵之齐长城。公元前369年，齐又大败魏军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魏被迫割观津之地求和。齐由是日益强盛，大有与魏争霸中原之势。

早在公元前369年，魏武侯曾支持赵国公子朝与敬侯争位，魏赵两国因此结怨，互相攻伐不止，各有胜负。经过十几年征战，魏惠王深感四面作战于己不利，乃变更策略，通过外交手段与秦、韩、齐三国修好，集中力量对付赵国。公元前354年，魏派大将庞涓率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表示：如齐国能解其围，赵国愿将中山之地献给齐国。齐威王答应了赵国的请求，派田忌为将，孙臆为军师引兵救赵。田忌想兵发邯郸，孙臆说：要理清乱丝，不能强拉硬扯；要解开斗殴，不能加入同打。现在魏军主力在围攻邯郸，国内必定空虚，如果我们率兵直趋魏都大梁（河南开封），魏国一定要回兵解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能

打击魏军，岂不是一举两得吗？②田忌采用了孙臆的主张，驱兵直入魏国。此时赵邯郸守将抵挡不住魏兵进攻，已举城投降。庞涓闻齐兵至魏，乃留兵守邯郸，亲率大军回救大梁。齐闻庞涓回师，即将进入魏境之齐军后撤，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一说在今山东菏泽东北）扎营，以逸待劳。庞涓知齐军后撤，乃乘战胜之威，进逼齐军，两军战于桂陵，魏军大败，史称“桂陵之战”。此战中孙臆所用的“围魏救赵”策略，常为后代军事家借鉴。

经 过

马陵之战发生在桂陵之战后13年，即公元前341年。早在公元前357年，韩曾与魏争夺宋国之地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四年后，韩乘魏兵败桂陵之机，出兵北伐，攻取了陵观、廩丘（今河南巩县一带）。第二年，秦派商鞅伐魏，诸侯军围困了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睢县）。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励精图治，国势日强，又从南面对魏国构成了威胁。③此时的魏国，秦胁其西，齐胁其东，赵踞其北，韩强于南，四面受敌，形势极为不利。魏惠王被迫采取西守东攻、和赵抑韩的策略，将邯郸归还赵国，与秦国会盟于彤（今陕西长安），志在打击韩国，公元前341年，魏将庞涓伐韩，直攻韩都（今河南新郑）。韩求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商议，孙臆说：“韩魏两国初交兵我们就去解救，实际上是我们齐国替韩国与魏国打仗，这样做不是上策。不如表面上答应韩国，却迟发救兵，这样既能使韩国感恩戴德，又不至于在与魏军交战中担太大风险。④齐威王遂依孙臆之计而行。

韩国自恃有齐国作后盾，竭力抗击魏兵，结果五战皆

败。韩昭侯无奈，只得把国家命运托付给齐国。齐威王见时机已到，便命田忌、田婴、田盼率兵救韩，仍以孙臆为军师。这次齐军仍直趋魏都大梁，庞涓闻信，忙将军队从韩国撤回。魏惠王深恨齐国一再干预魏国的大事，又欲报桂陵一箭之仇，便起倾国之兵伐齐，以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誓与齐决一死战。

这次齐魏交战，魏国主将是庞涓，齐国主谋是孙臆。孙臆是齐国阿（今阳谷东北）人，军事家孙武的后代，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孙臆天资聪颖，悟性极强，学业日见长进。庞涓为人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后来做了魏国的将军，深怕孙臆超过自己，使用计将孙臆诳到魏国，强加之罪，处以臆刑（去膝盖骨），使其成残废。孙臆深记此恨，常思报仇。后来齐国使者至魏，孙臆暗中求见，历诉了自己的遭遇。齐国使者将孙臆藏在车中载回齐国。田忌向齐威王引见了孙臆，齐威王考问兵法，孙臆对答如流，威王大喜，遂任命为军师。桂陵之战时，威王欲任孙臆为将，孙臆以身残推辞，最后才决定以田忌为将，孙臆为军师，坐在辎重车中，筹划破敌大计，终于大败魏兵。⑤此次再度挥兵交战，一个要报仇，一个要泄愤，可谓两强相争。

这时齐军已深入魏地，逼近大梁，忽闻庞涓率大军迎击，孙臆对田忌说：魏兵向来悍勇轻敌，看不起齐军，我们不如后撤，诱其深入，然后伺机出击。田忌采纳了孙臆的意见，率部沿今之定陶、菏泽、鄄城一路后撤，又采纳孙臆主张行减灶之法，第一天挖十万个灶坑，第二天减为五万个，第三天再减为三万个。庞涓果然上当，高兴地说：齐军真是乌合之众，刚跑了三天，就逃亡过半了。于是把步兵留下，亲率精锐之师日夜兼程追赶。孙臆预计其日程，天黑时可抵达马陵。马陵一带道窄沟深，林茂草密，正是打伏击战的好

地方，便于大道旁把一棵大树砍掉皮，上书八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挑选万名善于射箭的士兵夹道埋伏，预定暗号：见大树下有火光，即万箭齐发。庞涓率精兵紧追不舍，天黑时果至马陵。见道旁大树呈白色，上似有字，便点火照看。火光一起，两旁伏兵万弩齐发，箭似飞蝗，魏兵大乱，进退无路，自相践踏，死亡无数。庞涓自知智穷兵败，大叫一声：“一着不慎，遂使竖子成名！”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正遇魏太子申率军来到，一阵冲杀，魏军兵败如山倒，齐军生擒太子申，大获全胜。⑥

影 响

魏与齐桂陵、马陵两战皆败，国力日亏；齐威王两败魏师，一时成为东方强国。正当关东各国互相征伐之时，秦用商鞅变法，国力日盛，渐动东出中原之念。马陵之战次年，秦孝公派商鞅伐魏，计擒魏公子卬，大败魏军，魏被迫割河西之地求和。魏国在不长时间内，两败于齐，一挫于秦，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势日衰。为挽回败局，魏惠王千方百计招贤纳士，邹衍、淳于髡、孟轲等均于此时来到魏国，但已于事无补。作为关东诸侯前哨阵地的韩魏相继衰败，无异失去了阻塞秦军东来的屏障。秦统一了河西关中之地，对关东诸国虎视眈眈，关东诸国被迫采用“合纵”的策略，以期与强秦对抗。马陵之战虽系齐魏之战，实际上却是战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形势由七国势均力敌变为六国敌一强，秦国统一的结局，于此已见端倪。

马陵之战中，孙臆主张迟救韩国，运用的是卞庄刺虎的原理，即“待弱者死，壮者伤，一举而得两虎”，意在借魏之军灭韩，借韩之军削弱魏军势力。孙臆遇强敌后退，遇骄敌

减灶以及马陵设伏，是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不直捣大梁，则不能使庞涓退兵；不后退，则不能诱魏兵追赶；不减灶，则不能诱敌深入。这三步连环计，目的就在于马陵设伏。《孙子兵法》上说：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孙臆可谓深得其中精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马陵之战谁胜谁负都改变不了中国统一的必然趋势，但孙臆在这一仗中所运用的军事计谋，实可谓千古战略佳作。

（张平斋、杨巨源）

〔注释〕

①马陵在何处，历代史学家说法不一。较多的说法有两种：一说在鄆城东北六十里，一说在大名东南。这两种说法，都与今莘县马陵的位置相吻合。就其地理位置来看，今之莘县马陵也正处于齐魏两国往来的必经之地。

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魏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予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据其衢道，冲其方虚，彼必释赵以自救，是我一举能解赵之围，而收散于魏也。”

③《资治通鉴·周纪》：“申不害者，郑之贱臣，学黄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夫韩魏之兵有敝而救之，是我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乘魏之敝，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

⑤《资治通鉴·周纪》：“孙臆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仕魏为将军，自以能不及孙臆，乃召之。至，则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欲使终身废弃。齐使者至魏，孙臆以刑徒阴见，说齐使者，齐使者窃载与之齐。田忌善而客待之，进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威王谋救赵，欲以孙臆为将，臆辞以刑余之人不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

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树，白面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砍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

吕旷高翔屯兵阳平①②

(东汉)

东汉末年，宦官专政，横征暴敛，地主豪强疯狂兼并土地，致使农民大量破产逃亡。统治阶级内部又不断发生党锢之争，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危机。小规模农民暴动遍及全国，此起彼伏。仅安帝和灵帝在位的八十多年间，各种暴动就发生了数十次。到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黄巾大起义。地方豪绅为对付农民暴动，纷纷组织武装，聚众结垒，由此产生了不少各据一方的封建军阀，他们都是事实上的小皇帝，汉室对他们已完全失去控制作用。这些军阀既共同对付农民暴动，又互相攻伐吞并。渤海太守袁绍乘机西进，占据了晋冀鲁豫大片地区，继而起兵讨伐曹操，结果兵败官渡，不久病死。其子袁谭、袁尚结党争权，互相惨杀，搞得众叛亲离。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袁尚的部将吕旷、高翔背叛袁尚，引兵屯驻阳平（即今之莘县），并派人下书，投降了曹操。公元205年，袁谭被曹操消灭，袁尚逃至幽州（今河北蓟县）。曹操率兵追击，袁尚只得逃至塞外，投奔乌桓③。

(巨源)

〔注释〕

①《续修莘县志》：“建安八年，袁尚将吕旷、高翔叛尚，屯兵阳平，以其众降于魏。”

②《后汉书·袁谭传》：“尚复自将攻谭，谭战大败，

嬰城故守。尚围之急，谭奔平原。”“曹操遂还救谭，十月至黎阳（今河南省浚县北）。尚闻操渡河，乃释平原而还邺。尚将吕旷、高翔叛归曹氏。谭复刻将军印，以假旷、翔。”

③乌桓，古族名，一作乌丸，系东胡族的一支。该族多居于乌桓山一带，因以为名。汉武帝时附汉，迁至上谷（今北京市怀来县东南）、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右北平（今河北省满城北）、辽西（今辽宁省义县西）、辽东（今辽阳市）一带，后又被曹操迁至中原，只有少数留居东北。

马陵白书

（宋）胡曾

飒飒寒风九月天，
驱戎独过马陵前。
路旁古木白书处，
记得将军破敌年。

苟晞与石勒阳平之战^{①②}

(晋)

晋初，司马炎（武帝）大封同姓子弟为王，握有军政实权。司马炎死后，司马氏家族的八个同姓王便展开了争夺中央政权和帝位的残酷斗争，史称“八王之乱”。

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八王之一的成都王司马颖派部将公师藩（阳平人）率兵攻进中原，陷州破县，其势甚猛。这年七月，公师藩攻克阳平郡，杀死太守李志平，后被赵驥击败。永兴四年，公师藩自称将军，纠集石勒和汲桑，率数万人先攻鄆（今河北临漳县境内），后由白马渡口（今河南滑县附近）渡古黄河南下，濮阳郡太守苟晞挥兵迎击，生擒公师藩，斩首示众。石勒与汲桑逃至苑川（今甘肃榆中）一带，联合当地一部分牧民，劫州掠县，开狱释囚，又招募山野亡命之人，整编成军。汲桑自称大将军，封石勒为扫虏将军，打着成都王司马颖的旗号，长驱东进，直入鄆地。大肆掳掠之后，自延津（今河南省北部）渡古黄河南下，奔袭兖州。东海王司马越派苟晞、王赞迎战，汲桑、石勒掉头攻打乐陵。苟晞率兵尾追，与石勒相持于平原、阳平一带，大小三十余战，互有胜负。这年八月，在东海王司马越声援下，苟晞在武阳（今朝城）大破汲桑、石勒。汲桑、石勒率残部逃窜，司马越追至平原，杀死汲桑，石勒西走上党，投奔胡部冯莫突。

(巨源)

〔注释〕

①《续修莘县志》：“晋惠帝永兴二年秋七月，成都王颖部将公师藩攻陷州县，害阳平太守李志平。昌公模遣将赵驥击败之。”“怀帝永嘉元年，公师藩复称将军，濮阳太守荀晞擒斩之。石勒与荀晞等相持于阳平数日，大小三十余战。八月，荀晞大破汲桑于东武阳。”

②《晋书·荀晞传》：“汲桑之破邺也，东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讨之，命晞为前锋。”“晞陷其九垒，遂定邺而还。西讨吕朗等，灭之。后高密王泰讨青州贼刘根，破汲桑、成都王颖故将公师藩，败石勒于河北，威名甚盛。”

马陵道中

（元）范县县令 孟之普

广衍东原境，
势非峨嵋颠。
夹堤积冲撞，
倾崩成大川；
房屋多斜曲，
岐路几回旋。
奇哉孙子智，
减灶擒庞涓。

姚襄攻陷阳平①②

(东 晋)

东晋初，政治昏暗，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乘机起兵，建立政权。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羌族首领姚弋仲死，子姚襄秘不发丧，率兵六万自并州（今山西、河北北部）南下，先后攻破阳平（今莘县）、元城（河北大名东）、发干（今莘县马桥）后，屯兵碣磬津（今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整顿所部，以王亮为长史，尹赤为司马，伏子成为左部帅，敛岐为右部帅，王黑那为前部帅，强白为后部帅，薛赞、权翼为参军，然后发丧行服，与高昌、李历战于麻田③之中。后归附东晋，驻譙城（今河南夏邑北）。次年姚襄背叛东晋，屯兵盱眙，招兵买马，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后移驻许昌，谋取关中。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被苻坚击败。其弟姚萇擒杀苻坚，于公元368年称帝，国号“大秦”，建都长安，改元“建初”。

(巨源)

〔注释〕

①《续修莘县志》：“东晋成帝咸和七年，后秦姚弋仲死，子襄帅师六万攻阳平，城破。”

②《晋书·姚襄传》：“弋仲死，襄秘不发丧，率户六万南攻阳平、元城、发干，皆破之，杀掠三千余家，屯于碣磬津。以太原王亮为长史，天水尹赤为司马，略阳伏子成为

左部帅，南安斂岐为右部帅，略阳王黑那为前部帅，强白为后部帅，太原薛赞、略阳权翼为参军。南至荥阳，始发丧行服。与高昌、李历战于麻田，马中流矢死，赖其弟蓑以免。

③麻田，分配种麻之田地。

哪里来的凤凰蛋

（清代民谣）

咸丰坐了十年半，
顶翎赏了一大片。
说他是文科，
未曾把书念；
说他是武科，
不识弓和箭；
说他是军功，
与敌未见面。
回家去扫墓，
祖宗吓了一跳汗：
“我的儿，
咱家没有梧桐树，
哪里来的凤凰蛋？”

刘黑闥破莘州①②

（隋）

隋朝末年，皇帝荒淫无道，对内大兴土木，对外大事征伐，徭役负担日渐加重，不但农民苦不堪言，连一般地主也难以忍受。农民被逼铤而走险，不少地主也乘机起事，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仅较出名的起义军就有四十多支。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瓦岗军兵败后，作为瓦岗军将领之一的刘黑闥，被王世充俘获。刘黑闥不愿依附王世充，便率残部投奔其少年时的知交窦建德。建德失败后，刘黑闥便匿迹漳南（今山东武城），杜门不出，实际上是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刘黑闥收拾残部，扩充成军，自称大将军。李神通、秦武通、王行敏相继进剿，皆被黑闥击败，相继克宗城（今河北威县），下洺州（今河北永年），陷相州（今河北临漳），破莘州（今山东莘县），其势不可挡，仅半年时间就将窦建德原来所占地盘全部收复。兖州起义军首领徐圆朗率所部归附黑闥，黑闥兵力日众。这年十二月，魏州总管田刘安，又攻下莘州。第二年，刘黑闥自称“汉东王”，建元“天造”，建都洺州。唐将李世民、李元吉率大军进攻洺州，黑闥兵败，突围奔突厥，多次引突厥兵进袭河北、山东等地，不久即复取河北，仍以洺州为都。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唐太子建成全力进攻洺州，黑闥败走饶阳（今河北省中部），

部属将其执送唐军，遂被杀。

(巨源)

〔注释〕

①《续修莘县志》：“唐高祖武德四年，刘黑闥自具州反，陷莘州。三月，秦王破刘黑闥，尽复所陷州县，黑闥奔突厥。十二月，魏州总管田刘安击黑闥破之，获其莘州刺史孟柱。”

②《旧唐书·刘黑闥传》：“黑闥军大振，进陷相州，半岁悉复建德故地。”武德五年正月，黑闥至相州，僭称东汉王，建号为天造。”“六月，黑闥复借兵于突厥，来寇山东。七月，至定州。”“悉日间悉复故城，复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齐王元吉击之。”“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馆陶，黑闥引军北走。”

马 陵

日暮貔貅空万灶，
风高鹅鹳奋三齐。
驱车问俗今朝过，
辄慨当年喧鼓鼙。

李克用罗弘信战于莘县^{①②}

(唐)

唐朝末年，朝廷政权分裂，皇帝废立，权在宦官。朝官各自结交宦官，互相排斥，水火不能相容，再加上藩镇强大，尾大不掉，上下左右攻伐常年不已，以致财竭力穷，人民负担相应加重。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濮州人王仙芝聚众起义，攻陷濮州（今河南濮阳）、曹州（今山东曹县）、郛州（今山东东平），众至数万。第二年，冤句（今山东菏泽）人黄巢聚众千人响应王仙芝，二人合兵攻州掠县，横扫山东，贫民争相归附。仙芝战死后，黄巢为王，称“冲天大将军”，南征岭南，西破潼关，攻克长安，于公元881年即皇帝位，建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公元882年，黄巢大将朱温降唐，被封为宣武（今河南开封）节度使。朱温与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李克用联合镇压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失败后，唐王朝的统治也基本上瓦解，各藩镇实际上成了独立的封建小国，各自扩大地盘，并互相攻伐混战，其中以朱温与李克用两股势力的争斗最为激烈。

公元895年，朱温欲进攻兖郛二州，郛州节度使朱瑄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派儿子李存信率兵相救。李存信向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节度使罗弘信请求借莘县之道路过，并在莘县暂时屯兵，罗弘信应允。李存信兵驻莘县期间，部下四处放马，将当地牧草毁坏殆尽，罗弘信十分不

满。李存信军队从郛州回来时，又在莘县驻扎。部下四处骚扰，罗弘信更添反感。这时，朱温派人^①对罗弘信说：“李克用有并吞河北的野心，他的队伍回来从你的辖地路过时，你要多加防范。”罗弘信听信了朱温的话，率军袭击李存信，大获全胜。李克用因此怀恨在心。第二年六月，李克用派兵向魏州、博州（今聊城）一带进击，攻城掠郡，连克十余城。朱温派兵助战，虽连连获胜，克用军队仍不退兵，终于在白龙潭大败罗弘信。

（巨源）

〔注释〕

①《续修莘县志》：“朱全忠欲攻兖郛，李克用遣李存信救之，军于莘县。师还，罗弘信袭取之。三年，罗弘信败太原军于莘县。六月，李克用攻魏州及其郛，大掠六郡，陷十余邑，报莘之怨也。”

②《新唐书·罗弘信传》：“全忠攻兖郛，朱瑄求救于克用，遣李存信率兵救之，请道屯莘。其下侵魏刍牧，弘信不平。”《梁书·太祖纪》：“（乾宁）三年正月，河东李克用既破邠州，欲谋争霸，乃遣蕃将张污落以万骑寨于河北之莘县，声言欲救兖郛。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患之，使来求援。”《旧唐书》：“六月庚戌，李克用率沙陀并、汾之众五万攻魏州，及其郛，大掠其六郡，陷成安、洹水、临漳十余邑，报莘之怨也。”

刘鄩固守莘县城①②

(五代)

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到公元896年，唐王朝事实上已经灭亡。公元907年，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在此后五十多年中，中原地区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国依次兴亡，史称“五代”。

朱温称帝后，中原并未平静，山西仍为李克用父子占据，河北是刘守光等人的地盘。后梁的劲敌是李克用，双方争持的中心则是河北。公元911年，李克用大败梁军于柏乡（今河北柏乡西南）。公元915年，魏州兵变，李克用控制了幽燕地区，自此，双方争夺的焦点便转到了冀鲁豫交界处。

公元915年，后梁将领刘鄩屯兵南乐。这年六月，李克用开进魏州（今河北大名附近），刘鄩则移兵魏县（今河北魏县），利用河道丛林设下伏兵，李克用兵一到，即发起攻击。李克用奋力突围，伤亡惨重。刘鄩欲乘胜偷袭太原，又怕李克用发觉后追击，便让兵士多扎草人，上插小旗，用驴驮着，在城墙上来回行走。李克用果然被迷惑，刘鄩的兵马走了好几天，李克用才发觉上当。刘鄩军至乐平（今山西昔阳县），遇上连阴雨，十几天不晴，平地积水，车马难行，粮草不继，军士多病，无奈只得返回。当时魏州所辖的临清（今山东临清），是屯粮的地方，刘鄩欲占临清。兵至宗城（今河北威县），正遇李克用部将周阳自幽州（今北京西南）率兵来到，骑马奔突，变化莫测，刘鄩被迫改取贝州（今山东武城），又与李克用的军队相遇。刘鄩督军猛攻，

克用军队败走。刘邺率军追击五十余里，遂在莘县驻扎。为防后梁兵突袭，刘邺命令加固城墙，加深护城河，加紧训练，日夜戒严，同时修筑通往渡口的道路，以便运输粮草。此时后梁的军队在城西安营，三十余里烟火不断，双方常一日数战，互有胜负。

至八月，后梁末帝朱友贞见刘邺久不出战，便差人询问刘邺准备如何破敌，刘邺回答：“我没什么奇术，只要皇帝发给我每人十石粮食，吃完粮食即可破敌。”朱友贞大怒，派人责问刘邺说：“你大肆存粮，究竟是想救饥，还是想破敌？”刘邺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当时部将纷纷求战，刘邺缄口不语。有一天，刘邺召集诸将议事，每人发给一盆清水，令其喝掉。部将不知刘邺的用意，有的勉强喝了，有的则推辞不饮。刘邺说：“喝一盆水就这么为难，如果让你们一下子把河水喝干，你们能办到吗？”过了几天，刘邺率万余人进逼后梁军营，梁军猝不及防，乱成一片，刘邺略获小胜，便收兵回城。

直到第二年三月，刘邺自莘县率军进袭魏州（今河北大名），与李克用战于故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刘邺兵败南逃，自黎阳（河南浚县）渡河至滑州（今河南滑县），被任命为滑州节度使，屯兵黎阳。李克用留李存审守莘县。一年后，李克用率兵来攻黎阳，被刘邺击退。

（巨源）

〔注释〕

①《续修莘县志》：“后梁末帝贞明元年，梁将刘邺军于莘县。晋军踵至，邺治莘城守之。晋王营于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一日数战。邺去攻清平。”

②《旧五代史·刘鄩传》：“是月，鄩潜师由黄泽西趋太原，将行，虑为晋军所迫，乃结芎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数日，晋人方觉。军至乐平，会霖雨积旬，师不克进，鄩即整众而旋。魏之临清，积粟之所，鄩引军将据之，遇晋将周阳王自幽州率兵至。鄩乃取贝州，与晋军遇于堂邑，鄩邀击却之。追北五十余里，遂军于莘县。增城垒，浚池隍，自莘及河，筑甬道以通饷路。”“末帝又遣使问鄩决胜之策，鄩曰：臣无奇术，但人给粮十斛，尽则破敌。末帝大怒，让鄩曰：将军蓄米，将疗饥耶？将破敌耶？乃遣中使督战。”“时诸将皆欲战，鄩默然。他日，复召诸将列坐军门，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饮之。众未测其旨，或饮或辞。鄩曰：一器而难若是，滔滔河流，可胜既乎？众皆失色。后数日，鄩率千余人薄镇、定之营，时鄩军奄至，上下腾乱，杀获甚众。少顷，晋军继至，乃退。”“二年三月，鄩引军袭魏州，与晋王战于故元城，王师败绩。鄩脱身南奔，自黎阳济河至滑州。”

救咱爷们穷光蛋

（清末民谣）

捻子哥，大红脸，
人虽穷，腰不弯。
杀了官兵杀地主，
救咱爷们穷光蛋。

杨虎刘六两过莘县^①

(明)

明朝中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皇族勋戚及官僚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并以种种方法逃避赋役负担。到弘治年间，全国税田总数就减少了一半以上，沉重的赋役负担，完全被转嫁到农民身上，破产农民不断增加，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也就不断发生。至正德年间，皇帝朱厚照昏庸腐败，宦官刘瑾当权，实行特务统治，逼得农民走投无路，反抗斗争愈演愈烈。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十月，霸州文安县（今河北任丘）贫苦农民刘六（刘宠）、刘七（刘宸）兄弟二人不堪刘瑾爪牙的敲诈欺凌，揭杆起义。他们振臂一呼，四方响应，十天内便聚集了数千人。起义军的大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由于起义发生在朝廷寄牧军马的京城畿区，良马易得，一昼夜便驰骋数百里，使各地将吏防不胜防，仅一两个月之间，队伍便发展到数十万人。农民军从河北打到山东，又回攻京城地区“倏忽来去，势如风雨”，给明王朝统治以沉重打击。

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正月，刚刚起事三个月的起义军先后攻下了山东的邹县和曲阜，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刘六、刘七率领，转战河北、山东，南下湖广，再回师北上；另一路由杨虎、刘惠指挥，转战山西、河南一带。杨虎率领的起义军在从曲阜挺进山西途中，路过莘县，顺势攻城，当时的知县诸忠闭门固守。以起义军的实力，攻下莘县城并非

难事，但起义军的战略目标是横扫晋豫之地，发展队伍，扩大影响，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故过境而去。这年七月，刘六、刘七率领的起义军从江西北上，途经莘县境，游击将军许泰率兵迎战。起义军却不与之恋战，而是虚晃一枪，继续北进，以实现其战略计划。八月，两路起义军会师霸州，直逼京师，朝廷震动。其后的沧州之战和济宁之战，均给明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朝廷从各方调重兵镇压，起义军终于失败。这次农民起义虽然只持续了两年时间，但他们以数十万之众，转战八省，破城百余，纵横数千里，曾三次攻陷曲阜，多次威胁京师。这次的打击，使明王朝大伤元气，仅维持了一百多年，便在李自成起义军强大攻势面前宣告灭亡。

（巨源）

〔注释〕

①《续修莘县志》：“明武宗正德六年，流寇杨虎攻城，知县诸忠拒走之。又有流贼霸州刘六等寇莘县，游击将军许泰率师破之。”

农民起义军攻占莘县

(明)

明朝末年，朱家王朝的统治更加腐败没落，皇族贵戚疯狂兼并，官僚地主巧取豪夺，使众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即便有点土地，也经不起捐税压榨与层层盘剥，加上天灾肆虐，农民求生无望，只有揭杆起义一条活路。明熹宗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陕西白水县农民王二率数百饥民夺县城，杀县令，劫牢反狱，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第二年，陕西安塞县高迎祥起义。不久，起义军转战千里进入安徽，占领凤阳，焚毁了明朝皇帝的祖坟。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高迎祥战死，李自成成为“闯王”。起义军声势浩大，发展神速，全国各地响应者不计其数。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闰十一月下旬，莘县以黄三、马寤锐为首的农民武装力量乘夜进攻县城，关厢起火，光照数里。守城官弃城逃跑，二十七口，农民军占领了莘县城。①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缢死煤山，明王朝灭亡。各地农民军欣喜若狂，纷纷在各省、府、县设官自治。同时，明王朝的残余势力也在自建武装，伺机反扑。莘县的武进士王士奎组建民团，自封总团长，率地主武装攻破莘县城，杀害了农民军公推的县令。农民军从四面八方云集围城，赶走民团，杀死王士奎，莘县城重又回到农民军手中。②

(巨源)

〔注释〕

①《续修莘县志》：“（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土寇黄三、马寤锐等乘夜攻城，焚关厢，二十七日城陷。

②《续修莘县志》：“崇祯末年，闯贼作乱，盗贼蜂起。合邑推（王士奎）为总团长，维持一邑治安。京师失守，闯贼于各省、府、县遍设伪官。公率团兵攻破莘县城，诛杀伪官。奈贼军云集，寡不敌众，殉节。”

晚上睡觉滚稻草

（清末民谣）

长毛坏，长毛坏，
百姓不空半文债。
三餐茶饭吃得饱，
晚上睡觉有被盖。

清兵好，清兵好，
弄得百姓吃不饱。
卖掉棉衣交捐税，
晚上睡觉滚稻草。

榆林军起义

(清)

明末清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农民倍受其苦。曹、濮二州所辖的范县、朝城、观城、郛城、成武一带，连年水旱蝗灾交加。据县志记载：崇祯五年，大水；十年大旱；十二年，淫雨成灾；十三年，大旱，斗米一两二钱，草籽树皮食尽，至有骨肉相食者；十四年瘟疫流行，秋遭蝗灾，越城逾屋，树木压折，平地积蝗尺余；顺治元年，春夏无雨，连年饥荒；十年，黄河决于金龙口，莘县、朝城、范县、阳谷、寿张、聊城、博平之间皆可行船；康熙三年八月至第二年五月无雨，禾稼枯尽，赤地百里。在天灾人祸侵逼下，农民的处境可想而知。号称百万之众的榆林军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当时曹、濮二州所辖的十几个县份，由于连年水涝和黄河泛滥，数百里地面无法耕种，大片荒芜，榆钱落地，树苗丛生，几年后长大成林，连绵不断。对平原上的人来说，这种丛生的青纱帐是隐身的绝好去处。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梁山李青山组织农民暴动，古城西仓的梁敏率众响应，在榆林头安营扎寨。因其营寨扎在榆树林中，故称榆林军。这支队伍逐渐发展到三千余人，分驻范县的玉皇庙、前后冯固等十余个村庄。义军在榆林内挖了很多地道，既作隐身之所，又作屯粮存物之仓，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连官军也不敢轻易问津。至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榆林军打进范县，将县令孙养廉全家杀死。观城的任七、张七也

随之聚众起义，仿古城义军的做法，依靠榆林和地道作战，屡败官兵，使官兵望林兴叹。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莘县刘思同、李正心、赵义等举事，与官府对抗。这年十月十五日，黄镇山聚众起义，攻破朝城，并在朝城一带到处安营扎寨。一年后，黄秃子、文思明、任凤廷率义军攻观城。这一带的农民起义与胶东的起义首领于七遥相呼应，一东一西，使清朝统治者卧不安眠，食不甘味。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三省部院张存仁统兵攻打朝城起义军，义军退往范县，与榆林军会合，同清兵相持不下。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黄河决口，水淹榆林，树尽涝死，地道坍塌。清兵乘机进攻，火烧榆林，榆林军失去了攻守屏障，终被击溃。榆林军起义前后坚持了十七年，虽以失败告终，但却以实际行动向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宣示了“水可覆舟”的道理。

（县武装部）

不杀洋人誓不完

（清末民谣）

还我江山还我权，
刀山火海爷敢钻。
哪个皇上卖了国，
不杀洋人誓不完。

王伦起义军经莘县北上^①

（清）

清乾隆年间，号称“鼎盛”时期，实际上早已危机四伏。由于连年荒歉，不少农民被迫离开家园，外出逃荒。苛捐杂税日增，农民不堪重压，小股起义时有发生。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八月二十八日，寿张人王伦率白莲教徒起义，攻进县城，杀死县令沈齐义。兖州总兵惟一领清兵围攻，被义军击退。九月二日，义军进攻阳谷，寿张游击赵福前往救援，被义军杀死。莘县把总杨兆立奉命助守阳谷城，与义军交锋，亦被杀死。阳谷县丞从阿城带兵增援，也死于乱刀之下。随后，义军又杀死阳谷县典史方光祀，放出狱中全部囚犯。九月四日，义军乘胜北上堂邑、临清，从莘县东部玉皇庙一带过境。慑于义军威势，莘县守城官兵未敢轻动。后山东巡抚徐绩派一品重臣舒赫德为统帅，率大军围剿义军。各路手持火器的清兵齐集临清，于九月二十九日攻破临清城，历时一个月的王伦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巨源）

〔注释〕

①《续修莘县志》：“（康熙）三十九年九月，教匪王伦及王圣如反，自玉皇庙掠东北境，后至临清，大学士舒赫德讨平之。”

朝城郭庄的抗粮斗争

(清)

清朝中叶，外寇侵掠，清廷屈外暴内，地方上土匪横行，官吏贪污搜刮，地主乘机放高利贷盘剥，再加上河水泛滥，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农民生活极端困苦。面对如此窘境，官府不但不放粮赈灾，反而增加田赋，扩收捐税，百姓怨声载道。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朝城郭庄一带的贫苦农民，在申来玉领导下掀起了抗粮斗争。农民砸开城门蜂涌进城，和知县董坤据理力争，迫使董坤不得不对郭庄等一百五十个村庄的钱粮实行缓征。

(县武装部)

太平军在莘县一带的战斗

(清)

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对外妥协和对人民加重压榨，社会矛盾激化。洪秀全于1851年（清咸丰元年），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咸丰三年）初攻克南京，定为都城，改名“天京”。为了巩固扩大势力，推翻清朝统治，太平军举行了北伐和西征。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统帅的精锐部队二万余人，于当年四月，从扬州出师北伐，九月打到天津城下。咸丰皇帝惊恐万状，急命僧格林沁所部出兵围剿。北伐军由于孤军深入，粮草、兵器得不到及时补充，很快陷入困境。李开芳一面率军南撤，一面火速向天京求援。

太平天国接到告急文书，于1854年（咸丰四年）正月初七派夏官正丞相黄生才、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等率太平军三万余人自安庆出发北援，二月二十六日进抵张秋镇，二十八日攻占阳谷，二十九日攻占范县、莘县^①，三月一日由莘县北行，攻下冠县，三月四日打到鲁西重镇临清城下。太平军去后，朝城李朝燕、李北庚等率五百余人假扮太平军攻入县城，杀死知县，烧毁衙署，释放囚犯。东阿、阳谷、巨野、金乡等地农民起义军与之呼应，一时搞得清廷地方官员惶惶不安。

三月十五日，太平军智取临清城，后被胜保、崇恩夺回。四月十三日，太平军再克临清。二十三日，又被胜保军夺回。北援军被迫退至冠县。自此，北援军便各自为战。黄

生才率数千人在由冠县撤往莘县途中被清军冲散，黄生才在观城孔家集被俘。审讯中，清朝官员威逼利诱，黄生才丝毫不为所动，在供词中写下太平军的英勇战绩与缺点失误后，从容就义。曾立昌率数千人在从山东撤入江苏途中大部遇难，只有近千人渡过黄河，回到太平军占领区。林凤祥在连镇孤军奋战九个月后，于1855年（咸丰五年）3月被俘，就义于北京。李开芳所部退至在平冯官屯，被僧格林沁引运河水围困，将士大部牺牲，李开芳诈降被识破，四月二十七日被害于北京。

（巨源）

〔注释〕

①《续修莘县志》：“咸丰四年甲寅二月晦日，县令午时方理堂事，忽得警报有官文至，令遽出拒。后邑人口占云：刚接羽书，三百里突来发贼万余人。贼入南门，出西门，其大队以四季分官，五行分营，过城南二里以内，住城西二十里索庄、耿家楼、中牟疃、刘家庄等处，绅民被害甚多。”

五 旗 军 起 义

(清)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北方农民的反清斗争也十分活跃，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的是捻军，其次是白莲教领导的五旗军。属于白莲教一支的丘莘教（因起于丘、莘二县而得名）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举行起义，连克十几个县城，发展到十余万人，威震鲁西、直南一带。因起义队伍分为黄、红、白、绿、黑五大旗，故称“五旗军”。五旗军的首领分别是：黄旗军张玉怀，红旗军延轮秀，白旗军程顺书，绿旗军杨泰，黑旗军宋景诗。其中张玉怀是莘县城镇北街人，延轮秀是俎店乡延营村人。

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鲁西又遭大灾荒，农民面临绝境。民谣说：“金秋季节不见金，讨荒路上躺死人。”清政府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以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为由，加倍派征钱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饥寒交迫的农民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年农历十月，莘县县令缪玉书又派人下乡催交额外加派的“团练费”，这便成了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张玉怀乘机举事，喊出了“反清复明”和“劫富济贫”的口号。几乎是与此同时，堂邑、冠县、馆陶相继举起了义旗。杨泰、宋景诗率众潜入冠县城，劫牢反狱，焚毁衙署，杀死县官，五旗军起义由此拉开了序幕。至1861年（咸丰十一年）农历四月初，起义军已打下莘县、冠县、馆陶、朝城、范县、堂邑、阳谷、观城、濮县等十五座县城，可谓初战告捷。

黄旗军是二月十九日打下莘县城的。慑于起义军的威势，县令缪玉书携妻小潜逃，守城士卒不战而降。起义军清查了官府钱粮，放出了狱中囚犯，于二十五日火烧县衙，然后出城到曹楼、燕店、桑阿镇、花园、张鲁等村驻扎，继续募集人马，扩充兵力。

二十九日，张玉怀派几百名骑兵南下联合其他义军。这支骑兵分队经阳谷，直达郛城、巨野，和那里的义军取得了联系，然后率队北上。三月五日从杨二庄和杨家集渡河，一日之内攻取了濮县和范县。九日，连克观城、朝城。观城民团不堪一击，知县苏汝镜脱身去省城乞援。朝城知县董涵亲自带团丁在孟楼一带抵抗，结果死于乱军之中。

三月十七日，张玉怀派元帅宗义、王加增等率一千骑兵进攻阳谷，中午兵到，下午便攻进阳谷城。与此同时，以宋景诗的黑旗军为主力的其他各旗义军攻克了聊城以西、馆陶以东、莘县以北、丘县以南的全部县城。清人撰写的《山东通志》这样描写当时的形势：“丘莘教匪方扰东昌，连陷丘、莘、馆、堂邑界，曹属观、朝、濮等四五百里烽烟钲鼓不绝，土教诸匪多不可辨。七州县无官无兵，六州县官吏不知存亡。”

咸丰皇帝得到鲁西各县失守的奏折，大为震惊，立刻派钦差大臣胜保、僧格林沁和山东巡抚谭廷襄配合，调重兵前来镇压。起义军闻讯，立即研究对策，决定由张玉怀率黄旗军把守莘县，宋景诗率黑旗军把守朝城，南北呼应，分别御敌，随时准备联合作战。农历五月初一，胜保军抵冠县，决定首先进攻黄旗军驻地大里王村。初二凌晨，清大将士饒、格吉、文哲晖、德可登布、伊可精阿、廷楷、得魁、喜义、文林、景芳、清宇等各率兵一部，直扑大里王。黄旗军在村周围设伏，并调一万八千人在县城警戒。战斗大约于晨

六时开始，经过激烈拼杀，清兵伤亡甚众。据史料记载，仅义军用大刀砍下的清兵头颅就推了六木轮车。义军也死伤不少，坚持了三个时辰后便步步南撤，向县城靠拢。清兵则穷追不舍。追至县城附近时，城外的一万义军和城内的八千义军分两路夹击清兵，把清兵包围。正激战时，后至的清兵又在外层布置了更大的包围圈。义军内外受敌，被迫收缩进城，占领制高点，与清兵对抗。清兵见地形不利，便收拾了义军丢弃的二十三门铜铁炮，六十七块盾牌、七个大印和一些军需物资，撤至马桥一带。这次战斗义军阵亡四五百人。清军撤后，张玉怀便派一支部队到大里王镇守。

五月初五夜间，胜保第二次进攻大里王村。胜保的部署是：正定兵与河州兵攻西面，山东兵与豫勇兵攻东面，大沽兵与景州兵攻北面，村南五六里处设下伏兵，直隶总督标兵作为后应力量。当清兵距大里王还有二华里的时候，义军已在村东南列阵。清兵三面齐攻，义军向西南撤退，以免腹背受敌。清兵三面追杀，义军阵容大乱。有几个清兵趁机跑到义军队伍中，夺过义军旗帜，叫喊着向西奔跑。其中一支义军误认为是自己的头领，随之而去，进了敌人的攻击圈，大部被毙伤。其他义军敌不住清兵三面夹攻，闯南门夺路而走，又遭伏兵截击，死伤惨重。几千名步炮兵和两千名骑兵迅速向县城撤退，与前来救援的绿旗军和黑旗军靠拢。

清兵占领大里王后，火烧民房，然后分三路向县城进攻。当清兵距城约一华里的时候，一声令下，三旗军火炮齐发，清兵死伤无数，仓惶中躲进战壕隐蔽。义军在炮火掩护下，从东、西二门发起进攻，又杀伤一批清兵。清兵恼羞成怒，冒着炮火向城里猛冲。义军见众寡不敌，遂向南撤退。清兵从北门入城，双方展开巷战。时间一久，义军渐感不支，剩下一千多人出南门而去。绿旗首领杨泰在这次战斗中牺

性。

五月初九，黄旗军在莘南朝北一带征收军粮，遭清将得魁袭击，被迫返回驻地。二十四日，黄旗军离开莘县到临清，和兄弟旗军会师，准备采取联合作战的策略。

经过一段时间养精蓄锐，张玉怀于七月二十七日率军挺进莘县、朝城一带。他发动群众，扩大教会，招募兵马，准备继续与清兵较量。但是，在清政府重兵围剿下，宋景诗假降，黄旗军孤立无援，战斗力日减。

大规模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小规模的反抗斗争仍然彼伏此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八月份，义军余部在杨朋岭，张玉怀、郜志文等领导下，仍在莘县一带活动。十月，义军联合活动在濮州、范县南部的长枪会到冠县、堂邑一带活动。十二月初，被胜保击败的义军撤出堂邑，一部分进入寿张竹如、莲花池，另一部分进入莘县延家营。十二月四日，胜保命成禄等带清兵步骑两路进攻延家营，延家营失守，义军伤亡惨重，首领延轮秀被捕死难，张玉怀向胜保投降，唯郜志文率所部出走。

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二月，胜保奉命南下增援安徽清军，命其部下将官带领收降的义军去河南。张玉怀趁胜保军渡过黄河之机，带队返回莘县，随即北上冠县。六月，红旗军五百余人再次在莘县马连寺起义。十二月，义军在朝城打死打伤团练一千余人，观、朝、莘各地义军纷起活动。1863年农历三月，原降清义军数千人再次起义，遍布莘县、朝城、馆陶一带，直逼观城、寿张、范县等县城。①四月，宋景诗再次起义。八月，宋景诗在临清、莘县、堂邑、馆陶数百里范围内往来活动。九月，宋景诗奔冠县，经观城、范县、濮州进入直隶开州。十月，宋景诗奔皖北投入

捻军。至此，五旗军起义宣告结束。

(马章恩)

〔注释〕

①《续修莘县志》：“同治二年六月，教匪余党又起。”

义和团打胜仗

(清末民谣)

义和团打胜仗，
老百姓把戏唱。
义和团上战场，
老百姓送干粮。

明清时期观城境内战事

(1511——1861)

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霸州义军首领刘六、刘七、齐彦名率部转战于兖州、济宁一带，曾一度攻陷观城，知县弃城逃走。

明末清初，菏泽、巨野、郓城、濮州一带农民相继起义，义军在任七、张七率领下，在绵亘数百里的榆林中扎营，号为“榆林军”。榆林军陷濮州，下范县，以榆林为障，靠地道出入，使进剿军无计可施。义军曾多次进入观城境内。至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方被官兵扑灭。

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成武人李化鲸起事反抗官府。李化鲸曾为治河民工，后因办事干练被兵备章于天、总河杨芳荐为兖州营守备。化鲸对官吏压榨民工的行为不满，聚众起事，自号“忠义王”，接连攻陷曹县、定陶、成武。后又攻曹州，杀守备副使黄登孝，继而攻濮州，兵之所至，已达观城境内，观城知县吴文俊率兵与之战，后义军被官兵击败，化鲸被俘，押至京师处死。

顺治五年，黄秃子、文思明、任凤廷率千余人 with 官府对抗，攻观城，数日不下。知府吴文俊督兵守城，并设计偷袭。农民军攻城不克，被迫撤离。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春，黄河南饥民起事，渡河攻陷濮州。濮州人刘占考、王来凤、董道平等各集众数千人与之呼应，范县的丁殿双、孙来顺也据城而待。农历三月初四，农民军攻陷观城，焚毁衙署，进而向西北攻至直隶境内。四月，范县丁殿双率部过观城境，在史家楼与史文龙所率白莲教兵遭遇，史文龙战死。自此，农民军往来濮州、范县等地之间，观城成了必经之路。五月，官府派人赴曹州求援，被农民军抓住杀死。不久，直隶的王榕吉收降了丁殿双，范县境内的道口村又有农民揭竿而起。道口村与观城境内的尚武寨相临，尚武寨随时有被占可能，观城派张植初督兵救援，尚武寨才得幸免。这时，宋景诗部数百人忽至观城东北角，张植初率部坚守，并亲至农民军中议和，宋景诗部方才退走。六月，濮州义军攻占文明寨，大名太守刘煦派兵进剿，被义军击败。七月，官兵与道口义军接仗，官兵伤亡甚多，上书求援。适逢朝城也遭义军袭击，观城派兵勇救援，此时驻守观城的官兵已为数不多。九月十四日和十六日两次交锋，官兵均失利。义军大队继至，一举攻克观城，据城五日始离去。自此，义军以濮州为根据地，以范县为外应，与官兵相峙。后来，钦差大臣胜保驻军观城。十一月，濮州义军首领刘占考、王来凤投降。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十一月，濮州毛得平复聚众起事，杀官府，占州城。观城守官董本江急调团勇设防。河北义军欲渡河南下，团众开炮轰击约两个时辰，义军渡河不成，乃退。两天后，董本江率团勇至濮州协助围剿义军，毛得平被俘遇害。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宋景诗再次起义。农历

八月十五日，宋景诗所部骑兵五六千突至观城，正攻城时，僧格林沁率马队四千追至，义军被迫撤离。九月初二，义军自清丰戴家湾渡河至观城，见城中有准备，未攻而罢。

（据《观城乡土志》有关记载整理）

新军阀 瞎胡闹

（三十年代民谣）

新军阀，瞎胡闹，
贴标语，喊口号。
救国救民做不到，
伸着巴掌把钱要。

老太太 泪汪汪

（四十年代民谣）

老太太，泪汪汪，
坐在炕上骂“中央”：
先把鸡子吃个净，
后把油瓶倒个光。
黄烟拿了无其数，
鞋子偷了好几双。

清朝末期朝城境内战事

(1 8 5 4 — — 1 8 6 7)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太平军将领李开芳率部北伐，被清兵围困于阜城（今属河南省）。农历二月，太平军将领黄生才、曾立昌率兵数万驰援，三月初二攻陷阳谷，经莘县、张鲁、冠县至临清，在临清被胜保所率清兵击败，后经王奉、大场南返。

太平军到阳谷时，本地人李兆先率数百人以太平军之名攻进阳谷城，杀知县任腾蛟，释放囚犯，焚毁县衙。数日后，济宁州知州黄良楷带兵来朝城，抓获李兆先，凌迟处死。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农历二月，莘县、冠县一带爆发五旗军起义。三月十七日，黄旗军首领张玉怀率众攻陷朝城，杀知县董涵。

八月，官兵进攻竹口，义军数千来援，在岳庄与官兵相遇，混战一场，互有伤亡。

十一月，捻军将领刘占考占领范县，劫富济贫，常至朝城境内。十四日，清将国瑞率马队和三营步兵分驻城内外，十六日分头向捻军发起进攻，激战两天，刘占考寡不敌众，向清兵投降。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农历正月，原五旗军首领杨朋岭、张锡珠、张玉怀等再次起义，清兵都统伊绵阿从大

场出发进剿，起义军经大王寨、王奉集退至小滩。孔昭著率团勇阻击，激战一场，孔昭著战死，团勇死伤近千人。

二月初二，再次举起义旗的程顺书等率部占领栾家屯、毕家屯、张鲁集。二月初六，攻破舍利寺。后又分兵攻打寿张，知县王培桢固守，城未攻破。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农历八月，宋景诗再次起义，率部自陕西返回，屯驻于堂邑的甘官屯。僧格林沁率兵围剿，宋景诗南下进入朝城境内的柿子园、杨庄、韩庄、岳庄一带。清兵追至，黑旗军继续南下至观城境内。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农历九月，捻军张宗禹率部自陕西经河南进入朝城境内的毕家屯一带，攻破山家堂。清兵追至，捻军只住一宿，便向北进入莘县境内。

（据《朝城乡土志》有关记载整理）

日本鬼儿喝凉水儿

（抗日战争时期儿歌）

日本鬼儿，喝凉水儿，
生地瓜，不离嘴儿，
到青岛，吃炮子儿，
沉了船，没了底儿，
今日是个人，
明日是个鬼儿。

军阀混战时期莘县境内战事

(1924——1930)

1924年前后，直鲁军阀战事不断，孙传芳、褚玉璞的队伍多次过境，抓夫派车运送粮草弹药，老百姓的车辆牛马损失惨重。

1924至1925年，以“左大磨”为首的土匪猖狂活动于莘县境内。这伙土匪大都是些亡命之徒，他们胆大妄为，枪法很准，行踪不定，抢劫绑票，无所不为。郝庄、安庄、大刘庄一带均曾遭其洗劫。

1926年春，孙传芳所部第四混成旅南进路过莘县，他们以军饷不足为名，将炮口对准县衙门，逼要库款，并乱闯商号门面，又吃又拿，横行无忌。后由官府拿出许多银款“慰问”，乱军才稍有收敛。

1927至1928年期间，张宗昌占据山东，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北洋军为阻止北伐军的进军势头，大量集结军队，准备南下迎战。这时，莘县是北洋军南下的要道，兵匪交加，人民苦不堪言。冯玉祥军越过陇海路，相继占领金乡、鱼台、嘉祥、曹县、菏泽。张宗昌为挽颓势，调兵南向，在莘县、范县、寿张一带与北伐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攻防战。张宗昌的士兵中有不少是土匪出身，他们随路强抓牛马车辆，借此勒索钱财。张的队伍中还有一些俄国十月革命

后逃到中国的沙皇士兵，人称“老毛子”，这些人嗜酒如命，他们用农民的“尿甃子”盛酒，随身携带，边走边饮。

1929年夏秋之交，一伙土匪在马洪逵追赶下，从冠县北部窜至莘县中牟町一带。这伙土匪约有数百人，他们被日夜追击，饥渴交迫，到莘县后即大肆抢劫，宰杀农民的猪羊家禽，逼要妇女。农民为免遭其害，便凑钱购买烟、酒、白面（海洛因）等物送给他们。几天之后，马洪逵部赶至莘县，将土匪团团包围，除孙怀玉因防守的一面放走了一部分外，其余全部被歼。1931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通匪罪将孙怀玉抓到济南，后地方官绅赴省递交保状，以数千银元将孙怀玉赎回。

1930年秋季的一天凌晨，一股土匪潜入县城，夜间突然鸣枪起事。县警备人员恐寡不敌众，急忙掩护县府官员夺门而出，逃往乡村。土匪得手，把县府机关和商号店铺抢掠一空。后来得知，这股土匪是薛传峰的部下。

1930年，薛传峰盘踞莘县，自任县长。为了扩充势力，他贴出告示，以封官加爵为诱饵，公开收编土匪。这年秋天，匪首裘锡良从冠县来莘，投靠薛传峰。裘锡良到莘县时，正值戏班在吕祖堂唱戏。戏人吹响大笛，锣鼓齐鸣，把裘迎入看棚，并请求点戏，由在场作陪的豪绅付钱。

（邹荣川）

红枪会暴动

(1926)

1901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统领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据大总统之位，培植党羽，形成了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他们出卖国家主权，压迫人民，人们习惯称其为“北洋军阀”。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各系军阀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混战。大军阀之下又有形形色色的小军阀。军阀小野心却不小，他们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千方百计扩展势力。这种军阀混战的局面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灾难，也激起了人民的不断反抗。

1926年，豫军第十师师长薛传峰部在鲁西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朝城一带农民不堪其苦，于农历四月间组织红枪会，发起暴动。暴动农民个个手持长矛，上系红缨，“红枪会”因此得名。红枪会在短时间内聚集数千人，向薛传峰部发起进攻，一举占领朝城，将薛传峰部驱逐出境。五月间，范县农民也在红枪会领导下暴动，赶跑了县知事，驱走了薛传峰的队伍，暴动群众占据县城长达一个多月。

(县武装部)

黄沙会与薛传峰的较量

(1927)

一 薛传峰其人

薛传峰，字镇山，排行第二，因腿微跛，外号“薛二瘸子”。薛传峰系原朝城县薛庄（今属阳谷县）人，自幼家贫，同父异母兄弟六人，他和大哥是一母所生。此人自幼不务正业，成人后也多行不轨，后来投到属于直系的河南督军寇英杰部下当兵。薛传峰得知寇英杰是寿张人，为套近乎，快提升，就谎报了寿张籍贯。当时豫西有个范重修，拥兵数万，霸据二十多县，与寇英杰分庭抗礼。寇、范两人经常兵戎相见，争持数年，谁也吃不掉谁。薛传峰有勇有谋，屡建战功，很快由班、排长升至团长。后来寇英杰发现他是寿张老乡，便格外器重，不久便提拔为旅长，继之又提拔为豫军第十师师长。

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入河南境，寇英杰率部退至范、观、朝一带。薛传峰到了老家，迟迟不愿北去，便率第二十旅约两千人驻在朝城，企图割据称雄，独霸一方。

当时农民的国税一年分两次交，夏季交银，秋季交米，但都折成铜钱征收，所以交国税也叫“完银子”。薛传峰为筹军饷，决定每亩地多收三个铜子。这一做法，激起贫苦农民极大愤慨，连中、小地主也深为不满。群众交不起，薛军仗势催逼。薛军为了吓唬群众，从朝城城西的郭炉把郭绍

瑞、郭安平等六七人抓去。群众纷纷议论：“郭炉是薛传峰的妹妹家，老薛先拿郭炉的人开刀，别的村就更没好果子吃了。”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民怨沸腾，矛盾日趋尖锐。重压之下，郭炉的郭映科、桑庄的孔庆选、张庄的张文德、张寨的张文江、张楼的张朝生等人秘密串联，决定以黄沙会为基础组织群众与薛军对抗。

二 黄沙会围城

黄沙会又名黄纱会、黄煞会，是大刀会的一个分支。这一组织形式主要盛行于冀鲁边一带，自西向东发展，几乎村村设有佛堂。入会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而且多在夜间，由老师和助手三五人主持。无论多冷的天气，也要脱光脊梁，以示虔诚。请求入会的人跪在神坛前，由老师向身上吹气净身，然后再到僻静处由助手密授法语，直到背熟为止。此法语只许二人听见，有三人以上在一起时则不得念。当时民间就是以这种黄沙会为基础成立了民团，用每百亩地出一支钢枪，每十亩地出一个人的方法，组织武装自卫，防匪防盗。

朝城一带的村庄，一般都有黄沙会组织。一旦有事，各村便撞钟、敲鼓、吹号联络，互相支援。土陈家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铁钟，敲响时声闻15华里之外。1927年农历六月初六，城西各村黄沙会在刘羨集家庙大寺院集中“亮团”，人民群众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钢枪、土炮、大刀、红缨枪应有尽有，红缨枪林立，象高粱晒红米一样。经过检阅誓师，队伍分成前后方两大部分，分头开进前后三里营、周武庄、贾庄、马庄、孟庄、江楼、邵庄等村，对朝城形成包围之势。

薛传峰对城西的黄沙会恨之入骨，他提出的口号是：

“烧他个鸡窝不留，杀他个人芽不留。”但是，薛军是乌合之众，战斗力极差。在贾庄、邵庄、孟坡与黄沙会打了几次，都没有占到便宜。黄沙会采用守株待兔、出城就打的战术，把薛军打得狼狈不堪。朱庄的朱庆昌、西夏庄的夏书房、桑庄的孔凡瑞、郭坊的魏清江等神枪手，打薛军从不空枪。薛军闻风丧胆，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

各村黄沙会经过商议决定：火烧东城门，炮轰西城墙，再显显黄沙会的威风。入夜之后，在东关准备了一辆四轮太平车，装满干草和引火之物；西关则准备好了土炮（牛腿礮、大抬杆）。攻击开始，张洪喜等八人头顶湿棉被，奋力推车冲向东城门。持枪会员在房顶上掩护，打得城墙上的守兵不敢出头。太平车进了城门洞，八个人将煤油、火药洒在干草上，迅速点燃后抽身撤离。只听一声闷响，东城门顿时被浓烟和火光吞没。与此同时，西门外飞来的土造炮弹一个个飞上城墙，飞进城里，打得守城士兵乱成一片。薛传峰忙下令，把各式机枪埋伏在城墙的缺口处，妄图消灭向城内冲击的黄沙会会员。哪知黄沙会的策略是攻而不进，火烧炮击的目的达到，便悄然收兵了。天亮后，薛传峰下令用麻袋装土堵住城门。堵门时，几个士兵发现了一块水桶般大小的炮弹皮，原来是会员给土炮加药过了量，把炮筒的前半截打了出去。薛兵惊得纷纷议论：“民团的大炮真厉害，不知是哪个军头赠给的哩！”

围城战持续了一个多月，农历七月初七早晨，黄沙会趁大雾攻进了朝城南关，薛军全部退进城里，关上城门。黄沙会与薛军周旋了一个多月，身体疲倦，思想麻痹，不少人聚在一起喝酒以解除疲劳。前后张寨、前后黄庙的黄沙会员跟随张之江在南关鸡市口的孙家店、王家店喝酒，多数人喝得酩酊大醉。这时薛军突然打开城门，一拥而出，包围了南关。当时张之江

等人已失去战斗力，二线部队又远在邵庄、江楼一带，来不及增援。薛军登上房顶，乱枪射击，后又在高粱秸、麦秸上浇上煤油，纵火焚烧。当场烧毁房屋100多间，烧死60余人，另有多人受伤，仅前后张寨、前后黄庙就有28人死难。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杨昌明的二儿子）被薛军抓住，吊在北街小隅首剥了皮。

事后，前后张寨、前后黄庙将阵亡的28名烈士埋葬在张寨与黄庙之间，取名“阵亡坟”（前几年还有坟头）。

1928年，四个村的群众又在此处修了一座“阵亡庙”，与早已存在的周武庙、泰山奶奶庙并列。庙内列了28位烈士的牌位，并开了一个有四五千人参加的追悼会，追悼会由黄庙的黄鼎义，康园的张朝生主持，吉祥寺的老秀才陈纪民致悼词。会上还焚烧了一个纸糊的碑，碑文是：奉碑立，泰山坊，建庙寺，功德彰，大名著石。1941年文大可筑围子修碉堡时，将阵亡庙与周武庙，泰山奶奶庙一起拆毁。

黄沙会的人虽然没有攻进城去，但朝城仍处于黄沙会的重重包围之中。朝城以南一些村庄，甚至连河北省一些村庄的黄沙会也纷纷前来增援，声势更加浩大。为防民团爬城，每到夜间，薛军便在城墙上悬挂灯笼，城上城下相互枪击的情况时有发生。黄沙会派了朱庆昌、夏书房等神枪手专打灯笼，搞得薛军夜不能眠。白天，薛军用棍子挑着帽子在城墙上试探，帽子一露头就被打掉，吓得薛军一天天龟缩在城墙后面。

三 邵庄之战

八月十八日，张文德得到一个消息：薛传峰受不了黄沙会的袭击，近日要逃往范县。张文德认为机不可失，便组织

一千多人到城南邵庄设伏。这一行动被薛传峰发觉，他于二十二日派一百人扮作黄沙会会员混入邵庄，并向张文德证实了薛传峰确要出城的消息。张文德便通知会员作战斗准备。会员们磨刀擦枪，吃符念咒，跃跃欲试。村中老幼知道要在这里打仗，纷纷到邻村去躲避。上午10时左右，薛传峰派的一个营在邵庄东南吹起了冲锋号，目的在于吸引和消耗黄沙会的火力。张文德听到号声和枪声，急忙把持钢枪的会员调往村东。约有吸袋烟工夫，村西北方向也响起了号声和枪声，而且更响更猛。这时张文德才发觉中计。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只好从村东调回一部分持钢枪会员到村西迎敌。手持红缨枪和大刀的会员只好在村中待命，准备在薛军逼近时进行肉搏。

正当东西两面激烈交战的时候，忽然有百名“黄沙会员”登上房顶，占领了制高点。他们上房后，把胸前的红兜肚一撕，抽出藏在腰中的短枪，居高临下向街道上待命的黄沙会员射击。原来这些人就是混入邵庄的薛军士兵。前后夹攻、里应外合的局面已经形成，黄沙会会员虽奋力拼搏，仍无济于事。薛军凭着精良的武器、密集的火力，很快分割包围了黄沙会会员。会员们上下彼此失去联系，一些会员只好凭着血气之勇，杀出一条条血路，冲出重围。

约在下午四时左右，薛军冲入村内，杀死黄沙会员20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200多间。有些隐藏在屋内和柴草垛中的会员也被烧死。

此次战斗，薛军虽然获胜，但其处境却更加被动。群众不但拒不给薛军提供给养，每逢薛军出城，邻近各村便钟鼓齐鸣，互相救应。各村农民都自动组织起来，在村口要道设岗，盘查行人，以防薛兵混入。迫于农民的反抗，薛传峰不得不撤离朝城。薛军从农历七月七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与黄

沙会争斗了五十天，这支用钢枪武装起来的军阀队伍到底以失败告终。

四 薛传峰的下场

薛传峰被迫离开朝城北撤，行至天津南马厂，又萌邪念，妄图收缴其顶头上司寇英杰部队的枪支。岂料，寇英杰早有防范，察觉薛传峰的阴谋后，来了个先发制人，一举收缴了薛传峰部的全部武器，薛传峰仅以身免，逃进了天津租界。

薛传峰在天津隐居了一段时间，但东山再起之心不死。1929年青纱帐起来的时候，他见时机已到，便从天津购买了一些枪支弹药，潜回老家，招收土匪，羽翼渐丰。他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阳谷县城。薛传峰手下尽些些亡命之徒，在重金诱惑下，大都有股不要命的劲头。匪首刘庆祥手持两把匣枪，抢先登城，县大队四、五百人缴枪投降，被薛传峰收编。接着，他又攻占了朝城、范县、观城、莘县、冠县、聊城，并一度攻至临清。每占一城，便委任县长，杨玉和为聊城县县长，岳明建为冠县县长，王嘉兴为莘县县长。他的司令部设在阳谷，拥有六辆车，不断往返济南置办军需物资。他笼络的土匪，收编的各县大队，加上其他方式招收的兵员，共有一万余人。仅莘县的仇西良一股就有三千多人。仇西良曾经和薛传峰反目成仇，但最终还是听薛指挥。后来，薛传峰接受了石友三“暂编第一军”的封号，但又不听石友三调遣。石友三便和刚主鲁的韩复榘联系，韩复榘派曹福林师所辖的荣广兴旅向薛传峰进攻。当两架飞机飞临阳谷上空时，薛军大乱。薛传峰准备率部渡黄河南撤，以避其锋芒。但其新招士兵都是黄河北岸人，恋家不舍，纷纷逃散。

薛军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荣广兴兵不血刃，驱散自称“鲁西王”的薛传峰部，薛传峰再一次只身逃往天津。薛传峰这次卷土重来，历时年余，给鲁西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后来黄庙人集资在村东头建庙一座，供奉当年在鸡市口遇难的六十多人的牌位，庙名“忠义祠”。

约在抗战前一、二年，薛传峰在德州车站被韩复榘抓获处决。

（张寨乡黄庙村民郭武臣、黄书董、杨兰亭，郭坊村民魏锦坤、魏纪文，后张寨村民张传兴，朝城南关村民黄建忠口述 魏华、王子栋、申玉林、郭广征整理。 魏华系郭坊村人，曾任县农业局副局长等职，已离休。王子栋系朝城镇北街人，曾任公社民政助理等职，已离休。申玉林系张寨乡申庄人，离休教师。郭广征系张寨乡郭炉村人，离休教师。）

日本有咱兵工厂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打了胜仗就改装，
土枪不背背大枪。
子弹袋子鼓鼓的，
刺刀一色亮晃晃。
要问武器哪里来，
日本有咱兵厂工。

土匪火烧张铁炉

(1 9 2 8)

二十年代后期，中国军阀派系林立，混战不休；各地土匪蜂起，趁火打劫，闹得民不聊生。以吴大旗为首的一股土匪常驻将军寨，他们经常四出要粮要款，牵牛架户，横行无忌，搞得附近村庄鸡犬不宁。

将军寨东北约六华里有个大井村，村里有三家开油坊的，终年辛劳，收入颇丰，算起来也是这一带的富户。吴大旗早就看上了这块肥肉。1928年农历六月初六黎明时分，吴大旗带着70多人从将军寨出发，经张铁炉直奔大井。不料大井村早有防备，村子里又有几支快枪和不少土枪，两下一交手，吴大旗的人就败了下来。

从大井回将军寨，张铁炉是必经之路。张铁炉的人怕土匪回来时进村抢劫，早就作好了准备。几十名青壮年手持红缨枪、大刀片等武器，聚集在村头，成夹道之势，专等土匪到来。吴大旗的人行至村头，见有人挡路，便大声喊话：

“各位乡亲，请高抬贵手，借条路让我们过去！”如果村民让了路，也许就可免去这场灾难。但由于土匪经常作恶，民愤很大，群众和土匪一照面便存有敌意，不少人主张给土匪点颜色看看，人多嘴杂，喊什么的都有。土匪走近时，有人趁乱用红缨枪戳伤了土匪的马。这下可惹恼了土匪，双方立即交手，打成一团。当时村里人多，土匪见占不了便宜，便边打边撤。这场混战，张铁炉村死一人，伤数人，土匪也伤了三四个，其中有一个被红缨枪扎破了头，流了很多血，不

知后来是死是活。

吴大旗的人走后，张铁炉村的人自知大祸即将临头，纷纷到外村亲戚家躲避，村里只剩下了六七十个自信刀枪不入的黄沙会会员。他们又到丁庄、吕楼等村请来了130多名黄沙会会员，并把住在十王庙的本村黄沙会首领董尚达叫了回来。吕楼村有个当过兵的，家中藏着一支快枪，也被请了来。一试枪，头一枪是个臭子儿，打第二枪时，连枪也报废了。

大约上午九点多钟，吴大旗带人从村西向张铁炉扑来。村里虽然作了些准备，但由于村子小，没有围墙，又缺乏统一指挥，抵挡不住土匪的冲击。土匪进村后，见房子就烧，整个村子很快变成了火海。黄沙会员们见势不妙，各自夺路而逃，最后剩十几个人躲在董尚达的大院子里，被土匪抓住，有的被扔到火里活活烧死，有的被割了耳朵，剜了眼睛，有的被刀子穿心。侯广军的父亲和另外两个人藏在磨房里，没被抓住。后来磨房起了火，那两个人经不住烟熏火燎，不顾一切地冲出来，被土匪抓住，带到将军寨后杀死。侯广军的父亲没出磨坊，幸免于难，但被烟呛坏了嗓子，一个多月不能发声。

大约12点多钟，土匪撤走了。这场劫难，有12名黄沙会员惨死，50多间房屋被烧，烧死牲口不计其数。

（张铁炉会计侯广军回忆 王志国整理）

薛传峰部火烧黄楼店

(1930)

1930年，薛传峰的部队发展到万余人，占据阳谷、寿张、范县、观城、朝城、莘县、冠县等七八个县城。为筹军需，薛兵经常到各乡村催逼钱粮，闹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各村群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修筑围墙，与之斗争。黄楼店的前后两个土围子便是对付薛兵的战斗堡垒。

黄楼店位于十八里铺南4华里，莘朝公路东侧，是方圆十几华里内最大的村庄。黄楼店由前、后两个自然村组成，相距不过百米（现在房屋已连在一起）。因当时军阀割据，土匪蜂起，社会极不安定，前后黄楼店都修起了土围子。为对付土匪、军阀，他们组织了民团，凡青壮年男子均为成员。民团团长李文海（前黄人，排行第六，人称六团长），副团长孙文斗（后黄人）。他们用每20亩地出一支枪的办法来武装自己，约有50多支快枪和部分土枪。黄楼店的民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团结一致，打仗非常勇敢，一般的土匪不敢前去抢劫，就连军阀薛传峰的人也有所畏惧。

一九三〇年农历六月初的一天，薛传峰部裘锡良带一小队约30来人，从朝城出发来黄楼店要粮、要款。来到前黄围子的南门外，裘锡良向里喊话，要求开门。放哨的民团一看是薛传峰的人，知道准是来要粮、要款的，马上报告团长李文海。李文海一面命令不许开门，一面组织民团对付薛兵。裘在南门外喊了半天，又跑到西门去喊：“我们是薛军长（薛传峰自称军长）的队伍，赶快开门，我们薛军长不是

好惹的，再不开门，杀你们个鸡犬不留！”民团见裘锡良狗仗人势，污言秽语，如此猖狂，非常气愤。王凤臣等三四个武术高强的人，一气之下手握大刀跳下围墙。王凤臣趁裘不防跃上裘锡良的大马，抓住裘的衣领，大刀压在裘的脖子上，高声喝道：“尔等鼠辈竟敢狗仗人势满口喷粪，姓裘的，快叫你的部下把枪放下！不然的话，我这一刀要你的狗命。”裘锡良吓得浑身发抖，为保全性命，连忙命令部下把枪扔到地上。这时李文海等人也赶到近前，将薛兵的枪支全部缴获。李文海等考虑，如果把薛兵的枪支全部扣留，薛传峰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但是也要给他们个颜色看看。于是仅扣下3条大枪，其余的归还薛兵，并告诉他们说：“回去给你们薛军长说，这里的人已经够苦的啦，以后不要再来要粮要款。只要薛军长不再派人来要东西，3条大枪如数归还。”裘锡良等狼狈不堪，逃回朝城。

不几天，薛传峰便派人前往黄楼店要枪。要枪的人仗主子权势，盛气凌人，声言如若不还枪定杀个鸡犬不留，只字不提以后不再要粮要款的事。黄楼店的民团吃软不吃硬，李文海对要枪人说：“你们的人踏坏了我们的庄稼，3支枪赔偿还不够哩！不过，只要薛军长打保票不再来要粮要款，枪一定如数交还。如果以势压人，黄楼店也不是好惹的，一支枪也别想要回去！”要枪人见事不好，便回去向薛传峰汇报。

黄楼店的民团预料到薛传峰决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要前来报复。他们日夜站岗放哨，并派出侦探，严加警戒。同时，还安排各家各户将家中的细软之物及牛羊、车辆、家具等都搬到附近村庄各自的亲戚家中。一旦薛兵来到，妇女、老幼转移出去，民团与薛兵决一死战。农历六月十八日，薛传峰率六、七百人，分兵三路，直奔黄楼店。中午时分，薛

兵的马队来到黄楼店周围。侦探人员发现敌情，立即通报全村。全村的妇女及老幼病残靠着青纱帐的掩护迅速转移，民团纷纷登上围墙，有的身背大枪，有的腰系手榴弹，有的手持大刀、长矛、红缨枪，全付武装，严阵以待。薛兵包围村庄后，首先用机枪扫射，民团躲在围墙的二层墙后不予理睬。等薛兵靠近，神枪手们便出枪射击，打得薛兵不敢近前。一直打到下午4点多钟，薛兵的火力消耗很大，两座围子却巍然未动。这时，薛兵运来大炮，首先对后黄围子轰击，土围墙很快被打开缺口。孙文斗等被迫转移到村内的制高点——孙家的二层楼上。不料薛兵的炮火也跟踪而来，楼房很快被击毁，民团成员孙华龙被击伤。孙文斗等见确实招架不住，便放弃后黄围子，转移到前黄围子上，与李文海等共同对敌。薛兵又把全部火力集中到前黄。炮弹在围墙上开花，房屋相继起火。李文海与孙文斗等经过商议，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坚守必造成重大伤亡，决定撤离。他们打开围门，趁薛兵蜂涌而入，围墙外兵力空虚之机，跳下围墙，在青纱帐的掩护下安全撤离。敌人进村后，到处杀人抢劫。前黄楼店一个绰号“腊八”的70多岁的独身老人（姓李，不知名字），因年老体弱没有跑出去，被薛兵抓住杀死。朝城天主教堂的一个女传教士，当时住在前黄，没有外逃，被薛兵强奸。

薛兵在前后黄楼店逐户抢劫，所得无几，于是放火烧村。他们在柴堆、草垛、门窗、被褥上洒上煤油点燃，黄楼店前后围子里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因怕中薛兵埋伏，民团不敢去救火。十多天后，下了一场雨，明火消失，暗火内燃，仍是黑烟滚滚。二十多天以后，人们回到家里，麦秸垛和房屋上的梁檩仍冒着黑烟，余火未熄。前后黄楼店的房屋、树木、家具、衣物等全被烧成一片灰烬。黄楼店的群众

目睹自己的家园变成一片焦土，无不痛心、愤恨，决计伺机找薛传峰报仇。

黄楼店民团成员李文海、孙文斗等串连王庄、李庄、尚楼、鞠屯、杜庄、曹庄等十几个村的民团共同对付薛传峰。闰六月初的一天夜里，几个村的民团联合在一起，约五六百人攻入薛传峰的老家——薛屯，决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烧他个鸡窝不留。入村后，才知道薛传峰的家人均住阳谷。薛屯的人说：“薛传峰这家伙不是东西，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这小子专在家乡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如老天有眼，该天打五雷轰！”李文海等只烧了薛传峰家的房子便退了回来。

薛传峰得知黄楼店联合其他十几个村的民团去薛屯报仇的情况后，深为害怕，发誓斩草除根，不留后患。闰六月初十，薛传峰派莘县、阳谷、朝城的县队，计六七百人，从三路向黄楼店杀来。黄楼店民团探知这一消息，急忙组织群众撤离。等薛兵来到，前后黄楼店已空无一人。薛兵进村后，见仅极少数人家的院里有部分玉米棒外别无他物，仍是一片灰烬，只好扫兴而归。

薛传峰火烧黄楼店，给黄楼店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当时人们编了几句顺口溜，以唾骂、讽刺这个残忍的军阀头子：

薛传峰大坏蛋，火烧黄楼店；
打开黄楼店，豺狼禽兽般；
孤身老人枪下死，传教女士遭强奸；
想抢钱和物，任么没有见；
大火冒黑烟，剩下灰一片。

来了个二来来，没穿上袜子鞋。

（黄楼店村民耿纪为、耿丙雪、王维京、
高福臣、王玉波、王玉华，中心阁离休干部
隋延寿口述 郭永贵整理）

小公鸡 跳花台

（抗日战争时期儿歌）

小公鸡，跳花台，
哪天盼得新四军来
吃顿安稳饭，
穿双合脚鞋。

小公鸡，喔喔叫，
哪天盼得新四军到，
说句舒心话，
睡个伸腿觉。

吕楼剿匪

(1932)

韩复榘统治山东时期，原范、观、朝交界处土匪横行，兵燹成灾，绑架、截路之事时有发生。土匪们不但恣扰百姓，有时也危害官府。有一次，一伙土匪在王庄集附近抢劫了一辆由朝城去观城的邮政汽车，当时的官府也感到不给土匪点颜色看看是不行了。

1932年初冬的一天，曾在西北军混过的宁兴元（宁庄人）和曾任薛传峰军需长官的张子文（刘菜园人）在吕楼打起了招安土匪的旗号，声言受招安的土匪将按所带人马多少授予不同官职。田二（申庄人）、石五（安庄人，大号石汝瑶）等12个土匪头目带着40多人闻信赶来入伙，宁兴元、张子文给他们摆宴贺喜。他们单等领来“委任状”，便可弄个营长、连长当当。

土匪聚首，群众害怕。吕楼有个老百姓怕土匪危害村子，便骑上毛驴，以走亲戚为名出了村，直奔阳谷向韩复榘的驻军报告。官方闻讯后，立即派原范、观、朝三县县大队前往围剿，刘金陵也以联庄长的身份随同前往。

匪首听说县大队朝吕楼方向来了，并不害怕，一是仗着县大队中有熟人朋友，二是知道县大队没有多大战斗力。他们照样吆五喝六地猜拳喝酒，并扬言：“等黑影子下来（天黑），看老子走人！”

土匪们没有料到，这次参加围剿的有韩复榘的八十六旅李相臣团的一个营。李相臣严令：“三县大队各把守一面，

土匪从谁那里跑掉，唯大队长的脑袋是问。”双方一接火，轻重机枪齐鸣，土匪才大吃一惊，感到情况不妙。他们马上集中火力，企图打开缺口突围。经过激烈战斗，几次突围不成，便和官军展开了巷战。官军采用火攻的办法，点燃柴草，一堵墙一堵墙地逼迫土匪后退。石五全身着火，仍然手持匣枪拼死抵抗。最后，土匪被逼到一座小土楼上。官兵堆起柴草，围楼点火。火苗高过楼顶，浓烟冲天，里面抵抗的枪声越来越稀。一夜火战，土匪全部被歼。官方为儆效尤，按每人家住的方向，把石五的头悬于朝城北门，吴金声的头悬于南门，田二的头悬于西门，示众三天。

（李子乐、王广庆、郭锡璋口述资料

郭广征整理）

小板凳 两头齐

（抗日战争时期儿歌）

小板凳，两头齐，
摆在街上等着你。
板凳下，埋地雷，
板凳上面放甜梨。
鬼子坐，鬼子骑，
吃个甜梨崩死你，

古云农民武装吃大户

(1 9 3 4)

古云位于金堤脚下，是冀鲁豫三省交界的边缘地带。早在抗日战争前夕，这里的党组织就经常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抗粮吃大户斗争。古云正西三里许的徐庄于1934年建立了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秘密领导农民搞减租减息、抗粮、抗捐和打击地主势力的斗争。由于地主的势力比较强大，他们手中又有武器，所以农民的斗争也必须针锋相对，采用武装斗争的手段。1935年夏天，徐庄建立了一支有三四个人，两三支枪的游击小组，使农民斗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卜芦庄有户地主为富不仁，欺压百姓，民愤很大，游击小组趁其女儿出嫁大事操办之机，攻破寨子，将其粮食、浮财分给了穷人。

穆靳庄的地头蛇赵振刚是当时濮县有名的大地主，儿子是伪区长，为看家护院，家里买了好几条枪。赵振刚父子仗着有钱有势，称霸一方，群众敢怒而不敢言。为了拔掉这个钉子，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徐庄、李桥等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起出动，在穆靳庄地下党员配合下，一举攻进了赵家大院，缴获了一支步枪、一支匣枪、几十发子弹、一箱手榴弹、几十块大洋。游击小组随即打开粮仓，将赵振刚囤积的粮食运走。这次斗争，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随着斗争的开展，农民在更大范围内被发动起来，手中的武器也越来越多，他们不但打击地主，就连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区民团也敢碰。1937年，东池子村住着一个区民团大队，有60支

钢枪。这年7月，在当地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徐庄游击队及其他党员群众，用智取的办法袭击了东池子，没费一枪一弹就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此后，金堤河畔农民武装分粮吃大户的斗争迅猛发展。

(县武装部)

逃不脱的日本鬼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钢丝鞭子沾凉水，
死去活来不改嘴。
吓不倒的老百姓，
逃不脱的日本鬼。

解放军来了再打场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麦子麦子你慢慢长，
解放军来了你再黄。
麦子麦子你慢慢黄，
解放军来了再打场。

观城民团大闹征粮会

(1937)

1937年，观城县县长是姜鸿元。

姜鸿元，字雁峰，其父与范筑先将军是盟兄弟，本人与国民党顽固分子王金祥又是八拜之交，靠这种特殊关系，他爬上了观城县县长的宝座。到任后，他恪守“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信条，潜心发展个人势力，置人民死活于不顾，大量派粮派款，到处搜刮民财。此人性情暴戾，处事野蛮，人送外号“姜二虎”。下级对其指令稍有拖延，便会立遭杀身之祸。莅任不久，观城县已是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1937年的一天，日寇在十王庙一带“扫荡”，群众财产遭受很大损失。时隔不久，姜鸿元又到十王庙催粮要款，这真是雪上加霜。里长李舟前出面请求宽限一段时间，姜鸿元大怒，把李舟前当场杀死，将头颅挂在观城城门上示众三天。并宣布：三天后在十王庙召开征粮大会，到期不交者，以李舟前为例。

面对姜鸿元的淫威，李舟前的几个弟兄急忙召集周围村庄的上层人物商量对策。大家认为：与其伸着脖子等死，不如组织各村力量，大闹征粮会，除掉姜鸿元，替百姓除害。为确保一举成功，又作了周密部署：一、由枪支最多、人心最齐的将军寨民团任主力，负责解决会场外围的卫兵。二、由将军寨外号“黑礼帽”的赵忠臣直接攻击姜鸿元。三、其他各村民团在会场配合行动，相机行事。

三天后，姜鸿元带一排人来到十王庙，集合周围各村村

民到十王庙开会。各村民团成员身藏武器，和其他群众一起来到会场，各自占据有利位置，待机而动。正当姜鸿元耀武扬威地训话时，只听一声呐喊，民团成员亮出快枪、长矛、木棍、大刀，向四面的卫兵发起了进攻。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毫无戒备的卫兵呆若木鸡，不少人没来得及拉开枪栓就作了刀下之鬼。赵忠臣见外围得手，立即拔出短枪，对准姜鸿元扣动了扳机。不料这颗子弹是个“臭子儿”。趁赵忠臣换子弹之机，姜鸿元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在十王庙大地主杨培凡保护下逃跑了。姜的卫兵见主子已走，便各顾性命，顷刻逃散。这次交手，姜鸿元的卫兵有20多人被杀死，多人受伤。

姜鸿元逃回观城，气急败坏地向王金祥报告，要求王金祥派兵镇压。王金祥得知这次大闹征粮会的民团成员大都是将军寨的人，便把报复的矛头对准了将军寨。将军寨人知道姜鸿元不会善罢甘休，也作了周密准备。他们一方面通过关系向范筑先将军汇报，请求范将军出面干预；一方面成立了战斗指挥部，让村中青壮年集中到一块吃住，分组在寨墙上巡逻放哨，时刻防范。他们还请了几盘红炉，抓紧打造兵器，实行全民武装，并派村民赵超凡到阳谷一带联络土匪韩殿清，欲借土匪的力量对付姜鸿元。此后一段时间，姜鸿元常派人到将军寨骚扰、挑衅，但因将军寨人防范严密，其阴谋终未得逞。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范筑先将军得知此事后，认为大敌当前，地方和政府不宜发生摩擦，决定和平解决这一官民纠纷。在他的督促下，将军寨派赵子风、赵玉相、赵雨良同姜鸿元的代表在观城进行了谈判，最后达成了四项协议：

- 1、由将军寨出资，负责埋葬死去的士兵。
- 2、解除民团武装，武器上缴县大队。

3、安排村中有志有识之士在县大队任职。

4、姜鸿元调离观城（后任濮县县长）。

事情结束后，范筑先亲自到将军寨召开群众大会，向人们介绍了当时的局势，对这件事的发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日寇入侵，大敌当前，官民要讲团结，一致对外，要以国家民族存亡的大局为重，不应自相残杀。

（樱桃园乡司法助理赵式山口述

朱玉建整理）

忆 战 友

秦 光

（一）

当年苏村鏖战急，
飞机大炮加毒气。
谁浇今日百花艳，
寒冬流尽战友血。

（二）

战友鲜血未白流，
十倍歼敌已报仇。
祖国山河光复就，
敬请英灵眠长休。

（下转第66页）

火烧栗家门楼

(1 9 3 7)

1937年冬，南侵的日军刚刚过去，朝城一带的土匪又猖獗起来。朝城北部的胡集、栾屯一带就有数以千计的土匪。这些土匪手持钢枪，牵牛架户、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附近农民深受其害。在形势逼迫下，城西许多村庄自发组织了打土匪的群众团体，他们也搞了一些土炮、钢枪、大刀、长矛之类的武器，准备随时与土匪斗争。

一天凌晨，有伙土匪又去城西北的五里屯抢劫。村民们闻风而动，人传人，村传村，约有吃顿饭工夫，十几个村的群众就各持武器集合起来了。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是张文德，他的战术是：先抄后路，团团围困，一网兜净。土匪发觉了村民的行动，马上鸣枪示威。村民们不慌不乱，一枪不放，仍按原计划行动。不大一会儿，一大帮土匪从香庙方向上来了，埋伏在五里屯东北壕沟里的村民一排钢枪、土炮，撂倒了几个前来接应的土匪，随后一阵冲杀。土匪见寡不敌众，仓惶退走。

已进入村内的土匪看到遍野的红缨枪、大刀片，又听“冲啊”、“上啊”的呐喊声，慌了手脚，赶忙登上栗家门楼，妄图居高临下，凭楼顽抗。村民们顺街道胡同，步步向门楼逼近。房顶上的人从这个房顶跳上那个房顶，“交枪不杀”声响成一片。这时，一个土匪走出门楼，说：“别打，我交枪。”王楼村的一个青年不知是计，上前接枪，被土匪一枪打倒。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那个土匪已经抽身进楼，关

门上闩了。村民们一见上当，怒不可遏，在领头的指挥下，很快搬来了秫秸、谷秸，将楼墙围住。一霎时，浓烟烈火封住了楼门，窜上楼墙，楼内一片鬼哭狼嚎，楼板、木架烧塌声相继传来。烟消火灭之后，村民们近前察看，只见七个土匪已烧得焦头烂额，有些金银首饰和大洋还紧贴着他们的尸体。

(申玉林)

(上接第64页)

(三)

战友献青春，
热血洒苏村。
今日来凭吊，
志在慰英灵。

(秦光当年在苏村战斗中负伤，后被群众抢救脱险。建国后曾在河北省储备局担任领导职务，此诗系秦光同志1983年3月在苏村缅怀战友时所作)

日寇占领观城

(1937)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南侵，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也就此开始。12月，日寇铁蹄踏进鲁西北。观城县国民党县长牛功勋带领政府人员闻风而逃。日寇得知观城是一座空城，十分高兴。12月12日，日寇华北军司令土肥原部1000余人，大摇大摆地从朝城向观城推进。此时，从芦沟桥南撤的国民党二十九军保安旅（亦称手枪旅）正在清丰。12日下午四时左右，保安旅某团三营300余人在营长周树义带领下开进观城。进城后便关闭三门（观城无北门），布置防务，并派出一个连在鲍连长带领下到小王庄设伏，以防不测。约摸八点多钟，日寇的四路纵队毫无顾忌地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数挺机枪一齐开火，毫无防备的日寇被打得鬼哭狼嚎，伤亡一片。当日寇清醒过来组织反击时，三营已经撤退。因天黑不辨敌我，日寇前后队互相射击，死伤惨重。

日寇遭到伏击，恼羞成怒，黑夜又不敢攻城，便对逃难群众和驻村未逃的群众下了毒手。观城东关五名逃难群众，刚出家门不远就死于机枪扫射之下。28岁的农民姜银海从东关向外逃，被机枪打断下肢，他痛苦地爬到村头桥下时，被一鬼子兵发现，赶上去朝后心一枪刺死。只有24户人家的吕庙村，有7名群众被日寇枪击、刀砍而死，其中有5名是60多岁的老人。

13日早晨，日寇开始攻城，三营凭借城墙掩护顽强坚

守，予敌重大杀伤。下午，敌主力部队来到，从东、南两面同时攻城，三营不支，弃城向清丰方向撤退。观城之战，共打死鬼子200余人。由于搞错了情报（原认为是伪军，战斗打响后才知道全是鬼子），致使三营伤亡100余人。

日寇进城后，便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屠杀从南街高庄一带开始，因为日寇在这里受到三营官兵的顽强抗击。当时，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群众大多在自家院里挖了防空洞。城破后，日寇从东南角涌进城，见人就用机枪扫射，挨家挨户用枪托砸门，向防空洞内扫射。青壮年和可疑的人被当场杀死。东街王兴法50多岁的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孙女，没来得及逃出城，被鬼子枪杀。河南省辛庄住南街的一家三口没有外逃，全部被枪杀在街上。一个讨饭的藏在麦秸堆里，屁股上被刺刀扎了好几个血窟窿。南街四十多岁的农民杨金池没有逃出去，鬼子进院后要鸡蛋吃，他听不懂，鬼子摸摸屁股，他以为鬼子要解手，就向厕所里领，被鬼子用刺刀挑死。鬼子在城里杀完了，又到城外去杀。在城南郭连庄，鬼子分别把群众押到关老爷庙前的大洼坑和后村的一个空场里，跪成一长排，挨个用刺刀挑死，仅这一村就有60余人遇难。据后来统计，这次惨案中共有150多名群众被杀，仅南街被杀绝的就有4户。南街高庄子张显密一家有8人死于鬼子的屠刀之下。

在这次大屠杀中，鬼子行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除枪击、刀挑外，还使用了开膛、砍头、断肢、凌迟、火烧、碎尸等灭绝人性的方法。南街农民张聿魁等，被鬼子开膛破肚，肠子淌了一地。张怀起的肚皮被刺刀挑开一尺多长。吕庙村被害的7人中，有3人被砍了头，有的还把头弄得不知去向。南街高庄子一个农民被鬼子的洋刀削去一只胳膊，活活疼死。岳坊村农民吕富亭，被鬼子先砍掉左臂，而后挑开肚

子，砍掉右臂和头颅。南街崔毅全被鬼子用刀将脸上的肉一块块割掉。吕庙村农民李迷路，脸被全部割烂，嘴被刀割到两耳根，喉咙被割断。原庄农民原守印被杀后，又被放到火上烧熟。鬼子在西街一屋内发现一名三营伤兵，当即将其剥成肉泥。西街有20多名未逃出去的妇女，40岁以下者皆被轮奸，有的被糟蹋致死。鬼子占领观城不几天，城内及附近村庄的家畜家禽全被吃光，衣物粮食被抢劫一空，房屋烧毁不计其数。仅不足百人的郭连庄，就被烧毁房屋一百多间。

受害最深者反抗最力。面对日寇的屠刀，观城人民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勇敢地展开了斗争。后来，观城成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它和濮县、范县连成一片，被誉为“钢铁小延安”。

（县党史办）

抗战要靠毛泽东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鱼靠水，箭靠弓，
抗战要靠毛泽东。
船靠舵，屋靠梁，
百姓要靠共产党。
鸟靠林，树靠根，
打仗要靠八路军。

范筑先两收范县城

(1 9 3 8)

1937年12月日寇攻陷济南后，遂将矛头指向兵家必争之地——徐州。进驻平汉线北段的日寇，为了选择黄河渡口，抄袭徐州守军后路，不断派兵进犯濮、范、观地区，并于1938年3月19日占领了范县城（今古城）。敌人进城后大肆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当时驻聊城的范筑先将军为抗击日寇，解民苦难，即调保安第一营、卫队营、骑兵连和他的警卫部队约千人，从阳谷向范县进击。20日下午4时到达范县城东北约25里之李台村，吃过晚饭继续前进，到范县城北20里之舍利寺宿营。

当时范县城内敌兵约300人，其中鬼子不过百人，其余都是伪军。有轻重机枪30余挺、迫击炮2门、三八式野战炮2门。范县城断壁颓垣，极为破碎，无险可守。我参加战斗的除范筑先亲自率领的千余人负责攻击北门外，另有刚调来的二十一支队袁寿山团担任东门攻击任务。总攻击于3月21日拂晓开始。范筑先亲率传令队、手枪连和保安第一营从北门攻进城内，毙敌10余人，晨6时许将守敌击退，上午9时全部进入范县城，司令部设在东街路北盐店内。

3月23日晨，范筑先率主力向濮阳追击敌人，范县留下卫队营第四连及本县公安队50余人，由县长周子明为总指挥负责城防。敌人见我主力部队撤走，于3月24日从郓城调鬼子七八十人，伪军百余人，带钢炮4门、攻击炮4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10余挺，再次向范县进攻。范筑

先得到情报后，一面命令县长周子明固守城池，一面率部队急行军赶来范县，于25日上午10点进了南门。随即留保安第一营和原留守范县的卫队营第四连防守城东北角和东南角，自己亲自带着手枪连、传令队出城，从护城堤里向外打；敌人则从堤外小河东岸一个小村向城里打炮。1小时后，敌人在炮火掩护下渡过小河冲上来。卫队营、保安第一营从城墙上飞奔而下，反击敌人，双方只有一堤之隔。不大一会儿，敌人放开了烟幕弹，并在烟雾掩护下冲上来，占领了制高点，我军被迫退到城东北角的斗虎店。

敌人占领范县城后，从城墙上向斗虎店炮击，有一发炮弹打进我军作为指挥所的破庙，落在离范筑先不远的地方，又一发炮弹将房顶掀起，范筑先丝毫不为所动，沉着指挥，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反攻，一直相持到天黑。第二天拂晓，敌人出南门向濮县方向逃窜，范县再次收复。范筑先仍留周子明县长带公安队和卫队营第四连守城，自己率保安一营及手枪连再次向濮县进军。

（据张维翰回忆录整理。张维翰系河北省馆陶县人，曾任筑先纵队司令员、新八旅旅长等职，已去世。）

莘县事变

(1938)

“七·七”事变之后，莘县的国民党县长王嘉猷闻风而逃，莘县陷入极端混乱状态。1937年底，我党与国民党第六专区专员范筑先将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1月，共产党员吕世隆出任莘县抗日政府第一任县长。

吕世隆，字道宏，泰安县人，生于1909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曾在范筑先将军部任政训处干事。担任莘县县长后，他一心致力于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在推动和发展莘县抗日形势的斗争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献身精神，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积极筹建农民互助会、青抗先、妇救会等各种抗日团体，并在农村实行去除免征点的合理负担法，优先给农互会会员发放社会救济粮和贷款，组织反封建反霸的“清乡”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仅几个月就把莘县由于两月无政府和国民党溃兵劫难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扭转了过来。我党和范筑先将军共同提出的“建立廉洁的抗日政府”的口号被吕世隆在莘县落到了实处，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诋毁共产党不会搞政权、只是实行赤化的滥言。在鲁西北各县县长联席会议上，范筑先将军多次指出：“莘县搞得最好，你们要学莘县。”并称赞吕世隆同志是“模范县长”。

由于莘县出现的抗日大好形势，吕世隆被国民党顽固分子视为眼中钉。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曾拟撤换之，因范

筑先将军据理力争未能得逞。但在县政府内部及其周围，敌视吕世隆的反动势力依然存在，并在暗中加紧活动。吕世隆出任县长后，恢复了县大队，并自任大队长。但是，这个县大队是旧政权遗留下来的队伍，政治背景与组织成份相当复杂。大队下分三个中队：一中队长刘建堂，外号“大老虎”，是个老兵痞；二中队队长马金璧，曾参加国民党，其哥哥是国民党特务；三中队队长张腾魁是国民党的县常委。为了掌握这支队伍，吕世隆曾派共产党员马兴堂到二中队担任指导员，可他和马金璧是叔侄关系，实际上没起任何积极作用。派到二中队的另一名党员安子玉，在关键时候贪生怕死，丧失党员气节。后吕世隆发现了一些问题，撤掉了一中队队长刘建堂的职务，并派共产党员曹斌和宋英分别任队长和指导员；派共产党员陈瑶朴任三中队指导员，但并未彻底清除顽固势力的恶劣影响，县大队仍然是鱼龙混杂。混在队伍中的反动分子利用自己掌握的那部分权力，暗中网罗地痞流氓和顽固分子，羽翼渐丰，他们焦急地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1938年11月13日，日寇进攻聊城。国民党反动分子王金祥暗中勾结日寇，出卖了范筑先将军，聊城形势十分危急。在这严重关头，莘县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也加紧活动。这股反动势力，由其头子惠迪德主持，吸收民团首领、土匪孙怀玉和刘建堂、马金璧、张腾魁参加，不断召开紧急会议，预谋配合日寇攻聊的军事行动，推翻莘县的抗日政权。

11月14日，莘县与聊城的通讯联系中断。国民党山东省民政厅长李树椿从聊城来到莘县，对吕世隆说：“聊城已被敌人包围，范司令正登城指挥。”吕世隆得此消息，立即派曹斌和县大队政治部主任訾修林带一部分人去聊城增援，以便帮助聊城机关部队突围。部队刚出东门不远，一中队的

阴谋分子就开始串联，煽动哗变，不听指挥，吕世隆只得命令部队原地待命。15日，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殉国，大批人员逐渐从聊城撤到莘县城内。专署秘书齐燕铭也带着政干校一部分学员转移到莘县来。16日晚9时，东门报警，说发现日寇20辆汽车从聊城向莘县开来。其实，这是阴谋分子发动暴乱的第一步。他们以为，只要听说日军进逼莘县，吕世隆也会象王嘉猷一样闻风而逃，这样就可以弃城逃跑为借口，将吕世隆杀死。不料吕世隆毫无逃跑的打算。晚10时，吕世隆召集政训处张炳元和王惠卿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估计了内部潜藏的坏人乘机闹事的可能性，决定请十支队迅速派部队来莘县支援。张炳元执笔给张维翰写了告急信，为防发生意外，派农会副会长白璞和县政协委员冯子华分头去送。张司令见信后，立即派骑兵排直奔莘县。骑兵排行至离莘县城五六里的地方听到城里有枪声，来到城下时，城门早已关闭。他们哪里知道，就在他们向莘县急驰的时候，城内暴乱已经酿成，吕世隆县长已经壮烈牺牲了。

事变发生在11月17日。这天上午9时许，吕世隆去三中队作了队前讲话，讲话时感情有些冲动，不指名地批评了一些人。三中队队长张腾魁做贼心虚，立即向国民党县党部作了汇报。县党部负责人惠迪德和秘书孙光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他们原计划夜间12点暴动，现在察觉吕世隆已有准备，怕夜长梦多，便决定提前在下午4时行动。下午4时许，在惠迪德、孙光远唆使下，张腾魁在连队前煽动说：

“吕县长扣发军饷，我们找他算帐去！”于是，刘建堂、张腾魁、马金璧带着几十名士兵，一个个赤着半边臂膀，露着胸口，手提张着机头的盒子枪，口口声声喊着“找他算帐”，出了大队部，直奔县政府而去。王惠卿在街上看到这种情

况，急忙去向吕世隆报告。进屋后，见吕世隆正和刘建堂的父亲刘玉珂谈话。听了王惠卿的报告，吕世隆马上抓起电话要大队部，问“刚才什么人去大队部了？”那边回答：“是刘连长”。吕世隆一听是已被撤职的刘建堂，气冲冲地说：

“哪个刘连长？干什么的刘连长？你赶快派人给我拿住这个刘连长！”这时刘玉珂坐不住了，忙站起来对吕世隆说：

“吕县长息怒，小孩子不懂事，让县长生气，我去看看。”说着脱身要走。吕世隆一把抓住其右臂，说：“我对你们刘家爷们已经仁至义尽了。”这时，刘建堂带来的人已经上了东面和南面的房顶，一面喊着“要军饷”，一面向办公室开枪。警卫员段力耕出来看了看，马上被扭了起来。吕世隆一步跨出房门，房顶上倒没人开枪了。吕世隆大声问：“大家弟兄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房顶上回答：“老爷们要军饷，快把钱柜打开分了吧！”吕世隆又问：“不是昨天刚发了饷吗？”房上说：“发那几个钱不行，国库里有的是大洋！”吕世隆耐心地说：“国库里钱是有，那是国家的钱，是抗日的资本，不能随便动用！”房顶上吵吵说：“你是想学王嘉猷，要带着钱柜子逃跑！”吕世隆说：“弟兄们放心，共产党跟王嘉猷不一样，我姓吕的决不会动用分文，钱保证留着给大家发饷。如果现在把这点抗日资本分掉，今后我们的枪里就没有了子弹，肚里就没有饭，怎么能打日本鬼子！”房顶上静了片刻，刘建堂忽然大叫：“把枪都给我推上顶门，手榴弹打开盖，哪个后退一步，老子今天就毙了他！”吕世隆刚退到屋里，房顶上又开始打枪，还扔下来几个手榴弹。手榴弹爆炸的烟尘未散，房顶上又有人喊：“点火烧死他！”随着扔下来几捆点着火的高粱秸。吕世隆见劝说无效，便命令警卫班长王梦周把机枪架到门口射击。王梦周把机枪架到门槛上，却不开枪。吕世隆说：“你不愿打，

我打！”王梦周幸灾乐祸地说：“现在你打不响了。”原来王梦周已按刘建堂的安排，把机枪梭子藏了起来，使房内这件唯一有威力的武器成了废铁。这时，北屋顶上也有了人，踩得房顶哗哗地落土。刘建堂一摆手，枪声停了，他挥舞着匣枪对着北屋大叫：“姓吕的共产党员，快把钱柜钥匙交给老子吧！你小子跑不了。你现在在老子一亩三分地里，刀把子老子拿着！”吕世隆一见，怒火中烧，拔出腰里的“二十响”，大声骂道：“姓刘的，你别跑，老子今天跟你拼了，非打死你这个卖国汉奸不可！”说着朝刘建堂连开几枪。无奈他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枪法不佳，不但没打着刘建堂，反倒把自己的手指挤破了。刘建堂象只被打急的狗，声嘶力竭地命令士兵：“小舅子，都给我跳下去！给我抓活的！姓吕的从谁手下跑了，老子要谁的命！”一刹时，房上的人纷纷跳下来，堵住了北屋门。刘建堂、马金璧、张腾魁也跳了下来。刘建堂命令士兵闪开，他要亲手抓住吕世隆。探头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他爹刘玉珂在屋里。老家伙浑身是土，脸色蜡黄，话也说不出来了。吕世隆流血的手紧握“二十响”，正对着刘玉珂的脑袋。

刘建堂见事不妙，立即变了面孔，他转回来训斥士兵：“谁叫你们这些舅子来的，还开枪放炮的。都他妈的给我滚回去！”士兵们退出去了，刘建堂也把手枪扔掉，两手抱拳，点头哈腰地直嚷：“误会误会，请县长包涵。我刘某请求县长处分。”说着便退了出去。吕世隆相信了刘建堂的“抱歉”，认为暴乱已经平息，便把刘玉珂放了。

大约过了两顿饭工夫，也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三连长张腾魁又来给吕县长“赔礼”了。他只身一人，两手空空，一见吕世隆就高声喊：“刚才县长受惊，县长受惊！”没等吕世隆回答，他又接着说：“一、二连长这两小子真混

蛋，不顾抗日大局，不讲国共合作，刚发了军饷又要军饷，真是岂有此理！都是自己人，啥事不好商量。动不动就开枪放炮，我看他俩都该枪毙！不过，吕县长，他们俩现在都后悔了，恨自己太莽撞。他俩不好意思见您，叫我替他们磕头赔礼来了，并请求县长给以处分。”说着真的跪了下去。吕县长不知是计，弯腰去拉，嘴里还说着：“都是自己人，何必这样。”这时，张腾魁已把暗藏的德国造手枪顺着袖筒滑到了手里，冷不防对着吕世隆的腰部连开两枪，吕世隆只哼一声，便扑通一声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这年他才29岁。①

吕世隆牺牲后，莘县抗日形势急转直下，大批抗日积极分子被迫撤出，抗日组织和抗日设施被取消和破坏，吕世隆同志呕心沥血，艰苦开创的大好抗日局面遭到严重摧残，莘县再度陷入白色恐怖状态中。一个月后，鲁西北特委决定重新成立莘县县委，在李净庄李志勋家里召开了第一次县委会议，宣布王惠卿任县委书记，白璞任副书记，杜澄任组织部长，张英任宣传部长，崔强任交通部长，赵仁山任统战部长。县委重建初期，活动仍十分困难，常常是白天在冠县的一些村庄住宿，夜间才进入莘西一带开展工作。

（据王惠卿回忆录和孙堂来稿整理。其中吕世隆牺牲一段的细节材料的口述者是孙代昌，他当时是县政府的伙夫，正在伙房做饭，是这一事件的亲见亲闻者。王惠卿系莘县燕店乡儒林庄人，建国后曾任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现已离休。孙堂系莘县第三中学教师。）

〔注释〕

①制造“莘县事变”的几名首要分子的下场：莘县抗日政府原警卫班长王梦周，本系中共党员，后叛党投敌，盗走

警卫班的轻机枪梭子，使吕世隆同志在与叛乱者斗争中陷于被动。事变后不久，莘县人民政府以叛徒罪判处王梦周死刑。县大队二连原指导员马兴堂，本系中共党员，莘县事变中参与叛乱。吕世隆牺牲后，他又受马金璧指使扣留了訾修林、王惠卿等同志的匣枪。事变后不久，鲁西北地委以叛徒罪判处马兴堂死刑。大汉奸、国民党顽固分子刘建堂是莘县变变的指挥者，系这次叛乱的首犯。事变后，他投降日寇当上了伪军中队长。日本投降后，被莘县人民政府判处死刑，行刑前死在监内。国民党顽固分子马金璧，也是叛乱的组织者之一。莘县事变后，他在莘县城北小安头出任国民党莘县县长，积极反共。五十年代张俊杰任莘县县长时，将马金璧判处死刑，处决于县城东关外。国民党顽固分子、大汉奸张腾魁，在事变中亲手杀害了吕世隆同志，可谓罪大恶极。事变后，他当上了日伪军的中队长。后来在一次“扫荡”中，被我党派进其中队的地下工作者击毙。

反 扫 荡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反扫荡，齐心干，
不给鬼子一顿饭。
粮食背了走，
牛羊赶出圈，
门上挂个手榴弹。

刘志远与王金祥莘县、河店之战

(1 9 3 8)

吕世隆县长被杀害后，为向国民党反动派夺回并继续保持莘县这块抗日阵地，十支队司令员张维翰派刘志远率机枪营于1938年11月26日进驻莘县。国民党顽固派张腾魁等用缓兵之计将刘志远拒之城外，专等聊城援兵来到内外夹攻。这时，李树椿已派王金祥驰援莘县。

李树椿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派的鲁西行轅主任，王金祥原是中共直南特委组建的游击队第二支队的司令员。李树椿秉承沈鸿烈旨意，千方百计与范筑先将军作对。李树椿收买了王金祥，王金祥背着范筑先解散了十三支队，枪杀了副司令员王青云和政治部主任汪毅。李树椿和王金祥一唱一和，在日寇攻打聊城时出卖了范筑先，给抗日队伍造成了惨重损失。11月26日，李树椿接到张腾魁报告，立即派王金祥率二支队、二十一支队约三千人于27日赶到莘县，突然对我十支队机枪营发动袭击。机枪营英勇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向城北撤退。营教导员潘玉麟牺牲，部队伤亡很大。刘志远率部退至河店，顽军乘夜赶来，于28日拂晓将河店包围。机枪营顽强抗击，打退敌人数次进攻。下午3时，刘志远率部突围，撤至北馆陶休整。

(县武装部)

日伪军袭击十军团教导总队

(1 9 3 9)

1 9 3 8 年冬，蒋介石为了装点门面，表面上打出了抗战招牌，命石友三率国民党十军团移驻冀南。1 9 3 9 年1月，石友三率部到达南宫一带，远处敌后，不免心怯。后来得到了八路军的配合和支持，胆才开始壮了起来。

1 9 3 9 年2月，十军团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在河北巨鹿重创日军，而后南撤。敌纠集邯郸、临清之日伪军乘40余辆汽车尾随追击。2月17日傍晚，十军团教导总队至莘县西十余华里的赵官日一带，估计敌人不可能追来，再加上连日行军，部队疲困不堪，便决定在赵官日宿营。18日（农历腊月三十）上午，派赵官日村民赵登山去西北方向探敌动向。下午，赵登山尚未回来，就见赵官日西北烟尘滚滚，敌之汽车48辆追至，每辆汽车上20多人，配有两挺机枪。赵官日村中顿时大乱，村民纷纷向村北逃散。教导总队从睡梦中惊醒，急忙向村东南撤退。敌行至村西约100米处，首先向往北跑的群众开枪扫射，待发现不是部队后，敌之大部转向村南开去，7辆汽车穿村而过，在村东小庙处稍停加水后，继续向东南方向追击。当时正值冬季，田野里毫无隐蔽之处，教导总队所属之干部大队、学兵大队和政工大队枪支甚少，基本上没有战斗力，无法与敌对抗，只有夺路奔逃。教导总队的人在前面跑，敌汽车在后猛追，并用架在车顶上的机枪疯狂扫射，不时有人中弹身亡。追至赵官日东南5里的李楼，敌见教导总队有人翻墙入村，就立即包围了

李楼，下车挨家搜查。日军闯进李运申家，开枪打死了他的父亲、祖父和三叔，又向屋里扔炸弹一枚，李运申的哥哥、曾祖母和妹妹被当场炸死。日军还残无仁道地刺死了村民李文柱等5人，共杀死我群众11名，打伤无数。敌又向村南打炮数发，未再南追，于天黑前进驻莘县城。此役，十军团教导总队死20多人，伤无算。

时刘伯承、陈赓率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张鲁集东南十八里的肖庄（肖郭庄）一带宿营，闻讯后，即令七七一团占领阵地，掩护十军团教导总队南撤，并代为收容。对此事《陈赓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原来预定在朝城西二十里东西肖家、张汉平一带宿营，我七七一团不加审察，进到张鲁集东南之肖家庄误为东肖家，即进入宿营，后与地图对照，始知为误，但也只好将错就错。十三时，聊城之敌汽车四十余辆进占莘县，并向张鲁前进，与我骑兵团接触。敌不得手，转而袭击石军团教导总队。该队一触即溃。我当令七七一团占领阵地，掩护其撤退，并代为收容。黄昏，经东肖家稍事休息，仍继续前进。”

（俎店乡供销社退休干部王福昌、刘庄乡赵官目村民赵福山、赵法山、俎店乡李楼村民李希章、董杜庄乡肖郭庄村民肖俊月、张文岭口述

王志国、杜言青整理。）

智擒“魏二别子”

(1939)

1939年5月，莘县抗日游击大队在大队长王惠卿率领下，拔掉了姬家据点。不久，县大队又配合十支队机枪营打掉了二、三区区部。8月，击毙了汉奸李大君。李大君的内弟跑到日本宪兵司令处，苦苦哀求为其姐夫报仇，并抄了王惠卿的家，把王惠卿的弟弟逮捕并押送到城里。

消息传到县大队驻地崔马固，战士们一致要求去县城营救。王惠卿说：“敌人抓人是为了报复。城里有十几个中队的敌人，我们只有一个连，不能硬打，只能智取。”经过一番商议，确定了两套行动方案，组织了一个六人行动小组，由曹连长带队，在天傍黑时出发了。

天黑不久，六个人赶到了离县城一里多地的小刘庄西头。曹连长和孙代昌化装成一区区长王德泽的护兵，手提礼盒，大摇大摆地进了村，直奔伪商会长刘玉珂（汉奸中队长刘建堂之父）的家。走至大门外，孙代昌高声喊：“刘太爷在家吗？王区长派我们送东西来了。”家丁说：“刘太爷进城开会还没回来。”曹连长怕家丁说谎，径直进了院，乘家丁不备，一脚踢掉其手枪。然后，孙代昌看着家丁，曹连长按屋搜查，果然不见老家伙踪影。活捉刘玉珂的计划落空了，他们迅速撤出村，与担任警戒的战士会齐，都换上带来的日本军装，开始执行第二个行动方案：到魏马厂捉拿汉奸处长魏雪桥的父亲“魏二别子”。

魏马厂位于城西南，离城约10里路。为争取时间，他

们选择了经过西门外的近道。西门外有敌人的第一道岗哨。曹连长从路沟里爬到哨兵身后，一个箭步上去用绳套住哨兵的脖子，象背死狗一样将哨兵勒死扔到路沟里。赶到魏马厂时，大部分群众还没有睡觉。曹连长摹仿日本兵的腔调高喊：

“老百姓害怕的不要，皇军要搜查八路的干活！”孙代昌装成翻译官，将曹连长的话重复一遍，并叫乡亲们各自回家，不要乱动。说着，就进了魏家大门。曹连长仍用半通的日本式汉语问家丁：“魏二太爷在家的有？我的叫他领着搜查八路的干活！”家丁忙向曹连长深深鞠了一躬，说：“二太爷在家，太君的请进。”曹连长也不还礼，只说了一声“哈依”，便往里走。到堂屋一看，老家伙正躺在炕头上抽“老海”（海洛因）。孙代昌一步跨进屋，对魏二别子说：“我们是莘县抗日游击大队，王惠卿大队长有请魏二太爷！”话未落音，曹连长就给老家伙上了绳。老家伙吓得浑身筛糠，上牙打着下牙说：“我去！我去！”曹连长押着魏二别子头前走，孙代昌在魏家大门上写道：“一不要钱，二不杀人，为的是人换人。”

东方发白时，行动小组回到了崔马固。没过几天，汉奸队从城里放回了王惠卿的弟弟，我县大队也放了“魏二别子”。

（孙堂）

俎店战斗

(1939)

1939年2月18日，日军占领莘县后，按原区划建立了六个伪区部：一区设在城里，区长王德泽；二区设在姬家，区长王卫侯；三区设在燕店，区长王积善；四区设在纸房，区长吴名扬；五区设在魏马厂，区长窦玉琛；六区设在黄楼店，区长魏树芬。四、五月间，姬家汉奸据点打伤我县通讯员张学庆。为了方便抗日工作开展，我决定拔掉姬家和燕店两个据点。在地委书记张炳元建议下，县委书记王惠卿和筑先纵队十支队机枪营取得了联系，决定由王月波领着杜培山营长带一个连打燕店，王惠卿领陈中民副营长带一个连打姬家。两处都是夜间行动，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抓获了几十个汉奸，缴获了几十条枪，处决了两个罪大恶极的汉奸。

这次行动打痛了敌人。敌人为了维护从聊城去大名的主要兵站基地，于10月26日由聊城、冠县、阳谷、莘县各各据点抽调兵力，向在莘北活动的我筑先纵队二营合击。二营跳出合击圈，与三营会合、进驻俎店。一天，一百多鬼子和刘仙洲的汉奸队，还有几十名骑兵包围了我军驻地，我军立即组织反击。当时我方总指挥是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前线指挥朱德崇，二营营长曹丕堂，三营营长赵健民。总的反击部署是：二营守俎店正面，三营在东北角侧应。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由于双方力量悬殊，二营伤亡50多人，被迫撤出去了，鬼子冲进了俎店街里。不久，二营经过整组重又打回街里。二营在里面打，三营趁机从外面抄敌人后路，里外夹

攻，敌人乱了阵脚，一下子垮了下来，向莘县方向狼 狈 溃 逃。这一仗共毙伤敌 1 5 0 余人，俘获日伪军 3 0 多人，缴获战马 1 0 余匹，大长了我军士气，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我三营教导员刘启安、指导员李永瑞等共 3 0 余名指战员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据县武装部来稿和县史志办资料整理）

共产党带来太阳光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从前给人扛长活，
一天到晚受折磨。
财主老嫌做的少，
稍慢一点就挨吵。
人家有嘴咱没嘴，
肚里光能装苦水。
想起过去扛长活，
眼泪流了一缸多。

共产党，到冀南，
领导穷人把身翻。
财主一看世道变，
忙把穷人另眼看。
贫苦兄弟莫心伤，
共产党带来太阳光。

魏庄战斗

(1939)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抗日战争形势仍处于敌强我弱的阶段。华北县以上城市和交通要道先后被敌人占领和控制，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虽已普遍展开，但抗日的武装力量尚不够强大。当时的中共莘县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是王惠卿。这年9月，莘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前柴庄张明月家里成立，十支队情报科长郭澄之任县长。12月，抗日政府驻魏庄，先遣纵队司令部驻东江店。

12月12日晨6时许，忽然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占据莘县县城的敌人正向我根据地开来，先头部队已到达西王庄一带。王惠卿分析：敌人此次行动的目的很可能是攻击我军活动的中心区魏庄。他一面命令县大队即刻出发迎击敌人，一面给住在东江店的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写信报告情况。李司令员接到情报，立即与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分工：王幼平带直属队立即转移，并发动群众，组织担架队，准备救护伤员；李聚奎带两个营组织战斗，迎击来犯之敌。

李聚奎将一个营布置在魏庄埋伏，另一个营占领了崔马固，县大队则埋伏在崔马固东北、魏庄以南的有利地段。果然不出所料，敌人此次侵掠的目标正是魏庄。他们准备先占崔马固，再占魏庄，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有围寨、易守难攻、便于出击的村庄早被我八路军抢先占领了。敌人无可奈何，只好龟缩在魏庄村南的一棵大杨树下，很长时间不敢

贸然组织进攻。

敌人这次共出动日伪军200余人，其中日军约70余人，伪军130余人，携带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各1挺，并有两辆马车拉着满车的弹药。太阳快落山了，敌人仍没有动静，我军主动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冲锋号一响，我军指战员个个奋勇向前，英勇杀敌。枪声紧一阵，慢一阵，一直持续到深夜。快到半夜时，敌人胡乱放了一阵排枪，便夺路逃跑，向东王庄方向撤退。我军快速追击，一直追到董王庄，城里的敌人出动汽车接应，这股残敌才得以逃回城内。这次战斗共击毙鬼子40余人，毙伤伪军60余人，缴获战马数十匹、掷弹筒1支、步枪80余支，其他军用物资一大宗。经过这次战斗，日寇有半年时间没敢出城门。

（王惠卿）

马颊河水日夜流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马颊河水日夜流，
抗日歌曲唱不休。
唱得太阳放金光，
唱得大树直点头。
唱得月亮光灿灿，
唱得鬼子掉了头。

观城争夺战

(1938——1940)

“七、七”事变后，驻守北京各线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其军部和国民党军政要人鹿仲麟、冯治安等撤至观城，住城内东大街。日寇飞机尾随而至，对观城城关连续轰炸，观城从1937年10月便进入了战时状态。11月，日寇土肥原师团攻陷观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观城惨案”。

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党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发展党的组织，坚持发展抗日救亡斗争。1938年11月聊城失陷后，国民党顽固派李树榕、王金祥疯狂捕杀共产党员，破坏抗日组织，控制了县政府和县大队。1940年，我军发动讨石战役，把石友三、鹿仲麟及其所部赶到了陇海路以南。聚集在观城一带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鲁西行署、聊城专署和十几个县的党政机关、县大队训练班近万人，被我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和冀中军区所属的南下支队围歼。2月，观城解放。5月1日开始，日寇坂垣师团向我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围剿，国民党十军团尾随日寇从陇海路以南卷土重来，于7月上旬攻占观城。10月4日，十军团发生内江，石友三被其部下高树勋军长杀死，高升为集团军司令。为了收缩防地，免被袭击，高树勋将十军团驻观城的部队撤到濮县，观城第二次获得解放。此后，观城成了坚强的抗日根据地，成了冀鲁豫边区的领导机关所在地。

(县武装部)

富余集伏 击战

(1 9 4 0)

1 9 4 0 年 1 月，我筑先纵队机枪营（亦称十支 队 一营）驻守王奉富余集。机枪营在莘北一带多次重创敌人，敌人对其恨之入骨，必欲灭之而后快。1 月 7 日拂晓，机枪营接到情报：聊城、大名的日伪军寻找我机枪营决战，已经向富余集方向逼来。营长陈忠民、教导员张敬一闻讯后，立即将 4 0 0 多人的部队分头埋伏在村北村南，占据了有利地形。太阳一竿子高时，日军 1 5 0 0 多人、伪军 5 0 0 多人由村北向我扑来。他们依仗人数和装备上的优势，先以炮火向我袭击，然后成数路纵队向我全线进攻。机枪营的指战员沉着应战，当敌距我前沿 7 0 米左右时，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从早晨激战到中午，共毙敌 2 0 0 余名。后敌增援部队来到，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之下，我军主动撤退。这次战斗，我方伤亡 7 0 余人。

(县武装部)

消灭朝城顽匪王金祥之战

(1 9 4 0)

1940年1月，我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和黄河南的杨勇部队，联合打击了盘踞于朝城一带的国民党顽军王金祥部。

1938年11月日寇攻打聊城时，王金祥置范筑先将军于不顾，仓惶率部出逃，占领了朝城周围地区，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委任为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司令部设在朝城。他所率部队被编为第六旅，王金祥自任旅长。这支反动军队经常活动于莘、堂、阳、寿、濮、范、观、朝等县。王金祥忠实执行蒋介石“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处处以抗日军民为敌。他经常派出队伍与我军摩擦，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破坏抗日斗争，切断了鲁西北与鲁西根据地的联系。1939年7月，他派特务营长马泽远在朝北化庄杀害了我鲁西北地委书记张炳元，欠下了人民的累累血债。为了打击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打开两大根据地之间的通道，我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决定和黄河南的杨勇部队联合，消灭这支反动武装。战斗于1940年1月进行。根据统一部署，杨勇部打南门，筑先纵队打北门，先遣纵队打西门。三面同时发起攻击，很快攻进城内。王金祥率部队向西南逃窜，企图向驻扎在濮县、濮阳一带的高树勋部靠拢。我军跟踪追击，至濮县一带，将其所率第六旅全部击溃。其他各部有的被俘，有的溃散，王金祥率少数残兵向东逃窜。

攻占朝城之后，我又收编了驻在朝城北部的刘金陵一个

团。这时，我军“驱鹿逐庞讨伐石友三”的讨逆战役在河北展开，宋任穷、程子华率讨逆部队追至鲁西北，石友三带残部退至黄河沿岸。这样，朝城、观城、范县、濮县大片地区均已在我控制之下，使鲁西北和鲁西南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1940年2月，朝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傅亚屏任县长。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朝北工委和朝南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朝城县委，赵西岳任书记。鲁西北大片地区解放，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县武装部）

老蒋快去把账报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美国枪，美国炮，
美国军装美国帽。
碰到人民解放军，
死的死来逃的逃。

满地枪，满地炮，
解放军看了哈哈笑。
这个说，那个道：

“老蒋快去把账报！”

一夜扫光四个伪区部

(1 9 4 0)

1 9 4 0 年初，莘县境内有三个政府：一个是刘仙洲的汉奸政府；一个是驻在小安头的专搞反共磨擦的国民党政府，县长是杀害吕世隆的帮凶马金璧；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这年初秋，先遣纵队根据形势需要，准备在莘县开辟一下工作。行动方案有两个：一是攻下莘县城，使伪政权全部垮台；二是把伪区部全部拿下来，孤立县城，围困敌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实施第二个方案。

当时汉奸政府控制下的区部有四个，分别设在冯海、杜家、柴庄等村。部队的分工是：骑兵连去打较远的一区，肖永智政委由王惠卿作向导带一个连打二区，赵健民打四区。三区的伪区长是我们的敌工关系，只需布置一下就可以了。打一区的骑兵连行动快，动手早了一点，二区闻讯后，伪军都上了围墙，夜间不好行动。天亮后，肖永智带头跳下二尺多深的水壕。这一行动被敌嘹望哨发现，待攻进区部时，除岗哨被活捉外，其余人都跑光了。四区的伪军负隅顽抗，被赵健民所部迅速消灭。这次行动，实现了一夜扫光四个伪区部的计划，活捉了汉奸区长王积善，俘敌 3 0 多人，为我抗日政权的发展初步扫清了道路。

(王惠卿)

怒砸南阳招兵处

(1 9 4 0)

1940年初，国民党顽军石友三为了发展其反动势力，到处招兵买马。当时的南阳就有石友三的一个招兵处。这里名为招兵处，实际上是莘北兵痞流氓的集合地。他们吃喝嫖赌无恶不作，随便开条子向老百姓索取钱物，稍不如意就殴打、罚款。群众对这些家伙恨之入骨，希望能早日除去这一害。县委根据群众要求，决定把招兵处交群众处理。群众闻讯后，立即自发地采取行动。抗日自卫队很快集合了四五百人，分几路包围了招兵处。县大队长王惠卿、县长郭澄之、动委会主任丹彤都参加了这次行动。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将招兵处的13个坏蛋全部用红缨枪扎死。

(王惠卿)

讨伐石友三战役

(1 9 4 0)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一面对国民党政府、军队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一面从广州、武汉回师华北，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我党我军及其他敌后抗日力量。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在敌后加紧同我制造磨擦。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原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被任命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后又加委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这年12月，石友三率第十军团由鲁南到达冀南，成为国民党顽固势力在冀南、冀鲁豫地区同我制造磨擦、破坏抗战的主要军事力量。我华北讨逆野战军在司令员宋任穷、政委肖华、程子华指挥下，于1940年连续4次讨伐石友三，均获全胜。

第一次：1940年3月4日，鲁西、冀鲁豫、冀南三大主力联合讨伐石友三，筑先纵队独立团也参加了这一战斗。战斗共打了7天，毙伤顽军3600多人。蒋介石严令石友三不得退过黄河，要在黄河北继续向八路军进攻。4月，我鲁西部队、冀鲁豫支队在濮阳再次痛击石友三部。

第二次：1940年6月28日，与日军达成密约的石友三部3万余人，由日伪军开路，重占我濮县城和濮阳、清丰、范县、观城一带，企图在日伪军支持下控制清丰、濮阳以东地区，联合鲁西北顽军齐子修等部，切断我华北与华

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根据集总命令，由宋任穷、肖华统一指挥，以冀南之新四旅、新七旅、新八旅各一部和冀南骑兵团为中央纵队，以晋西独立支队（支队长陈士榘，政治委员林枫）和鲁西运河支队为左纵队，以二纵队新三旅、民一旅和冀中南进支队为右纵队，对再犯我根据地的顽军石友三部发起第二次反击作战。11日至17日，我军在范县房子铺、颜村铺一带重创顽军，毙伤敌2700余人。26日，日军由寿张出动快速部队2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我奔袭。石友三部在日军支持下，深沟高垒，暂取守势，并唆使封建地主和会道门反动头子，胁迫群众组织“快道会”，反对我军，以挽救其危局。在不到2个月时间内，“快道会”蔓延到濮阳北部、东部和清丰、南乐、滑县一带，对我根据地中心区造成严重威胁。

第三次：1940年8月4日至12日，我先后在朝城、堂邑等地给顽军齐子修部、王金祥部以沉重打击，粉碎了鲁西北顽军向南策应石友三部的企图。8月中旬，我反顽指挥部召开会议，决定采取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双管齐下、长期斗争的方针。从下旬起，我军主力逼近顽军，逐步压缩其盘踞地区，并派出精干小部队截断其粮源，寻求有利时机予以痛击。8月30日，晋西独立支队在范县西南道口铺一带歼灭外出抢粮的石友三部一八一师700余人。9月3日，又在濮阳南部的郭龙、小濮州、大小屯一带，将给石军送子弹和军饷的顽军一个团大部消灭，俘国民党军校学生120余人，成功地执行了切断石军交通补给线的任务。我濮阳、濮县、范县等县县委和县政府，则组织武工队、县大队、民兵等，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孤立顽军据点，消灭零星外出抢粮、抓丁之顽军。部队还协同地方政府，派出大批干部深入敌区和会门区发动群众，以各种方式开

展对顽军和反动会道门的政治攻势，揭露石友三通敌叛国的罪行。

第四次：1940年11月，杨勇司令员率5个团将石友三之教导师文大可部包围于朝南甄庄、雷庄、郑庄一带，歼敌大部。不久，杨勇、杨得志率部对侵犯我古云集之敌（十军团）发动了三次进攻，给敌以重大杀伤。

12月1日，顽军石友三部发生内讧，高树勋、孙良诚等在濮县将石友三处死，高树勋继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闻涛）

子弟兵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三月初一桃发芽，
伤员同志到我家。
嫂子杀鸡忙做饭，
妈妈急把伤口扎。
三月三十桃花开，
大军从北开过来。
同志伤好跟队走，
妈妈热泪流满腮。

百 巷 战 斗

(1 9 4 0)

1940年初，莘县虽为汉奸刘仙洲盘踞，但力量并不大，日军也无大部队驻防。特别是经过俎店战斗、位庄战斗、富余集战斗，敌人的气焰受到沉重打击，冠县、莘县的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了。接着又取得了讨逆战役的初步胜利，石友三主力从河北大名一带向南溃逃，鲁西北叛军的小股部队闻风丧胆，逃之夭夭。朝城、范县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近万人也因之全部垮台，地方实力派刘金陵被迫投降。至此，朝城境内和大名县卫河以东广大地区皆为我控制，莘县、朝城一带我党我军正处于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为扩大抗日武装，莘县组建了第六游击大队，县长鲍廷干兼任大队长，蒋省三任副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共约220人左右。

1940年农历三月初三，驻在燕店西北寨里村的六大队忽听东南臧庄一带枪声大作。据侦察员报告：三区队被敌人包围，区队长胡宪举率队顽强战斗，因众寡悬殊，未能冲破包围圈。六大队教导员李振北即率领一、三中队增援，从百巷向臧庄猛烈侧击敌人，以吸引敌人火力，帮助三区队突围。敌人见侧面受攻，立即放弃对三区队的包围，掉头向百巷扑来。同时，进至白马庙的敌后援部队也从东南助攻。我游击大队依靠有利地形，沉着应战，激战1小时，待三区队突围后，主动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3人，伪军5人，我只有战士李景旺1人负伤。

（据李振北回忆录整理，李振北系在平县丁块乡人，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十堰市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运输部副指挥长等职，现已离休。）

我是抗日运粮官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牵驴推车走得欢，
驮上粮食三斗三。
夜深人静全不怕，
我是抗日运粮官。

死去活来不张嘴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钢丝鞭子沾凉水，
死去活来不张嘴。
吓不倒的老百姓，
逃不脱的日本鬼。

平息关庄刘营反动会道门叛乱

(1940)

百巷战斗之后，刘仙洲自感羽毛未丰，不敢与我正面交锋。他的小股部队出城抢粮，一听到我军枪响，就赶紧缩回城内。在此期间，反动会道门的活动却有些猖獗，其中以关庄关金岭和刘营刘香玉的红枪会对我威胁最大。

红枪会是一种群众性的封建迷信组织，当时在鲁西一带比较流行。红枪会敬仰神佛，说神灵可以保护身体，甚至能刀枪不入。这种宣传正迎合了群众中的封建迷信思想，易于为群众接受。红枪会由传教士领导，定期集合，各村设有掌班，每人有红缨枪一杆，匕首一把，“红枪会”由此得名。红枪会本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易于被人利用。军阀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有些村的红枪会自动组织起来，护村除奸，驱逐军阀武装，袭击小股日伪军，起了积极作用。但有些村的红枪会被反动势力控制，与我抗日军民为敌。关庄、刘营的红枪会就属于这种情况。

关庄位于河店东南，掌班关金岭煽动会员，大搞反动宣传，带领不明真相的会员封锁路口，不准我抗日军队进村，致使我抗日政府的政令无法施行。1940年麦黄时候，县委成立了讨伐关金岭的司令部，由六大队、游击营共同作战。由于组织不周，指挥不当，第一次进攻失利。关金岭的气焰更加嚣张，口出狂言，公开与我军对抗。一个月后，上级派筑先纵队机枪营助战，才将其打垮。

刘营以刘香玉为首的红枪会，受十军团派遣特务蔡连碧

操纵，秘密地拉队伍，搞武器，企图发动反革命暴乱。麦收前，赵健民率三营进驻该村，活捉了首领刘香玉、刘凤图、李小增。至此，莘县反动会道门的活动转入地下，不敢公开与我们为敌了。

（李振北）

要当八路不怕杀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要吃辣椒不怕辣，
要当八路不怕杀。
钢刀架在脖子上，
眉毛不动眼不眨。

坐牢好比虎养神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好酒不怕巷子深，
革命不怕弹穿心。
杀头犹如风吹帽，
坐牢好比虎养神。

耿楼白刃战

(1 9 4 0)

1940年6月，敌军3000余人对我鲁西北实行大“扫荡”。我新八旅二十二团政委史钦琛率二营在耿楼一带坚持反“扫荡”斗争，每日与十几股敌人周旋，在敌人空隙中穿来插去，寻机歼敌。

6月25日拂晓，营长刁国兴率二营300余人从余二庄一带出发到耿楼驻扎。正在安排住房，修工事，聊城、冠县等地800多鬼子和1200多伪军突然向我合击，将耿楼村四面包围，并很快突进村中。我军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了巷战，从早晨5点到中午11点，杀了个三进三出，杀死日、伪军100余人。由于敌众我寡，又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再加上队伍中新参军的流亡学生较多，缺乏战斗经验，我军遭受重大伤亡，共伤50多名，牺牲128名，团政委史钦琛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最后，队伍从耿楼西北角突围撤退。

(县武装部)

吉祥寺人民与刘金陵的斗争

(1 9 4 0)

吉祥寺位于张寨西南约 5 华里处，抗日战争时期，各种群众组织活跃，斗争坚决，曾被誉为“朝城城西的抗日堡垒”。

1 9 4 0 年，由原朝城县保安团改编的筑先纵队特务团团长刘金陵率部投敌。当时敌伪顽的共同策略是：要征服朝城，必先征服城西；要征服城西，必先征服吉祥寺。这年农历七月，刘金陵派往吉祥寺去要给养的人被捆在树上打了一顿后赶了出来。盘踞罗屯的刘金陵闻讯大怒，于十九日深夜带一个营的兵力奔袭吉祥寺。吉祥寺的模范班寡不敌众，边打边撤。因为吉祥寺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陈东明（又名陈宪波），所以敌人进村后见姓陈的就抓，先后抓住了思想进步的老人陈常（又名陈纪民）、陈东光（又名陈宪典）、陈金元、陈金田、陈庆怀、陈长成等 5 0 多人，后经当场识别，决定把其中的 3 6 人带回罗屯。

回罗屯后，刘金陵想从老人陈常和年仅 1 4 岁的少年陈东光身上打开突破口，逼出口供，一网打尽朝城一带的抗日中坚分子，但这一老一少都软硬不吃。他们把这一老一少捆在板凳上，然后头朝下立起来，用煤油掺辣椒面往嘴里灌，但换来的只是断断续续的怒骂。敌人无计可施，只得宣布停审。

我抗日武装为了营救陈常和陈东光，把砖庄汉奸头子“四牧师”的老娘和肖屯的汉奸头子张清俊之弟“三大牙”

抓了起来，接着又传讯了刘金陵的大儿子刘学颜、亲家王青山（伪乡长），并通知他们，如敢伤害陈常、陈东光，我们也决不手软。敌人无奈，只得把陈常、陈东光宣布无罪释放。同时又玩弄伎俩，把其他被抓人员移交给驻守郑庄的旅长段海洲。段海洲将民兵骨干陈道元、陈东元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将其他人于春节前释放回家。

（魏 华 王子栋）

打得鬼子叫祖宗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八路军，是神兵，
来无影，去无踪。
青纱帐里拉战线，
打得鬼子叫祖宗。
八路军，是神兵，
端炮楼象拔棵葱。
要问鬼子死多少，
手打算盘算不清。

张青营战斗

(1 9 4 0)

1940年8月，杨勇司令员率六八六团2000余人驻张青营、颜村铺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抗日政权，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8月初的一天早晨，顽敌石友三的一八三师师长米文和带一个团2000余人从白衣阁出动，向我驻地进犯，企图占领我根据地，组建反动政权。我军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勇猛反击，激战6个小时，毙、伤、俘敌100多人（多系政府工作人员和特务分子），敌人狼狈向濮县逃窜。

（县武装部）

道口战斗

(1 9 4 0)

1940年8月30日，石友三部一八一师700余人在道口村抢粮，被我晋西独立支队一个团全部歼灭。

9月初的一个夜晚，敌十军团驻白衣阁的一八二、一八三师共1000余人，由米文和指挥，又向我道口一带进犯。我南进支队两个营600多人正在郑楼一带休整，闻讯后直奔道口，给敌以迎头痛击，激战4个小时，敌人狼狈逃走。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150多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10多挺、步枪100多支，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巩固了根据地。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自发组织慰问，大贺胜利。

(县武装部)

樊庄战斗

(1940)

1940年11月某天的一个夜晚，杨勇司令员率七、八、二十、二十二、七七一等五个团将石友三的教导师副师长文大可驻甄庄、雷庄、郑庄的1000多人包围。

次日早饭后，驻朝城的鬼子申旗小队长带日军38人，伪警备队长刘金陵带伪军300余人前往救援。上午11点行至邵庄村南，受到我驻前后戴庄二十二团二营的猛烈阻击。伪军闻枪声后即逃回城里，日军却掉头朝戴庄冲来，遭到我猛烈反击后退进樊庄。这时，我七、八团各一部分别进占辛庄、八里铺、司庄、姜庄等村，卡死了敌人的退路，并从司庄、八里铺向樊庄发起冲击。天黑时，我军占据了樊庄西头，次日晨将其压缩到东头一个院内，歼其大部，仅剩十多人作垂死挣扎。下午两点多钟，在两架飞机掩护下，刘金陵组织200多人出城增援，当即被我击回。至傍晚，阳谷等地的鬼子100多人、伪军500多人带着装有子弹等军用物资的大车40多辆赶来援救。我军一面撤出战斗，一面在牛庙一带布下伏兵。敌援兵进至牛庙，我伏兵突然开枪射击，又打死鬼子20多人、军马5匹，缴获钢炮1门、重机枪1挺及部分子弹。这次战斗，我军伤亡约百人。

(县武装部)

南进支队一战古云集

(1 9 4 0)

这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斗。

1939年冬，正当我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太行和冀中、冀南我军。我各地抗日军民遵照党中央关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指示精神，奋起反击，使进犯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就是当时所说的“讨逆斗争”。1940年初，冀中、冀南和冀鲁豫的一部分主力在宋任穷、程子华指挥下，取得了南宫、大营战役的胜利，叛军头子石友三率部败逃清丰、濮阳、濮县、观城一带。在卫东战役中，参加中央纵队的南进支队二十一团奉命采用掏心战术插入清丰、濮阳之间敌人心脏地区的通讯中枢陆塔集，兄弟部队配合进攻濮县，观城等地的外围之敌。在我讨逆大军的凌厉攻势下，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王金祥等部全线溃退，分别逃至豫东和鲁东南曹县一带。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石友三在日伪军大扫荡的掩护下卷土重来，再次占领了濮阳、濮县一线，企图配合徐州、开封的日伪军构成一道屏障，切断我太行与山东、华北与华中的联系，并作为向我抗日根据地蚕食进攻的前沿阵地。12月1日，顽军发生“内讧”，蒋介石密令高树勋处死了石友三及其弟石友信。“石高事件”之后，顽军内部发生了一系列调整 and 分化，原石友三嫡系文大可窜至朝城投靠

日军，濮阳附近的一批据点被暂时放弃，这样，孟昭进暂编第一师驻守的古云集便成了突入我根据地的一个孤立据点。

为了保卫扩大抗日根据地，我南进支队决定消灭孟昭进师，收复古云集。

战斗于12月8日晚打响。二十一团二营担任主攻，攻击点选在西北角。进攻照例采取偷袭的方式，偷袭受挫后改为强攻。当夜未攻克，黎明时，部队撤至攻击出发地休息，等候天黑。12月9日晚，由一营担任主攻，仍未奏效。第三夜再攻，还是打不进去。这时，我攻城部队已有了不少伤亡。攻城主力渐渐转到古云集南面，背靠金堤作战，濮县方向的敌援兵已被击回，我基本无后顾之忧。

当时驻守古云集的孟昭进师接近4000人，我军攻击部队是南进支队的两个团，不足3000人。古云集的寨墙虽为土筑，却相当高大坚固。寨外挖有深沟，深、宽逾丈，沟底栽着密密麻麻的尖木桩。沟外堆着一道厚厚的鹿寨，都是由硕大的树头盘枝错干组成，其中还杂有不少葛针树。地形复杂的地方和寨门吊桥的通道口，都布有两道沟堑和两道鹿寨（敌人设鹿寨，砍光了12个村庄的大树）。寨外树上和沟外的鹿寨上挂满了手榴弹，每个手榴弹都打开盖，把导火索连在寨墙上统一控制的绳子上，随时可以拉索引爆。村内路口处都修了地下暗堡，临街的屋顶上布置了火力点，可以形成立体交叉火力网。由此不难看出，我军人数少于敌人，武器劣于敌人，面对的又是如此的深沟高垒，收复古云集是一场攻坚战也就毋庸置疑了。

三天三夜攻不破敌人的防线，我军指战员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决一死战的情绪一天比一天强烈。战斗间隙中，大家不断研究这次攻坚战的打法。为了突破僵持的局面，二十一团团长胡乃超、政委曾凡友召开了一次战斗实况调查研究会

议，召集各营干部、参加过主攻的连排干部和两名班长议事，直接听取最前沿指挥员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从前三次攻而不克的情况来看，下步指挥战斗必须改进三点：一是战斗组织必须有利于在实战中形成一种能够连续突击的力量；二是必须缩短发起冲锋以后越过沟堑障碍的时间；三是选择的攻击地段要尽量避开敌人的交叉火力，以弥补我军没有重武器的缺陷，减少接敌前的伤亡。

经过充分准备，支队首长决定：11日夜间发动第四次强攻，一举拿下古云集。仍由二十一团担任主攻，主攻点选在南门西侧。二十四团埋伏在东面和北面，准备堵击逃窜之敌。

二十一团接到主攻任务后，立即作了战斗部署。主攻部队是三营。营长孟广洪率九连为突击队，其余三个连在九连西侧全力掩护并作策应攻击。一营作为二梯队，一面作策应攻击，一面准备接续三营扩大战果。二营为总预备队，以一部兵力守大堤防敌援兵。团指挥所设在古云集西南角的孙庄。总攻的第一声号角由一营长孟广洪的号兵吹响。九连冲上围寨时点火为号，以联络后续部队。

在战斗动员中，九连长刘仲民表示：“不攻克古云集，我决不活着回来。如果我牺牲了，由三排长代我指挥战斗。”在刘仲民英雄气概激励下，各排长、班长都指定了自己的接替人，有的甚至指定到第二层、第三层。共产党员都把自己身上仅有的几个零用钱拿出来交了党费。整个部队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形成了只要有一个人在就要奋战到底的决心。为了加强战时鼓动工作，支队政治部主任张毅忱下到二十一团，张同钰下到三营，政治处身体好的同志都分到三营各连，各营的干事也纷纷下到连队。团青年干事张悟然在跟着九连投入战斗前，把他最心爱的口琴交给了组织干

事郭宝恒，并说：“风萧萧，夜野寒，不破敌阵誓不还！如果我牺牲了，这件东西你就留作纪念吧。”

夜幕降临了，战士们忙着把白天征集到的大量秫秸和桌子运到冲锋出发地，准备攻击开始后推入沟内，填盖“刀山”，并作架梯子的基础。九连的火力队、梯子队、突击队已各就各位。突然，南门外打谷场（九连指挥所所在地）上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霎时间，寨上寨下枪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各火力点轻重机枪连射，树上、鹿寨上的手榴弹同时响作一团，汇成了一阵长雷般的轰鸣。九连指导员张聚通带头发起冲锋，他振臂大呼：“快冲呀！宁可死在寨里也不死在寨外！”战士们奋勇跟进，越过障碍，冒着“天罗”（树梢上的手榴弹）“地网”（鹿寨上的手榴弹）的爆炸，迅速冲到了寨边。这时，战前的战斗编组已被实践中的人人奋勇当先所代替，大家都成了突击队。一些战士刚登上梯子就被敌人扫射下来，另一些同志接踵再爬，他们一面爬梯子一面用镐头在寨墙上开挖足蹬坑窝，还有的人奋力在寨墙上挖掩体似的竖沟，避开左右敌人的侧射，伺机向上攀登。就这样，战士们前仆后继奋勇争先。通讯员咸印堂第一个爬上了围墙。他一蹬上墙顶，累得立时吐了血。

经过短时间但又是惊心动魄的激战，九连突击点处很快亮起了一团火光。当时，连前线指挥员也没想到九连的突破会这么神速。后续部队紧跟着冲了上去。高大的寨墙已被劈开了一个狭窄的口子，敌人的交叉火力妄图封锁缺口，我突击队则顽强地顶住两侧死命反扑之敌，努力扩大战果。激战中，连长刘仲民负重伤，教导员魏志明命令他撤下去，他坚决地说：“我不下去，一定要亲眼看着消灭这伙敌人。”不料又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含恨倒在了寨墙上。魏志明指挥三营其他几个连队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守住了缺口。九连迅

速派排长姜文彬带一部分人攻占了寨内第一个院落，籍以巩固缺口阵地，进而发展村内巷战。敌人对这个院落组织了疯狂反扑，妄图把我军压回豁口，压出寨外。这时，代理连长的支部书记左春田来到第一个院落，激励大家要与阵地共存亡。不久，左春田牺牲在这个阵地上，新的代理连长姜文彬继续指挥大家与敌人对峙，始终不后退一步。十连在指导员李玉昌带领下靠近了第一个院落，使村内第一块阵地更加巩固。经过激烈争夺，敌人的反扑一次又一次被打退，阵地前敌尸枕籍，却始终没能冲进院落一步。

豁口与院落两处的战斗都十分激烈。经过反复冲杀，我军指战员弹药殆尽。豁口处，九连九班长和青年干事张悟然依靠墙上的地堡，与西侧反扑的敌人相峙，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两个敌兵端着刺刀迎面扑来，张悟然偷偷摸起一块砖头，待敌进到相距四五米处，大喊一声：“看手榴弹！”一下子打到第一个敌兵脸上，乘势夺下了敌人的大枪。拉开枪栓一看，枪膛里也是空的。村内院子内的战士也以砖头当手榴弹，把敌人打得抱头而去，村内阵地得到了扩大。接着，三营全部进去了，一营全部进去了，二营的2个连也进去了。我生力军一进村，敌人兵败如山倒，再也无人敢于顽抗。顽军师长孟昭进在战斗中负伤，他率领残部从北面阵地上找了个缺口仓惶逃窜。这一仗，我军歼敌近2千，俘获孟昭进的老婆和敌兵800余人。我方伤亡在300人以上。突击连九连只剩下30人，副排长以上干部只剩了姜文彬1人，他的衣服上也有多处弹孔。

这次战斗，是我抗日部队打的第一次真正的攻坚战。我军虽是正规兵团，但长期坚持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有时名为攻城实为袭击。虽有机炮连，但很少用炮。炮弹又不多，也舍不得使用。古云集战斗总攻开始前，我军曾试了几发迫

击炮，也起到了配合总攻的作用。敌师长孟昭进就是被炮弹炸伤的。我军发起总攻后，背后曾出现敌情，濮县方向来了增援的敌人。我部署在大堤上担任打援的二营出动一部兵力与敌援兵接触，七七一团突然从敌东侧出击，将濮县援敌打得狼狈而逃。

（据张同钰回忆录整理。张同钰系冀东人，建国后曾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等职，现已离休。）

打起仗来猛如虎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八路军，能吃苦，
穿的布鞋布衣裤，
吃的窝头和红薯，
喝的清汤稀糊糊，
打起仗来猛如虎。

南进支队二战古云集

(1 9 4 1)

1941年4月10日至12日，日军三十五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等部先后在濮阳、清丰一带的沙区周围各据点集结。15日拂晓开始，日军连同伪军李英所部共约万人，开始反复合围扫荡沙区。高树勋率原石友三部主力一八一师趁日伪军扫荡之机再次侵占古云集。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指挥南进支队和教三旅、新八旅进行反击。

战斗于4月18日凌晨打响。南进支队十六团从东北部攻击，教三旅七团从西北部发起攻击，新八旅一部在南部攻击，一部打援，二十一团在西南方向打援。我十六团突入迅速，很快攻向纵深。而后南面三团相继攻入。黄昏时分，敌援兵以密集队形向我扑来，我二十团利用战壕工事顽强的阻击。经过一场激战，将敌援兵击退，歼敌400余人。由于西北面的七团攻入较慢，在向纵深发展中，敌我争夺激烈。我部各梯队依次加入战斗，才迫使敌人退至十字街西部。后来，因情况有变，我军主力主动撤出战斗，向别处转移。

(县党史办)

燕店战斗

(1 9 4 1)

1 9 4 1 年春，驻莘县城的伪军集中了十几个中队共计千余人的兵力，向我抗日根据地燕店一带进攻。由李辉路、苑化冰率领的我县大队4 0 0 余人和王再兴率领的四区中队5 0 多人，在民兵配合下与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在众寡悬殊、武器低劣、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多次粉碎敌人进攻，保卫了莘西北抗日根据地。

(县武装部)

朝城军民的反蚕食斗争

(1941——1943)

1940年初，我军讨逆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朝城全境获得第一次解放，于2月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傅亚屏任县长，赵西岳任县委书记。这年夏天，我军主力转移，去参加百团大战。顽军高树勋部配合日寇扫荡，向我濮、范、观、朝地区大举进犯。高部旅长段海洲侵占了郑庄、雷庄一带。日寇占据聊城，建立了县维持会。被我收编的原县保安团头子刘金陵叛变投敌。

1941年初，我军在濮、范、观地区打了对顽军高树勋的回歼战役。段海洲部被击溃，其中一部由段海洲率领仓惶南逃，一部由其团长文大可率领公开投靠了驻朝城的日寇，与伪军合编为治安军，文大可当了第一师（后改编为绥靖第三十一师）师长，刘金陵当上了伪县长兼保安团团长。从此，朝城的日、伪、顽公开地勾结在一起，与我抗日军民为敌。

1941年下半年，朝城伪军文大可开始向我抗日根据地大举蚕食。他们采用修据点、筑碉堡的办法，向我根据地腹地步步推进。文大可在加固了朝城城墙后，便将其触角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城南伸至15里的郑庄，东南伸至15里的富豪庄，城东伸至8里的孙庄，东北伸至18里的罗屯，城北伸至15里的胡集，西北伸至20里的张义屯，城西伸至20里的吉祥寺，西南伸至20里的韩庄店。仅就城西而言，离城3里的三里营、5里的五里坨、6里的白

庙、9里的孔庄和12里的尚庄均筑起了土围子，两个土围子之间还修有一两个碉堡，真可谓三里一据点，五里一碉堡。在这纵横30华里的地面上，据点、碉堡竟达88个。据点碉堡的一般建筑方法是：内为三四层的砖砌圆形炮楼，层层有射口，上层有垛口；炮楼周围筑有一丈多高的土围墙，围墙上有一人多高的小墙，小墙上有枪眼、垛口；围墙外有一丈多深、两丈多宽的壕沟，沟里插满尖木橛子；沟外有一圈密密麻麻的枣树葛针，名为鹿寨；出口处装有吊桥，平时桥板总是高高吊起。各据点、炮楼之间架设电话线，修有交通道。路两旁百米以内的高杆作物（高粱、玉米等）全部拔除，以防抗日队伍埋伏。

文大可修城筑堡给朝城一带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啃树皮、吃树叶的灾荒年中，人力、畜力天天出役，不出夫就强抓、抄家、罚钱，人民苦不堪言。筑城堡所用木料，有的是拆的城乡古建筑，有的是拆的民房和抗日人员家属的宅院，有的是强伐的树木。当时朝城周围的枣树被一扫而光，全被伐走修了鹿寨。

面对敌人的蚕食，我抗日军民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反蚕食斗争。这种斗争在城西和城南最为激烈。此处是冀鲁豫接壤地带，靠近濮、范、观中心根据地，我们的党政机关和部队经常活动在这里，是对朝城敌人斗争的前沿阵地，也是冀南、冀鲁豫两个战略区的联系纽带，这种形势势必使之成为敌我两方的争夺焦点。敌人为了打通朝城至南乐的公路，首先在靠公路较近的言祥寺安设了据点。我抗日军民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机，对夜间留守据点的一营伪军发起了猛烈攻击。经一夜激战，打得敌人惊魂落魄，抱头鼠窜。从此，敌人接受了教训，再安设据点时，只是白天驱使民工抢修，一到天黑即急忙撤走。工事完工前，再也不敢夜间留人护守了。针

对敌人白天来修，夜间撤回的情况，抗日队伍又对敌人展开了阻击袭扰活动。小的战斗几乎每天发生，搞得敌人风声鹤唳，疲惫不堪。被逼前来修碉堡的民工，一听枪响，就四处跑散，工程进展极慢。有时白天修好了工事，夜间又被拆毁，一个碉堡建成要经几次反复。敌人付出很大代价在城西20里后呈旺村东修了一个碉堡，没过四个月，就被我地方武装拔掉，守敌一个班全部缴械。

到1942年，我根据地虽然由于敌人的蚕食而缩小，但敌人的蚕食进攻也成了强弩之末。建起碉堡，需要分兵把守，敌人兵力分散，后方空虚，只能依仗深沟高垒的工事，昼夜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向外迈出一步。后来，冀鲁豫军区经常派主力部队来帮助地方武装开展对敌斗争。一天夜晚，我军将通往敌据点的电话线掐断，接上我们的电话机，假借伪师部的名义，与驻守吉祥寺据点的伪军第一团二营通话，令其营长亲自率主力连六连连夜赶到县城集合，执行重要任务。伪军果然上了钩，离开据点刚走了300多米，即遭到我预伏部队的毁灭性打击。我军还经常的派小部队进入敌占区，袭扰打击敌人。县基干大队在韩庄店伏击郭庄据点前来抢粮的伪军，全俘一个小队，缴获长短枪9支。同时，还向敌人发动政治攻势，对困守碉堡的伪军政人员讲形势，讲政策，欢迎他们早日选择出路，将功折罪，警告他们不要继续作恶。还通过敌工关系和伪军政人员的家属发放“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证书，以瓦解敌军。

我军的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造成了敌人队伍的严重不安。尤其是距县城较远的据点，在我抗日军民的包围攻击之下，更是惊恐万状。到1943年6月，县城以西10里以

外据点碉堡即被我全部拔除。

（据陈东明回忆录和陈作中、申玉林来稿整理。陈东明系张寨乡吉祥寺人，建国后曾任水利电力部司长等职，现已离休。）

鸡毛信儿俺送去

（抗日战争时期儿歌）

嫂子站岗在村西，
俺娘灯下做军衣。
大姐出门抬担架，
鸡毛信儿俺送去。

革命火种燃心中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高山古树不怕风，
革命火种燃心中。
树大根深吹不倒，
火种越烧心越红。

苏村阻击战

(1 9 4 1)

1941年1月，为扩大百团大战成果，配合冀南主区反扫荡，我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三旅旅长杨勇，率领军力部队第七团和军区警卫营围城打援，在潘溪渡（今属郛城县）全歼日寇一个中队，缴获一门九二式野炮、汽车和大批枪支弹药，给回师华北进攻鲁西南的日军木村师团当头一棒。日军恼羞成怒，从1月12日起，集中日寇骑兵第四旅团、第三十二师各一部和伪军共万余人，出动汽车400余辆，坦克30余辆，在飞机配合下，向我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朝、冠区（朝城、冠县）、郛、范区（郛城、范县）、宁、汶区（宁阳、汶上）分路同时扫荡，急欲捕捉我军事指挥机关和行署，消灭我有生力量，同时也想夺回被我缴获的九二野战炮（这种野战炮对敌人的炮楼、碉堡有极大威胁）。

敌人的这次扫荡，采用包括快速部队在内的多兵种联合的办法，坦克、汽车数量之多，是抗战以来所鲜有的。敌人行动非常隐蔽，完全采用夜间行动，且不经道路，而是以飞机侦察指挥快速部队，进行远距离奔袭。一旦发现目标，即以汽车运兵堵截包围，以坦克强攻。

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鲁西军区于1月16日在范县龙王庄召开了反扫荡动员大会。17日夜，杨勇、苏振华、段君毅等同志率军区机关和行署机关跳出敌郛范合击圈，到达朝城西南马集、呈旺一带。有一股敌人从东南方向尾随而来，朝城方向的敌人也有向马集、呈旺合击迹象。为掩护军

区和行署机关安全转移，军区命令特三营营部率九、十两个连进住苏村，向朝城方向警戒，并构筑防御工事。苏村在朝城西南17华里，与马集、呈旺成鼎足之势，周围地形开阔平坦，村周围有四尺多高的坍塌寨墙。除了这些寨墙外，便无险可守。

18日上午9时左右，村东哨兵发现了敌人，并鸣枪报警。村东南方向黄沙弥漫，数十辆满载鬼子的汽车从沙窝村向马集、呈旺扑来。看来敌人已确知我指挥机关驻地，是有目的地对我军区和行署机关兜击。特三营营长钟铭新冷静地分析了敌情，果断地命令号兵吹响调兵号，打响机枪，以吸引敌人，掩护领导机关撤退。敌人听到调兵号声和只有军区警卫部队才配备的苏式转盘机枪声，以为目标在苏村，便置马集、呈旺于不顾，调头向苏村扑来。我军以准确火力射杀接近我阵地之敌，迫敌退缩隐蔽。敌后续部队赶到后，几百名日军在十几挺轻重机枪和数门小炮掩护下向我攻击，我九、十连指战员以逸待劳，用密集火力将敌人压制在村外的一条交通沟内，使敌人遭受惨重伤亡。敌人连续发起4次冲锋，都被打退。阵地前，敌人尸体狼藉。为便于完成任务后突围，我部分马夫、炊事员和两个新兵排先后向西北方向转移，阵地上只留下一支130多人的精干队伍。

九、十连在苏村的英勇抗击，使敌人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他们认为真的兜住了我指挥机关，各路敌兵纷纷向苏村集中，正面的鬼子也停止进攻，等待支援。这时，我军区和行署机关已全部撤走，军区命令九、十连撤退。但是，敌人已经在苏村正西和西北部署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了全部道路。部队两次突围，试图与接应部队会合，均未成功。在此情况下，指战员立即返回阵地，决心与苏村共存亡，同敌人血战到底。这时，敌人方面是1000多鬼子，80多辆

汽车，7辆坦克，6架飞机，我方仅有九、十连的四个排加营部，共计130多人，武器是机、步枪加手榴弹。

中午12时左右，敌人以飞机掩护、坦克冲锋的方式从东、南两个方向向我阵地猛攻。我军指战员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顽强奋战。他们以集束手榴弹对付坦克，以排枪消灭跟进的鬼子，靠近了，就与敌人白刃格斗。下午1时许，阵地失守，我指战员被迫转入巷战，逐街、逐胡同、逐院、逐屋地和敌人争夺。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捅弯了用枪托砸，用长矛扎，用砖头打，用三齿镢拼。下午5点左右，我90多名指战员退到西北角两个胡同内坚守，他们砸坏武器，烧掉文件，只用长矛、三齿镢和敌人对峙。敌人疯狂地施放毒瓦斯，我指战员才昏倒被俘。

这次战斗共进行了8个小时。敌人投入千余人的兵力，动用了枪炮汽车、坦克飞机，丢下300余具尸体，拉回了无数伤员，最后才发现与之抗衡的仅是一支130人的队伍，于是恼羞成怒，兽性大发，凶残地将我被俘指战员一个个用刺刀挑死。我指战员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纷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种凛然正气，使敌人胆战心惊。

这次战斗，我三营九、十连指战员除少数突围和被群众抢救幸存者外，其余123人全部壮烈牺牲，鲁西军区直属机关政治处主任邱以发、特三营营长钟铭新、教导员邱良左等领导同志都在苏村的土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县党史办）

白色恐怖下的罗屯

(1 9 4 1)

罗屯位于朝城东北十多华里处。抗日战争时期有一百七八十户，800多人。为防土匪，全村人合力修起了土围墙。

1940年，日军驻进了朝城东街的山西会馆，刘金陵投敌，日伪顽合兵一处，在朝城一带制造白色恐怖。他们修通了朝阳公路，又在朝城周围设据点、修碉堡，步步向我抗日军民进逼。

1941年下半年，刘金陵驻进了罗屯，刘金陵的亲家张其富当上了中队长。全村800多人统统被赶到围寨外。当时正逢大灾荒，人们无家可归，无亲可投，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多数人外出逃荒要饭，全村2000多亩良田荒芜。刘金陵的军队进驻罗屯后，四处要粮要款，抢掠抓人，闹得村村不安。

刘金陵是个亡命之徒，眼一红，六亲不认。其部下刘庆祥惹了他，被他一枪打死。亲侄子刘西坡违背了他的旨意，被他活埋在罗屯西南的围墙脚下。有一天，外边送来了5个人，刘金陵不问青红皂白，一概说成是土匪、八路探子，拉到关帝庙前边立即活埋。阳谷仓上的两个人从罗屯路过被抓住，刘金陵硬说是八路探子，第二天便拉到村北枪毙。有一次他们去北林屯抢粮，抓住了民兵班长李大方，当场扔到水井里活活淹死。

1943年麦后，朝城周围的据点一个个被拔除，刘金

陵逃走，罗屯的800多群众才陆续回村重建家园。1945年刘金陵在阳谷战役中被击毙，作恶多端的张其富仍然逍遥法外。1946年新五军进攻我解放区，张其富从济南窜回来，网罗党羽，拼凑枪支，在朝城东街组织青年反共挺进队，继续与人民为敌。1947年，我人民政府在城北程庄将张其富、张家臣父子逮捕归案，依法处决。

（罗屯村民王春生口述 王子栋、魏华整理）

扛上革命旗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吃上八路饭，
浑身都是豹子胆。
穿上八路衣，
地冻三尺不觉寒。
扛上革命旗，
做梦也欢喜。
只要打不垮日本鬼，
死也不把眼睛闭。

莘北莘西军民抗击齐子修

(1941——1942)

1941年冬，国民党保安师长齐子修与日伪勾结，其八旅邵吉胜部向我莘、堂公路以西根据地发起进攻。我县大队和一、二区两个中队及民兵在县城北面阻击齐军，阻敌于莘堂公路以东。郭家、大杨家、楚家等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手持红缨枪、大刀、锄头、镰刀、木杈等与齐匪拼搏。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我主动撤出战斗。

1942年春，齐匪再次向马颊河西根据地进犯，县委第二次发起“反齐、反奸”斗争。我原一、二、三、四区的四个中队和民兵及部分群众，配合县大队坚守马颊河，阻敌于河东，使其无法在马颊河西建立据点。

(县武装部)

县大队袭击西吴家据点

(1 9 4 2)

1942年春季的一天，伪县长刘仙洲得到情报：城北有八路军正在发动群众，不叫老百姓给伪县政府拿粮拿款。为了研究对策，刘仙洲在县政府召开会议，并派保卫队长刘希祥去请日军大队长金头扎贯来参加。会上，刘仙洲大放厥词：“弟兄们，聊城王金祥司令最相信我们，才派我们到莘县来。现在，八路军不让老百姓给我们拿粮拿款，这样下去，莘县就会变成共产党八路军的地面，我们住在城里，吃谁喝谁去？外县也会笑话我们无能！最近王金祥司令给我写信说：莘县是聊城的西南门，你们如果守不住，共产党八路军就会把我们吃掉。你们要抓紧征兵、安据点，这就是你们的出路。我们要按王司令说的办，抓紧把据点安起来。”会议决定，除已有的燕店据点外，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把铁佛寺、西吴家、百巷、小马庄、王化、十八里铺、马厂、赵庄、前高庙、杨庄10处据点安起来。日军大队长金头扎贯主动承担了西吴家、马厂两处据点。

这年三月的一天，刘仙洲派出4个伪军中队和1个日军小队共400余人到西吴家。他们进村后，就在伪区长带领下到附近的后辛张、枣徐苏、大杨家、郭家、楚家、河店等村庄抽丁抓夫，砍伐树木。这些村中百分之九十的劳力都被抽去修据点，每天天蒙蒙亮就要到达工地，迟到者打40棍子，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不几天，他们就在西吴家挖了4米深4米宽的护村沟，垛起了高大的围子墙，修起了炮

楼，好好的村庄一下子变成了阴森的据点。

为了针锋相对地打击敌人，我抗日军民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袭扰敌人。县委书记杨立功、区长姬洪九和贾强等同志亲自深入到贾庄、枣徐苏、楚家一带发动群众。楚家村党支部书记楚金保带人半夜里摸到西吴家据点散发传单，传单的内容是：“伪军弟兄们，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借刀杀人，伤天害理。你们跟着刘仙洲当汉奸，苦害中国人，人民与你们有帐算。共产党八路军要求你们不要办坏事。日本鬼子早晚得完蛋。八路军优待俘虏，希望你们反正起义，将功折罪，和我们站在一起，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这种政治攻势起到了明显的瓦解敌人的作用。

三月的一天晚上，县大队副大队长李辉路、独立营教导员苑化冰率队伍夜行军来到西大杨，在杨保银家里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的有一连刘连长、二连孙连长、指导员乔梅理、韩书兰、武工队长蔡振丰、政委王良等人。会上决定：夜袭西吴家据点，给敌人点厉害看看。具体部署是：一连负责村南，二连负责村北，防备驻北安头的齐子修部来援；武工队长蔡振丰、政委王良带武工队逼近西吴家，从西、北、南三个方向用手榴弹和排子枪袭扰敌人，同时大声喊话，造成声势，完成任务后到前王家东头集合。侦察员老李、老张、王代香、楚增梅4人去布置迷惑敌人的“五雷阵”，所谓“五雷阵”，就是在敌人常到的地方插上几面小旗，旗上写着：“旗下有炸弹，谁拔旗炸死王八蛋！”“旗下有地雷，谁拔炸死谁！”其中有一杆小旗下面拴着细绳，连着一颗打开盖的手榴弹。

布置好之后，4名侦察员首先出发。他们来到木寨外面，从一个小豁口里爬进去，很快布置好了5个“五雷阵”，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回来向蔡振丰队长报告。蔡队长立

即命令各班开火。刹那间，手榴弹连响，排枪齐鸣，冲杀声震耳欲聋。睡梦中的敌人突然被惊醒，惊慌失措，晕头转向，乱成一团。有的拿着空枪跑出屋子，有的光着脚往房上爬。住在3处院子里的30多个日本兵也乱了营，轻机枪、步枪盲目射击。打了十几分钟，敌人伤亡20多人，还死了一个日本兵，我夜袭队员却平安地在前王家村头集合了。

在前王家，李辉路、苑化冰命令武工队留下发动群众，继续打击敌人，县大队从河口越过马颊河，去执行新的任务。4名侦察员分成两组去察看敌情：老张和王代香去枣徐苏和大杨家，老李和楚增梅去后辛张，下午在前王家王洪昌家对头，分手后，老李考虑到楚增梅的老父亲被汉奸打伤，便让增梅回家去看看，自己一个人，经后辛张往西吴家走去。快到西吴家时，碰见2个伪兵。伪兵见对面来了个大个子，腰里插着枪，大模大样地向他们摆手，便问：“干什么的？”老李说：“豆青狗，眼混了，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是侯大队长带来的侦察。昨晚叫八路闹了一下子，今天出来看看。”接着问：“你们当了几年兵了？”伪兵说“一年”。老李又问：“你们使的什么枪？”伪兵说：“老兵使好枪，新兵使孬枪，不知道是什么枪。”老李说：“拿来我看看。”一个伪兵把枪递给老李。老李接过枪，突然一脚把递枪的伪兵踢出两步多远，跌倒在地。另一个伪兵想动手，老李一把掐住他的脖子，连推带搽地向西走去。地上的伪兵见同伴被掳走，自己又丢了枪，不敢回去报告（伪军纪律，丢掉武器者枪毙），便三十六计走为上，开了小差。

这天早晨，修据点的民夫来到工地上，看到地上插着许多小旗。一看旗上写的字，才知道是八路军布下的阵。不知谁喊了一句：“快跑吧，别炸死在这里！”大群民夫一哄而散，站岗的伪军朝天放了几枪也没镇住。听到哨兵报告，日

军小队长带着30多个鬼子上了工地，郭小队长也带着全队伪兵尾随而来。一看旗上的字，个个向后退，谁也不敢走近。日军小队长说：“这是八路军的诡计，害怕的不要。”随即命令日本兵去拔旗。一个日本兵小心翼翼地拔出了一杆小旗，没见炸弹，便哈哈大笑起来。于是，日本兵和伪军齐下手，看谁拔得多。忽然几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当场炸死炸伤日伪军十儿人。

这次袭击，共毙伤日伪军30多人。

（河店乡楚家村复员军人、此次战斗亲历者楚增梅口述 张殿武整理）

不说不说就不说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不说不说就不说，
革命哪怕掉脑壳。
要叫老子出卖党，
石头开花马长角！

延 营 突 围

(1 9 4 2)

1942年初，刘仙洲大肆扩张势力，控制了莘县大部地区。敌强我弱，我抗日武装已无法在马颊河以东立足。为正确判断形势，赵健民率部进行了一次试探。

1月的一天（春节前），赵健民带基干团400多人于夜间12点进驻马厂据点西南之延营，准备伏击马厂外出催粮的伪军。当部队封锁消息时，发现有人跳墙向北跑去，估计可能是伪村长或敌人的情报员。赵健民立即命令基干团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拂晓时，发现伪军一千四五百人在延营以西大路上由北向南运动，其主力到延营西南方时，即分三路向延营攻击前进，渐对我形成包围之势。赵健民果断地指挥基干团乘敌包围圈未合拢时冲出村子，打散了敌人的后尾部队，然后奔向西北，再折向西进入马颊河西的根据地内。这次遭遇，敌人虽未得逞，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已很明显。直到这年9月回民支队从冀中开到鲁西北后，这种形势才发生变化。

（据赵健民回忆录整理。赵健民系冠县人，建国后曾任山东省省长、省委书记、云南省省委书记、三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

李 庄 伏 击 战

(1 9 4 2)

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残部文大可，是回民支队在鲁西北的一个主要打击对象。这股敌人和其日本主子一样，采用的是“乌龟壳”战术。为防抗日军民袭击，他们大都将碉堡岗楼建在距村庄很远的旷野中，吃饭喝水都强迫附近群众运送。敌人自以为得计，实际上这种布防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旦断水断食，他们就难以生存。马本斋抓住敌人这一弱点，决定采用包围封锁的办法将这个碉堡群各个击破。这个碉堡群由分散在旷野的十几个孤立的碉堡组成，马本斋指挥部队首先向居于中心位置的敌中队部据点开刀。他调集司令部两挺重机枪和二中队三挺轻机枪，以强大火力压制敌人，然后在团团包围的形势下对敌展开政治攻势。敌中队长无路可走，只得乖乖地缴械投降。之后，二中队押着敌中队长到所属各碉堡喊话劝降，轻而易举地拔掉并拆毁了这个碉堡群。

文大可为了给抗日军民的活动制造障碍，派人在我根据地边缘的申屯抢修据点。我地方游击队不断袭击监修碉堡的敌人。敌人十分头痛，便派一个中队伪军在附近站岗巡逻。为了彻底拔除这个“钉子”，回民支队在一个夜间秘密进入据点附近的李庄。第二天天刚亮，一百多名伪军进入伏击圈，回民支队突然发起冲击，当场俘敌30余人，余敌四下溃散，申屯据点就此告吹，再也没有修起来。

(县党史办)

南进支队三战古云集

(1942)

1942年春，我两次反顽斗争取得重大胜利。4月，南进支队二十一团奉命彻底平毁古云集围寨，以防反动势力再次凭寨顽抗，与人民为敌。经一周时间努力，高大的围墙已不复存在。南进部队机关、直属部队遂进驻古云集。二十一团住古云集西部。这期间，指战员广泛发动、宣传群众，活动范围渐广，声势日大。

20多天后的一个拂晓，二十一团侦察人员忽报清丰日军前来奔袭。待我进入防御阵地后，敌数百人已接近古云集，并从寨西展开攻击，占据了西街口的一栋房子。我二十一团三连立即展开反击，将敌击退。随后，我反击部队进至西部金堤一线，构筑工事。敌人又发动两次冲锋，皆被击退。在三连与敌激战的同时，二十一团其他部队掩护机关悄悄向观城转移。随后，反击部队撤出。在向观城转移途中，部队巧妙地避开了前来合击的朝城、阳谷日伪军，击退了跟进的多股伪军，安全抵达观城西部。事后侦知，原来清丰、朝城、阳谷的日伪军向古云集合击，目的在于聚歼我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由于我们发觉得早，及时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敌人在古云集驻扎一日后撤走，我二十一团又返回古云集驻守。

(县党史办)

智拔东节村炮楼

(1942)

东节村位于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东距朝城约25华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东节村成了朝城县与南乐县抗日武装力量联系的纽带。敌人也很重视这个特殊的村庄。1942年夏初，敌人为了切断我抗日联系，扼杀抗日武装力量，在东节村东头修筑了南北两座炮楼，由日伪军分别据守。

这两座炮楼的出现，给我民兵游击队的活动造成很大不便。但这两座炮楼位于我南乐、朝城两个游击区的结合部，西距千口镇的日军大据点20余里，是个突出孤立之敌，极易受到游击队冷枪冷弹袭击，驻守炮楼的敌人也常被搞得惶惶不安。农历五月间，敌人决定加高炮楼，东节村党支部书记姚洪显、村长吴玉奇、民兵队长姚步宾一商量，提出了化装成民工混进去拔掉炮楼的大胆设想，并把这一设想向县委、县大队汇报。县长刘西境召开会议，认为拔掉炮楼只能智取，最好是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当时东节村的郭连增被敌人拉进炮楼当伙夫，正好做个内线。县委当即决定：由县大队派一个中队埋伏在西边，防备千口镇敌人增援，另派出几名机智勇敢的战士与东节村民兵一起行动，装扮成民工混进去，拔掉这个“钉子”。

方案定下来后，民兵刘六民和郭连增取得联系，把行动时间定在了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到了这一天，民兵姚步宾、刘六民、姚庆保、张琴增等人化装成民工进炮楼干活。趁监工的鬼子不注意时，刘六民、张琴增二人溜进伙房，从郭连

增手里接过了两把早已磨好的菜刀，快步闪进炮楼，砍死了楼底的鬼子哨兵，然后登上楼梯，顶开盖板，又砍死了一个正在睡大觉的鬼子兵。两个人一鼓作气窜上顶层，正在顶层干活的吴玉奇一把抱住吓愣了的鬼子兵，从楼顶掀了下去。在下面干活的民兵见楼上已动手，便以铁锹、砖头为武器，和赤手空拳的鬼子兵拼打起来。鬼子兵想进炮楼拿武器，炮楼门早被郭连增关得死死的。鬼子小队长见势不妙，只得带着剩下的几个鬼子兵拼命夺路向路北的伪军炮楼跑去。伪军炮楼的一小队伪军外出还没回来，炮楼里只有几个人看门。他们不敢出来接应，只朝天放了几枪，算作一点表示。

这次战斗，东节村民兵用两把菜刀夺取了鬼子炮楼，杀死日本兵7人，缴获长短枪9支、机枪1挺、指挥刀一把、子弹一部，并一把火将炮楼烧成了废墟。

为防敌人报复，东节村群众在民兵组织下纷纷离村四下躲避。当天下午，南乐县千口镇方向开来两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直扑东节村。村中无人，日军宪兵队长尚江、小队长新井和汉奸翻译张凤舞指挥日伪军四处放火，烧毁民房200余间。接着，又到村外四处追杀群众。邻近东节村的邱寺、肖屯、杨寨等村庄一时陷于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邱寺刚过门的新媳妇18岁的赵胖妮被日本兵撕破衣服，百般凌辱。任万江75岁的老娘被日本兵折磨得满地打滚，几次昏死过去。不到两天时间，日伪军抓了40多名群众，押至东节村北炮楼，严刑逼问谁烧的炮楼？谁是抗属？逼问无效，日军小队长和汉奸张凤舞使用抽签的方法决定谁该杀。群众不抽签，他们就放狼狗咬，用棍子打。结果有6人抽到了该杀的签，其中有年轻妇女，也有年逾花甲的老人。65岁的杨荣福抽到该杀的短签后，大骂日伪军残忍无道，被狼狗把身上的肉一条一条地撕了下来。日本兵将抽到短签的6名群众拉

到炮楼东50米处一个坑里活埋。被埋者拼命挣扎，日本兵就用刺刀乱捅，鲜血染红了坑底。在邱寺住娘家的东节村姚步奎的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未成年的男孩。敌人将母亲一脚踢入坑底，又把两个年幼的孩子用刺刀挑起，扔到了在坑底挣扎的母亲身上。

日军活埋了8名群众（包括两个孩子）后，又强征民夫重修被烧毁的南炮楼，并在炮楼院内挖了三个能盛下百余人的大坑，上面用树枝、门板掩盖，抓到人就扔到坑里。部分群众在敌人诱骗下返回村里，敌人趁群众不备，突然包围了东节村。他们将民兵姚富增的哥哥姚六抓起来，折磨得奄奄一息。又从人群中拉出姚庆保一家6口和姚同印、刘氏寡妇、张狗思等14人，指为抗属和嫌疑分子，押至村南活埋。当泥土埋至胸部时，遇难者被憋得眼球暴突，口鼻喷血。野兽般的日本兵一边填土，一边用刺刀、铁锹乱砍乱刺，埋平后又乱脚踩实。

第三天夜半时分，敌人又从千口镇调集伪警备队、特务队再次袭击东节村，抓了40多人带到千口镇伪警备所，用棒打、火烧、水灌等手段严刑逼问。一位60多岁的姚姓老人被火烧去胡子眉毛，又扒光衣服，用慢火烧烤前胸，直烤得皮焦肉裂。3天后，敌人又将被抓群众押往东节村炮楼，全部关进大坑。接着，又到佛善村、苏海、小屯、郭坊、沙河、袁庄杀人放火。仅十几天工夫，3个土坑里就关进了200余人。

农历六月二十六日下午，敌人将20多名男女群众从土坑里拉出来，用绳子捆成一串，押到村北埋人坑边，开枪杀害。枪击之后，又用刺刀逐个刺扎，直至胸腹开裂，肝脑涂地。

被押在大坑里的群众，男女混杂，人挨人挤在一起。日

本兵有时用桶从上往下泼点水，每个人很难喝到几滴。仅十几天时间，就有7人活活渴死。人们大小便都在里面，一下雨就全部泡起来。不几天，人们身上就长满了疮。青壮年每天放风1次，人一出来，日本兵就用轿杠毒打，有的脊背被打开了花。40多岁的张春过头发较长，汉奸就抓住他的头发猛拽，直拽得头皮脱落，血流满面，寨节村的张随合实在忍受不了这非人虐待，哀求儿子张登安将自己勒死。后来，敌人将男女群众分开关押，有十几名青年妇女惨遭蹂躏后，又被逼与伪军成亲。在近1个月的时间内，除被活埋、枪杀者外，仅被折磨至死的就有20人之多。

农历八月上旬，敌人放出了100多人，将40多个奄奄一息者仍然关押在大土坑内，强迫家属用谷子赎买，两袋谷子换1个人。最后，坑内只剩下佛善村潘林、潘树林、杨庄妇女杨氏、东节村杨六、张二大肚子、郭氏6人，被敌人拉到村北活埋。

敌人的这次凶残报复，历时1个月，烧毁房屋300多间，害死70余人。东节村群众被迫离乡外逃，改嫁、饿死、失踪者达150余人，1400余亩土地全部荒芜。到1944年春天，东节村的群众才陆续返回家园，但这个原有380人的村子，只剩下250人了。

东节村一带的群众遭受了敌人的凶残报复，他们勇敢的杀敌行动受到了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的嘉奖。嘉奖令全文如下：

刘六民同志并转东节村杀敌的诸战友：

你们英勇杀敌的壮举，轰动了边区，震撼了华北，对此我们万分感动于衷，并致无限的敬意。

以你们的英勇行动，说明了日寇并不足怕，只

要大家亲密团结，组织民兵实行联防，是足可以抵御敌人。

以你们的英勇行动，更说明敌人的飞机大炮并非不可克服的力量，只有广大武装起来的抗日人民，哪怕是拿着粪耙和菜刀，才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以你们的行动又说明了苟且偷生，侥幸图存的心理是死路一条，只有打鬼子才是生路。因此，你们是边区人民的榜样，不甘心受敌压迫和蹂躏的人们，必将学习你们的英勇，一致奋起与敌抗争。

此派孙超同志前往慰问你们，并奖金五千元，以资鼓励。希诸位同志贯彻东节村杀敌精神到底，保卫家乡。

敬礼

杨得志
苏振华

（县党史办）

“北强”事件

(1 9 4 2)

1 9 4 2 年 7 月，为我抗日武装传递、提供情报的朝城“北强书店”被封，联络员申相峰、杨孟祥，和文大可部副营长徐廷选被杀害。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家住朝城城西常庄的杨孟祥早年曾在朝城南街其岳父家开的“玉祥和”烟丝店当伙计，1 9 3 5 年到朝城精卫街完全小学（亦称一完小）当工友，负责摇铃和打扫卫生。1 9 4 1 年，文大可进驻朝城，又收编了汉奸头子刘金陵。回家避难的杨孟祥从乡下回到朝城城里，与好友刘际言（曾在朝城南街开办“义聚成书社”）在南街小隅首路西办起了“北强书店”，后改为“北强文具茶叶店”。刘际言望铺守摊当经理，杨孟祥负责采购和推销。杨孟祥经常到天津的“正兴茶庄”、“成纪茶庄”采购茶叶，到马集一带推销商品。在此过程中，与我抗日政府的参议员申相峰建立了联系。申相峰住在吕村，杨孟祥在吕村落脚，与申相峰关系密切。

申相峰又名申纪山、申文成，朝城西南大吕村人。1 9 2 2 至 1 9 3 7 年曾在兖州、济南、胶东玲珑金矿、武城等地干事，当过国民党将领吴化文的参谋和武城法院院长。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发下了“宁可饿死也不当亡国奴”的誓言，辞职回乡。在家乡，他大声疾呼抗日口号，积极组织抗日联防组织，先后担任过大吕村、马集一带的联防委员会主任，与我朝城县人民政府秘书蒲言五、傅亚屏、陈东

明、齐南峰过从甚密，并成了县政府的参议员。他四处串联，搜集情报，发动抗日，组织联防，做了大量工作。为了掌握文大可的内情，他团结争取了秦庙的开明士绅秦宝斋、北强书店的杨孟祥和文大可部的一个营副徐廷选，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后来又争取了驻五里坨的团长王占奎和驻兹营的旅长吴跛子（吴文清）。申相峰利用杨孟祥外出采购、推销经常出入游击区的方便条件，让他打探消息，传递情报。“北强书店”实际上成了我抗日武装的一个秘密联络站。

1942年夏，王占奎、吴跛子、徐廷选准备秘密干掉文大可。王占奎的连长邓龙久秘密报告了文大可。农历五月十九日，文大可逮捕了王占奎、徐廷选，接着捣毁了北强书店，抓走了申相峰、杨孟祥，连申相峰家人与杨孟祥之妻魏玉梅也没有放过。秦宝斋闻讯躲到亲戚家，才免遭横祸。后申相峰和杨孟祥的家人被群众保释，申相峰、杨孟祥、徐廷选被转押到文大可的特务机关第四科（朝城东街路南）。六月十九日，科长林中坎将三人枪杀于朝城西关外小围子北边的小坑里。申相峰牺牲时40岁，杨孟祥仅35岁。我地下党负责人李学根、傅亚屏、蒲吉五曾向申相峰烈士的遗体致哀告别。

（王子栋 魏 华）

店子与张楼农民的抗暴斗争

(1 9 4 2)

1 9 4 2 年，盘踞朝城的汉奸文大可，在其日本主子庇护下，到处建炮楼，设据点，抓人抓夫，横征暴敛。人民苦不堪言，便自发地拿起武器，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暴斗争。

位于朝（城）阳（谷）公路旁的店子村村长在村民的支持下，决定抗粮不交。他和阳谷县关庄村的民团团长周子君约定，如与汉奸发生冲突，以钟鼓为号，互相支援。农历七月十三，文大可的一个团长到店子村给村民训话，强逼交粮，正在指手划脚讲话时，被农民张德胜一枪打死。副团长及其随从狼狈往回逃，走至赵庄，正遇文大可，被文大可用刀砍杀。

杀死敌团长后，村长知道文大可不会善罢甘休，便敲钟打鼓，向关庄报警。敲了半天，不见动静。村长无奈，只得带人上了围子，准备决一死战。时隔不久，汉奸兵向店子猛扑过来。店子村农民用本地造钢枪回击，但子弹不多，枪又常卡壳，只得用砖头砸。敌人却是快枪加小钢炮连打连炸，不久便从南门攻入村内。他们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见房就烧。这次冲突，有13人遇难，还有十几人受伤。伤者得东孙庄外科名医孙帮杰抢救，才减少了死亡。

农民的反抗被镇压之后，敌人在村西修起了炮楼。炮楼上的敌人看见人影就开枪，炮楼周围的庄稼没人敢收。全村共有不足400间民房，一天之内就有近300间被毁。乡亲们无法生活，只得外出流浪。直到5个多月后的春节，全

村还有30多户没有回来。

为了稳定军心，文大可经常让各炮楼交换防地。每换一次防，原来的守敌就把炊具、用具变卖一空，新来的还得再要一套。送得晚了，村长就要挨棍子。在本村抓不到人修炮楼，就到外村去抓，最后连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也不放过。谭庄一个60多岁的老人修炮楼时干不了重活，被汉奸兵用铁锨活活铲死。

就在农历七月十三这一天，距店子不远的张楼也遭受了一场劫难。

张楼有一个农民自己的组织黄沙会，村长张振山任会长。村里有5支本地造钢枪，有30多人通晓武功。农历七月十二日，炮楼上的敌人到村里逼粮，一些年轻人要和他们拼命，吓得他们赶紧跑回炮楼，扯起了吊桥，从炮楼上放枪恐吓。

事后，张振山怕敌人报复，便亲自带老弱妇孺转移，留下黄沙会的大师兄张九合带24名武功好的徒弟守护村庄。当天晚上加固了寨门，修整了寨墙。

第二天天刚亮，驻兹营的汉奸兵从西头小寨门攻入张楼村，并立即架上了机枪。大师兄张九合带领24名弟兄从西北小寨门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机枪阵地，掂侧的掂侧，拿刀的拿刀，一阵砍杀，50多个敌人丢下两具尸体，架着十几个伤号急急逃命，3挺重机枪、5挺轻机枪成了黄沙会的战利品。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敌人又反扑上来。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之下，黄沙会员被迫撤退，轻重机枪又落到了敌人手中。敌人得逞后，便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当场有7人被杀，多人受伤。全村300多间房屋，被烧毁250多间。

张楼村的抗暴斗争，事前没有和我抗日武装联系，直到

斗争接近尾声时，我抗日武装八团才闻讯赶来。八团占领了村南的砖窑，准备出击时，才知道敌人已全部撤走。当晚，八团战士把张楼、苑海的5名伤号抬到驻地阳谷县庄海村医治。事后，敌人把村长张振山及其本家本支的房子都一扒到底，连块砖头也不留，并悬赏“准备票”1000元捉拿张振山。张振山带领一家三口下了关东，直到朝城解放后的1944年才回到家乡。

（魏 华 王子栋）

进了地主门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进了地主门，
清汤一大盆。
勺子搅三搅，
稀得能照人。
窝窝长了毛，
饼子生了鳞。
使的碗不潮，
筷子拉嘴唇。
当牛又做马，
日子没法混。

拔除小孙家据点

(1 9 4 2)

1 9 4 2 年 8 月，武工队接到县大队通知，要武工队全力以赴参加拔除聊城西部小孙家据点的行动。小孙家据点住着叛徒王金合一个营 3 0 0 多人。王金合原是聊西办事处二中队队长，叛变后当了敌人的营长。他对我内部情况较熟，向敌人提供了不少我党、政、军的情况，并带领敌人到各村破坏我地下组织，抓走共产党员，杀害我基层干部，对抗日工作危害很大。军分区决定出动一个基干团，加上县大队、区分队、武工队共 1 0 0 0 余人，来个虎口拔牙，除掉叛徒王金合。行动总指挥由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担任。

拔据点行动照例在夜间进行。第一次行动，由于我战士在据点外面行动不慎暴露了目标，被敌人岗哨发现。在敌人有了准备的情况下，赵健民当即立断，命令撤退。第二次行动的部署比较周密，先由武工队与内线蔡朝光取得联系，约好了联络暗号。一天晚上，部队悄悄地接近了据点。王昆摸到据点东门外面，用手揪着小猫的耳朵，小猫叫了几声。蔡朝光听到猫叫，在据点上划了一根火柴，慢慢地摇了几下，随即打开据点大门，我军猛虎般冲进了据点。蔡朝光带领武工队穿越两道院子，冲进敌人营部，先俘虏了敌人一个警卫排，接着又全俘敌人一个营，并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只可惜王金合不在据点，侥幸漏网。

(据王昆回忆录整理。王昆系阳谷县人，建国后曾任广东省茂名市政法委书记等职，现已离休。)

引蛇出洞智胜齐子修

(1 9 4 2)

威震敌胆的冀中回民支队，1942年6月撤离冀中，9月到达冀鲁豫边区，10月初调到鲁西北，支队司令马本斋兼任冀鲁豫三分区司令员。回民支队作为三分区的主力部队，担负着保卫、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巨任务。整编后，回民支队撤销了原三个大队的建制，改为五个中队，直属司令部领导。

为了保卫巩固抗日根据地，回民支队在三分区其他部队配合下，首先对盘踞在冠东、莘北一带的国民党顽军齐子修部展开行动。1942年初，齐子修趁日寇扫荡之机，派其薄光三旅占据了冠县桑阿镇，邵吉胜旅占领了油坊，单抗洪特务旅占据了凤庄，处处与我为敌，不断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为了消灭这股敌人，马本斋和冠堂地区委员会书记赵健民反复研究，认为敌人已盘踞数月，筑有较多的防御工事，不宜硬攻，要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在运动中歼敌。当即组织回民支队、分区基干团、县大队、游击队共数千人深入齐部驻地油坊附近，以刺激敌人。敌人知道我来了主力，龟缩在围子内不敢出动。我军用迫击炮向寨墙轰击，随之出动部队占据有利地形，展开攻击。但敌人迫于我强大军事压力，只是凭寨固守，始终没敢轻易出击。

一次引蛇不出，我回民支队转移作战。齐子修部见时机已到，便派出小股部队对根据地进行骚扰，抢粮、抢牲口，严重危害人民生活的安定。马本斋闻讯后，即令三中队秘密

进驻敌人常常骚扰的一个村庄，同时通知县大队进入另一个村子以配合行动。夜间，县大队驻地传来枪声，原来一股敌人窜至县大队驻地抢粮，与我遭遇，敌误认为我回民支队远离，便调集兵力企图吃掉县大队。战斗展开后，三中队按照马本斋的部署，秘密绕到敌人侧后，突然发起攻击。敌腹背受敌，顿时陷入混乱。三中队趁势猛打猛冲，将敌人打得抱头鼠窜。这时，早已对这股敌人恨之入骨的群众也纷纷拿起红缨枪、三齿镢参加战斗，村里杀声四起，一个营的敌人被打得七零八落。少数侥幸逃脱的敌人，也被赶来增援的我一个中队歼灭。齐子修的一个副参谋长在战斗中被击毙。经过这次打击，齐子修部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县党史办）

胆子比天大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天不怕，地不怕，
入了游击队，
胆子比天大。
双手能扭山河转，
大吼一声虎狼怕。
鬼子钻到地缝里，
也要砸成烂泥巴。

“九·二七”反扫荡

(1942)

1942年下半年，日寇在华北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扬言要消灭我冀鲁豫党政领导机关，荡平鲁西抗日力量。他们纠集日伪军三万余人，于9月27日对我濮、范、观和东平湖西地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

这次大扫荡的总指挥是土桥军司令官。参战的日军有：石田支队（第三十二步兵旅团长石田保忠少将指挥的步兵5个大队、轻装甲车1个中队）、大熊支队（第五十九师步兵第五十三旅团长大熊真熊少将指挥的步兵5个大队、轻装甲车1个中队）、高原支队（骑兵第二十五联队长高原孝大佐指挥的骑兵2个中队、轻装甲车1个中队、骑炮兵1个中队）。此外，还纠集了17个县的伪军，共3万余人，配有坦克30余辆、汽车400多辆、飞机10多架。合围的中心点是原范县附近的单堂。

9月25日，敌大熊支队在聊城、莘县附近集结兵力，石田支队在郓城、巨野、济宁集结兵力，高原支队在濮阳附近集结兵力。26日夜秘密行军，27日拂晓前到达了预定展开地域，在以单堂为中心的半径约30公里的地带形成了包围圈，然后逐渐向中心地区压缩，开始了第一期大扫荡。

9月26日晚，我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军区、教导三旅、回民支队、南进支队主力和赵潭支队大部先敌行动，转到外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抗大分校（冀鲁豫陆军学校）、南进支队直属队的后梯队、赵潭支队的一部分、教导

三旅七团一连、八团一连和2个班长训练队、九团的1个排、抗日中心区各县区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冀鲁豫行署办的《挺进报》社、后方工厂、医院均被包围，教导三旅旅长曾思玉也处在包围圈内。

9月27日中午时分，日寇开始对合围圈内的地区进行疯狂的轰炸扫射。下午3时许，包围圈压缩至甘草固堆附近。敌人烧杀抢掠，群众伤亡惨重。在四面被围，包围圈越来越小的形势下，曾思玉冷静分析敌情，发现了敌人的弱点，立即命令教导三旅派1个连和1个班长训练队沿正南道沟接敌运动，对甘草固堆东北角之敌猛冲，实施突围；命令七团一连、1个班长训练队及九团1个排组织火力压制东北角之敌，掩护突围部队。此次突围未能成功，敌人以更加密集的炮火向我轰击。在曾思玉果断指挥下，部队全部轻装，在寿张县大队配合下，组织上万群众向杨集、李集方向再次突围成功，运动中消灭敌人百余名，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

日军于10月2日形成了对东平湖西地区的包围，开始了第二期大扫荡。曾思玉率教导三旅转到外线，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参加了反第二期扫荡的斗争。这次反扫荡至10月5日结束。

（县武装部）

滑 营 反 包 围 战

(1 9 4 2)

1 9 4 2 年秋的一天，张鲁回民游击队和莘县七、八区游击队在莘城西南 2 0 里的滑营村突然遭到马场、十八里铺等几个据点 2 0 0 余伪军的袭击。七、八区游击队趁敌未形成包围，突出村庄；回民游击队未能及时转移，被围困在村内，陷入危险境地。回民支队闻讯后，迅速出动，以反包围的方式从四面出击。这股敌人素知我回民支队骁勇善战，遂四散溃逃。回民支队追击数里，将敌全部赶回据点。

(县党史办)

沙河遭遇战

(1942)

1942年7月，敌人占领沙河、吉祥寺，在沙河东西两面安上炮楼，与西部节村的炮楼遥遥相望，把老三区北部土陈家一带切成了接敌区。我根据地只剩下三王店、余粮海、安庙、呈旺等几个村，活动范围明显缩小。为了发展抗日力量，县委、县政府决定到土陈家一带开展工作。

一天拂晓，我朝城县长齐南峰带领县公安队两个班和五区模范班等50余人以及做群众工作的部分干部，由主力部队一个连配合，从沙窝村出发，向沙河方向前进。走到沙河正南、苏村东北方的南北路的“抗日沟”内，突然与南乐县焦村炮楼的敌人遭遇。此时，担任护送任务的主力部队在前方未发现敌情，继续前进。随后跟进的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发现敌情后迅速隐蔽。敌人发现我方人员后，迅速撤至沟西边几十米处，向我打机枪和掷弹筒，我公安队立即还击，掩护其他人员顺沟向苏村方向转移。齐南峰指挥同志们先撤，自己走在最后。当行至苏村东头一条十字沟的北半坡时，一颗冷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背部。同志们将他抬至呈旺，后又抬到安庙。待再转移到沙村时，齐南峰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齐南峰在朝城一带工作期间，和抗日军民并肩开展对敌斗争，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群众把他视为靠山。他牺牲后，干部群众悲痛欲绝，泣不成声，觉得“好象塌了半个天”。抗日军民以开会、演剧、编歌等形式悼念自己的好县

长。此后，县长一职由蒲吉五接任。为纪念齐南峰同志，朝城县曾一度改名“南峰县”。

（据司黎明回忆录整理。司黎明系朝城镇司庄人，建国后曾任菏泽市文委主任等职，现已离休。）

饿得你两脚朝天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莫夸你有才有学，
莫显你有势有钱。
没有我佃户种田，
饿得你两脚朝天。

金圆券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金圆券，满天飞，
钞票到手准吃亏。
上午能买一斗米，
下午只买半升灰。

焦花园大宋庄伏击战

(1 9 4 2)

距莘城八里的马场是伪军的一个较大据点。1942年，这里驻守着伪军一个中队。马场的伪军觉得离县城较近，有恃无恐，不断对我根据地边缘区进行骚扰破坏。为了打击这股敌人，回民支队决定利用这里的地形条件，打一个伏击战。1942年11月，马本斋指挥三中队于夜间秘密插入马场北3里处的焦花园，割断据点通往莘县的电线后，即隐蔽在村头的几个院落。第二天拂晓，马场敌人出动30余人查线。当查到焦花园村时，发现线被割断。当时群众和民兵常用夜间割线的方法袭扰敌人，这次他们也认为是群众破坏的，就毫无顾忌地进村报复。刚到村头，我机枪班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隐蔽在村头院落中的各班排，也推倒院墙向敌人逼来。敌前后被我抵近夹击，惊恐万状，仓惶举手缴械。我未放一枪一弹，将敌全部俘虏。

为诱敌深入，马本斋命三中队将俘虏押至张鲁集一带，亲率其余部队埋伏在距焦花园5里的大宋庄村头。下午，莘县出动日军140余人，伪军数百人，在我侦察人员的引逗下，沿徒骇河搜索而来。当敌人进到大宋庄以东时，回民支队以重机枪向走在前面的汉奸队上空射击，同时大声喊话：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听听机枪吧！”伪军一看是我军主力，立时四散逃命。回民支队随即以猛烈火力压制沿徒骇河道进入我伏击区的日军，当即毙敌数十人。日军遭我迎头痛击，又见伪军后撤，顿时陷入混乱。敌一掷弹筒手在混

乱中误将炮弹倒装，引起炸膛，当场炸得支离破碎。我军乘机吹起冲锋号，战士们跃出工事，奋勇冲击。敌人溃不成军，仓惶败逃，我军追击10里方回。

（县党史办）

“遭殃军”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遭殃军”，铁蹄子，
踩烂百姓肉皮子，
炕头卷去破席子，
磨道牵去毛驴子。

新军阀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新军阀，瞎胡闹，
贴标语，喊口号，
救国救民做不到，
伸着巴掌把钱要。

段吉楼事件

(1 9 4 2)

齐南峰牺牲后，蒲吉五任县长。县委决定改组四区政府，由杨介忱任区长。

四区原区长刘新华、区队副指导员赵鲁等人秘密与瓦屋汉奸勾结，组成反革命小集团，贪污公款公粮，伺机叛变投敌。后来刘新华被撤销了职务，但由于反扫荡战斗频繁，没来得及作进一步追查处理，刘新华、赵鲁仍留在四区。杨介忱被任命为区长后，只带一个助理员和两个通讯员走马上任，在区委书记王斌配合下，很快查出了刘新华、赵鲁等人复用粮票4次，贪污粮食2000多斤的问题。刘、赵等人恼羞成怒，他们立即在瓦屋李汉三家中聚会，密谋干掉杨介忱和王斌后，裹挟区部、区队投敌。对此，杨介忱和王斌毫无察觉。

1942年12月26日，杨介忱与王斌率区部、区队住到了段吉楼村。王斌因兼任着区队指导员，便与刘新华、赵鲁等人住在了一起，杨介忱与通讯员、炊事员住在另一个屋里。当夜11点多钟，杨介忱值完班刚躺下睡觉，忽然听到通讯班长刘新法喊门。通讯员赵启明打开门，刘新法带着4个人闯了进来，在手电筒照射下，4支枪同时向杨介忱开了火。杨介忱哎哟一声，一蹬被子滚到了床下。他们认为杨介忱已死，便抓住赵启明出去了。就在这时，对面屋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王斌身中三枪，当场牺牲。敌人虽向杨介忱打了八枪，由于他行动敏捷，钻到了床下，一枪也没打

中。敌人出屋后，他摸到手枪，以门框为掩护射击。敌人见他没死，又回头向屋里扑来。杨介忱用手榴弹，炊事员黄明臣用大枪一齐出击，将其击退。杨介忱与黄明臣趁机冲出村子，跑到吕堤，找到十六团政委张秀川，带了1个连重回段吉楼。待他们赶到时，刘新华已带着人和枪投敌去了。

事后得知，参加这次叛乱的共12个人，6个人对付王斌，5个人对付杨介忱，刘新华则维持住区队其他战士不许动。王斌是在熟睡中遇害的，通讯员赵启明被拉出去用大刀砍死，杨介忱由于刚躺下，还没睡着，机智躲闪，才幸免于难。

段吉楼事件后不几天，就开始建立观朝县，原朝城县四区改为观朝县六区。1943年1月，杨介忱调到莘朝边，牛细接任区长。

（据杨介忱回忆录整理。杨介忱系组店乡东函丈人，建国后曾任湖南省煤炭工业厅研究所所长等职，现已离休）

神出鬼没的武工队

(1 9 4 2)

为了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扰敌后方，分散其兵力，减轻根据地的压力，莘县县委于1942年6月成立了武工队。武工队的任务是：深入敌后，宣传群众，袭击敌人，打击日伪汉奸。武工队由30多名队员组成，这些人都是从部队班、排长和警卫员中挑选出来的，他们艺高胆大，都有独立作战和应付突变的能力。武工队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王昆任队长，刘本成任指导员。

活 捉 暗 探

武工队成立没几天，王昆和刘本成到敌占区楚家与党支部书记楚金保联系工作。回来路过距敌据点只有3华里的销金寺，正逢大集，在集上遇见了销金寺的党支部书记张万德。张万德说：东头路南“张家饭店”有两个齐子修的便衣暗探正在喝酒。王昆和刘本成一商量，决定抓两个活的。两个人大模大样走进饭店，在暗探的邻桌坐下，要了两碗面条两碗汤，边吃边观察动静。当暗探喝得晕晕乎乎，开始胡言乱语时，王昆和刘本成掏出手枪顶在两个暗探腋下。暗探大模大样地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王昆说：“八路军武工队。”两个暗探惊得张口结舌。王昆与刘本成把他们从后门带走，交给组织处理。

生擒敌团长

有一次，县大队副李辉路通知武工队长王昆，要他派几个人到敌占区执行任务。这次行动，由李辉路亲自指挥。头一天晚上，李辉路带着武工队的人到销金寺，与党支部书记张万德接上头。张万德把队员们带到村南张云台家坟地隐蔽。这里是一片柏树林，林中有一座大墓。墓是拱形砖顶，高约1.7米，面积有20多平方米。墓中原有3口棺材，天长日久，棺材腐烂，便成了一座空坟，是人员隐蔽的绝好去处。队员们从坟西侧的一个塌陷口进去，里面已事先铺好了干草，队员们便在此休息待命。

夜间，李辉路向队员们布置任务，大家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活捉齐子修部的一个团长。行动方法是由前王家村伪保长（我地下党员）将其引出来，然后出其不意抓住他。

第二天中午接到报告，说驻姬家据点的齐子修部一个团长已到前王家伪保长家里喝酒。于是，队员们分三路行动：第一组由李辉路带领担任警戒掩护；第二组由刘本成带领准备阻击姬家、安头据点可能出来救援的敌人；第三组由王昆带5个人进屋执行任务。第三组在王昆带领下以突袭方式冲进保长家里，突然把枪口对准了酒桌上的敌人。酒后正吃西瓜的匪团长和两个护兵吓得面如土色，两手发抖。李辉路见行动成功，立即进屋对那两个护兵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你们的团长不打日寇，只打八路军，是中华民族败类，我们要抓他问罪。你们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寇。如再与八路军和老百姓为敌，我们就新帐老帐一块算！”两个护兵连连称是。队员们放了护兵，只带伪团长返回。过了马颊

河，后边才响起断续的枪声。

抓获敌小组长

有一次，武工队接到贾庄党支部报告，说他们村里有一个在齐子修队伍中当小组长的家伙抢了群众的毛驴和衣物。经研究，决定由队长王昆带6个队员去把他抓住。他们一行7人化装成割草的农民，假装找水喝，背着草筐走进这个小组长家里。小组长刚一出屋，队员们就用枪将他逼住，并对其住宅进行搜查，缴获了一支马枪和驴皮等物。后经调查，这个小组长认敌为父，欺压群众，做了不少使人切齿的坏事，民愤很大，遂决定予以严惩，在河店枪决了。

夜袭小赵庄

武工队白天在敌占区除奸的行动，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武工队改为晚上袭扰敌人。

马颊河东岸的小赵庄安着敌人一个据点，由齐子修部一个营驻守。一天夜里，武工队对小赵庄发动了突然袭击。武工队分三组行动：第一组从杨炉、马菜园往西，攻打小赵庄东门；第二组从三门往北，攻打小赵庄西门和南门；第三组从牛王庄往南，攻打小赵庄北门。武工队30多人齐出动，在民兵配合下，用土造手榴弹、步枪从四面向小赵庄同时开火。夜深天黑，敌人不明底细，不敢轻易出据点，只是龟缩在据点里盲目回击。敌人一开火，我即撤出了阵地，悄悄转移。驻姬家、油坊、安头据点的敌人听到枪声，以为我大部队来围攻，惊慌失措，又不敢出来，只是集中火力朝有枪声

处开枪。几个据点的敌人互相对打起来，枪声响到天亮，没发现我大部队，敌人才知上当。

（王 昆）

红 灯 照

（清末民谣）

红灯照，穿得俏，
红裤子红鞋大红袄。
杀了洋毛子，
灭了天主教，
拆了洋楼扒铁道，
电线杆子全拔掉。

保卫队的八次行动

(1942——1943)

为了加强领导，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县武工队于1942年10月改编为公安局保卫队，傅申任指导员，王昆任队长，队员有阎九仲、崔玉德、崔祥、魏桂河、魏占和、刘代增、聂占河、孙安保、王乐堂等30多人。保卫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根据地，锄奸反特，维护社会治安；深入敌占区，宣传群众，打击敌人。保卫队在公安局长崔强直接领导下，与敌人斗智斗勇，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使敌人震惊的行动。

一 扰 敌

有一段时间，敌人的伪宣传很猖狂，他们在对我根据地扫荡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恫吓欺骗群众。伪县长刘仙洲和他的“新民会”、“维持会”到处宣传“八路军被皇军消灭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信以为真，动摇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为了粉碎日伪军的欺骗宣传，扩大我党和八路军的影响，保卫队决定白天在燕店搞一次打集行动，给敌人制造点紧张气氛，向群众显示一下我抗日武装的决心和力量。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减少伤亡，这次打集采取虚张声势的骚扰战术。在燕店大集的前一天晚上，保卫队秘密越过马颊河，住在孙二庄。第二天，队员们化装成老百姓，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崔祥带领，在后李家与孙二庄的交叉路口活动，作为策应；另一路由王昆和崔玉德带领，深入到燕

店与范海之间的低洼地带隐蔽待机。中午时分，赶集的人数达到高峰，队员们迅速进入阵地，向大街上空连打十几枪，平静的集市一下子陷入混乱。敌人突然听到连发的枪声，以为是我大部队来到，吓得东奔西窜，惊慌万状。不出动吧，怕老窝被端，出来吧，又怕在混乱中吃亏上当，一时不知所措。打集的保卫队员却并不进街，放完排枪就趁乱撤离了。这次打集行动虽未与敌人直接交火，却使敌人吃惊不小。群众高兴得纷纷议论：“八路军胆子大，白天敢打集，我们还怕啥！”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伪宣传，保卫队又连续几个晚上出击，多次割断燕店通县城的电话线，并配合县大队破坏了莘堂公路，使敌人联络中断，交通受阻，行动困难。

二“闹房”

1942年冬季的一天，保卫队到燕店东北角的马庄搞宣传。下午5点多钟，接到马庄党支部的报告，说燕店伪中队长路连芝的侄子（伪兵）今天晚上结婚。队长王昆和指导员傅申一商量，决定晚上去“闹新房”，打击汉奸路连芝的气焰。

队员们分成两组行动：傅申带十几个人埋伏在燕店村西头负责掩护，王昆带一个组进村执行任务。婚礼在燕店街的一个大院里进行。王昆带着崔玉德、魏桂河、聂占河、王乐堂、崔祥等队员悄悄向大院靠近。敌哨兵听到了动静，哗啦啦拉响了枪栓，大声喝问口令。走在前面的崔玉德见已惊动敌人，不便继续深入，立刻向敌人打了一阵枪，然后悄然撤回。这次行动虽没有抓到路连芝，但却搅了他们的喜宴，对这个土匪出身、后来投靠日寇发迹的汉奸构成了直接威胁。

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警告。

三 惩 叛

1942年冬，保卫队接到马桥党支部报告，说有个区的青救会主任徐××叛变当了土匪，并拉起一帮人在莘县、堂邑边界地区活动。他们奸淫妇女，抢劫民财，惨害人民，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对其恨之入骨。为了保护群众利益，稳定地方秩序，提高八路军的威望，争取广大群众对抗日斗争的支持，保卫队决定尽快惩治这个叛徒。

这年冬季的一天，保卫队从牛王庄出发，来到马桥，在党支部的帮助下追查叛徒的行踪。几经曲折，终于在堂邑发现了他的踪迹。保卫队在马桥党支部书记刘实成带领下，直扑堂邑，出其不意将其抓获。经过审问，证明徐××罪行属实，经县公安局批准，很快将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公开处决。

四 夺 枪

1943年春季的一天，保卫队接到一份情报，说莘县城东蔡庄有个枪贩子，从朝城汉奸文大可那里给铁佛寺据点中队长冯维新买回来一批枪，尚未交接，正放在枪贩子的家里。当时，保卫队正缺少武器，如果把这批枪搞过来，既能削弱敌人实力，又能增加我们的装备，无疑是件一举两得的事。但是，蔡庄距县城只有几华里，离敌太近，行动起来困难不小。万一被敌人发现，保卫队必将遭受重大损失。但时机可贵，又不能轻易失掉。保卫队员一个个磨拳擦掌，决心要靠自己的机智勇敢来一次虎口拔牙。

这天夜间，保卫队由提供情报的臧屯农民庞××带路，从崔马固出发，步行三个小时左右抵达城郊，再从城北白马庙与高庙中间插到蒋庄，然后穿过公路摸进蔡庄，来到枪贩子院墙外。院墙很高，队员们便采用搭人梯和顺绳爬的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院。当时他家中有4个人正在全神贯注地打麻将。保卫队员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惊得张口结舌，不能出声。队员们从他家里搜出了10多条长枪。枪到手，目的便已达到，如果把枪贩子带回，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弄不好便会暴露，导致前功尽弃。队员们把枪贩子教训了一顿，便满载而回。等到枪贩子定下神来向敌人报告时，保卫队员已不知去向了。

五 打 集

城西十八里的李官目，是个小集。1943年春季的一天，保卫队接到李官目党支部报告，说王化据点的伪区长第二天要到李官目集上开会讲话，煽动群众，搞伪宣传。王昆与傅申研究后，决定到李官目打集，教训教训与人民为政的汉奸。为保证打集成功，保卫队与县大队副李辉路、教导员赵巍联系，约请他们以枪响为号，派人前来接应。

第二天拂晓前，保卫队员来到李官目西边的申官目村隐蔽起来。早饭后，队员们化妆成赶集的群众，三三两两地来到李官目。傅申带一个组作掩护，王昆带一个组埋伏在李官目集西头。这时，汉奸哨兵正对赶集的群众逐个进行盘问搜身，保卫队员无法进入集市。捱至天近午时，赶集的人流达到高潮，街上一片熙熙攘攘。队员们见时机已到，便朝街道上空打了几枪。这突然的枪声，惊得集市大乱，你拥我挤，争相找地方躲避。汉奸兵吓得丢魂落魄，东跑西窜。正在讲

话的伪区长被群众挤压在地，吓得面如土色，叫苦连天。一场反动宣传化为泡影，伪区长怕被抓住，三十六计走为上，赶忙趁混乱之机逃回据点去了。

这次行动虽没有给敌人造成伤亡，影响却不小。日伪汉奸成了惊弓之鸟，再也不敢在集市上公开作反动宣传了。莘县的新民会、维持会、警察局、剿共班、特务队对保卫队束手无策，连伪县长、区长、中队长也一筹莫展。

六 征 粮

1942年遇上了大饥荒，到1943年春天，保卫队的生活仍很艰苦。为了渡过难关，县委发出了向敌占区征粮的号召。一天晚上，县委动员了3000多干部、战士和民兵、群众，同时在王化、礼院、董王庄、张屯、纸房、王楼、赵官目、李官目、申官目等村庄向地主、富农征粮。县大队负责包围附近的敌人据点，防止敌人外出袭扰。党政干部则带领民兵和群众，推车携袋扛扁担，分头开展征粮活动。公安局保卫队征粮的目标是董王庄。队领导找到外号“洋拔贡”的董王庄伪乡长，讲明来意。开始时他死赖硬抗，就是不给粮食。王昆与傅申研究之后，决定先把他绑起来，然后给他讲道理，并指明他的罪恶：不给我军交公粮却给敌人送粮，不参加抗日斗争却给日寇当汉奸，当汉奸是要杀头的。听见“杀头”二字，伪乡长害了怕，马上答应带路去征粮。他先开列了地主、富农名单和每户应交公粮的数目，然后带保卫队逐家逐户征收。这一晚上，光保卫队就征到近万斤粮食。征来的粮食由县政府统一分配，暂时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吃饭问题。

七 锄 奸

铲除汉奸暗探，是保卫队的拿手好戏。

1943年秋，城西官庄出了一个汉奸暗探马增禄。他以开染坊为掩护，利用走村串户收布送布之机，暗中搜集我根据地军民活动的情报，送给王化据点的敌人。县公安局发现这一情况后，决定派保卫队去除掉这个汉奸。队长王昆和指导员傅申亲自去执行这一任务。他们于半夜时分抵达官庄，人不知鬼不觉地把马增禄从被窝里拉了出来，带到马颊河滩里执行枪决。当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王昆打了三枪才将这个汉奸击毙。回到公安局向局长崔强汇报情况并要求补充弹药时，崔局长半开玩笑地说：“打死一个暗探用了三颗子弹，太浪费了。”

这一时期，保卫队还先后处决了尚二庄的先天道头子马福增，八角庙的“瘸腿雁”，田马固的“郝二蹦跹”，崔马固的崔玉文，葛庄的胡××、毕××，勾结齐匪火烧位庄的“憨奎”。处决“憨奎”的任务由王昆、孟克、申大元执行。逮捕他时，他手持凶器拒捕，王昆开枪将其持凶器的胳膊打伤，才迫使其就范。保卫队的锄奸活动，使一些汉奸特务受到了震慑，社会治安状况大大好转，给抗日军民的活动创造了方便条件。

八 伏 击

1943年春，县大队驻杨二庄，公安保卫队驻孙二庄。一天半夜，保卫队接到县大队通知，说燕店据点的敌人可能出动偷袭，要保卫队做好战斗准备，从孙二庄往东切断敌人退路，配合县大队消灭敌人。保卫队当即派出暗哨到燕店

观察敌人动态，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侦察员回来报告说，燕店的敌人已经出动，约有200多人，其中有20多个鬼子兵。保卫队立即向孙二庄东边的安庄移动，选择地形，进入阵地。刚埋伏好，日军、汉奸的先头部队就到了。待敌人全部通过后，保卫队悄悄地向前移动，切断了敌人退路。约半个小时后，敌人进到杨二庄。县大队在李辉路和赵巍指挥下，已控制了制高点，占据了重要路口。敌人刚一接近，县大队的机枪便居高临下向敌人扫射，手榴弹象流星一样飞向敌人。敌人受到突然袭击，阵容大乱，四散逃命。县大队随即发起冲锋，猛追逃敌。当敌人窜至保卫队的伏击圈时，保卫队突然开火。敌人前进不得，后退不成，在两头夹击之下，乱成一片。特别是那20多个刚从日本国内征来的小鬼子兵，更是惊慌万状，哭爹喊娘，哇哇乱叫。这一仗，200多个敌人仅有十几个人逃脱。

(王 昆)

粮宝倒有全不交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皇上向我们要粮，
鬼子向我们要宝。
就凭我这把大刀，
粮宝倒有全不交。

回民支队的护粮斗争

(1942——1943)

1942年回民支队从冀中到达鲁西北时，正逢鲁西北遭受连年旱灾，粮食极度缺乏。罕见的灾荒加上敌人的抢掠封锁，使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在三分区召开的欢迎大会上，马本斋坚定地表示：“我们回支到这里，全靠鲁西北回汉人民的支援和配合。只要我们军民紧密团结，一定会战胜眼前的困难，渡过难关，夺得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长不了！”

回民支队到鲁西北不久，就在其他部队配合下，对盘踞在冠东、莘北一带的国民党顽军齐子修部展开了军事行动。首先采用敲山震虎的办法对齐部邵吉胜旅占据的油坊实施攻击，歼敌一个营。这年秋后，部队粮食供应极度困难。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回民支队以小部队的形式分散深入敌占区，一面相机打击敌人，一面开展征粮工作。三中队在中队长王树森带领下奉命进入南乐敌占区。南乐城北十几里路有一个富裕大村，敌人控制很严，我征粮工作很难开展。三中队决心要打开这个村的局面。一天拂晓，部队秘密进入村庄，宣传政策，讲明出路，迫使伪村长答应送粮，并安排部队吃饭。南乐据点的伪军得知消息，认为是我地方区小队在活动，便出动几十人闯进村中。三中队占据有利地形，出其不意以猛烈火力将其先头班歼灭。余敌不支，仓惶撤退。敌人碰了钉子又调动兵力前来报复，我三中队主动撤离。敌人走后，三中队在区小队配合下二次进村开展征粮工作，终于

打开了局面。不久，敌伪军一个中队在日军配合下再次向我扑来。我三中队以一个排阻击敌人，两个排抄敌侧后，一举毙伤敌人数十名，俘敌二十余，并将伪中队长打伤。

1943年，鲁西北已经是连续三年大旱，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极为困难。回民支队与群众同甘共苦，部队粮食定量由每天一斤半减至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即使如此，仍不能保证供应，有时一天仅吃一小碗黑豆或半斤花生饼。为渡过灾荒，马本斋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吃饭问题，指出：“我们要积极主动配合地方党组织，把群众从饥饿中解救出来。我们解决不了他们一年一月的粮食，解决三天五天的粮食也是好的。”部队决定从定量中每人每天再拿出二两救济灾民。自己吃不饱则以糠充饥，改善生活时也只能吃上地瓜和米糠合蒸的糍子。

灾荒严重，敌人吃饭也成问题，他们经常窜出据点抢粮。有些据点的伪军看到哪个村子冒烟，就不顾一切地跑去抢饭吃。回民支队往往利用敌人这一活动特点，诱敌出动，在预定地域予以歼灭。一次，部队半夜住进一个周围都有据点的村庄，在村外布置了三角形埋伏，天一亮即点火放烟。三个据点的敌人以为这个村的群众在做饭，一齐出动抢饭。待敌进入伏击圈后，回支战士四面出击，一仗俘敌600余人，缴获步枪500支、机枪3挺。

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回民支队还派出民运科长金民、科员马世芬、马俊生、马武等十几名同志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张鲁集、韩庄、东西滩等回民集居的村庄，领导群众开展借粮斗争。借地主、富农囤积的余粮，救济饥饿的群众。

为解决鲁西北的粮荒，冀鲁豫区党委决定从收成较好的濮、范、观拿出3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运粮必须穿过朝城至南乐的封锁线。上级党委把保证运粮安全的任务交给了

回民支队。回民支队派出小分队，携带机枪实行武装护送。运粮队行经一个据点之前，小分队先将据点围住，敌人胆敢出动，即以火力压制。运粮都是在夜间进行，敌人慑于回民支队的威力，一般不敢出动。有了回民支队护送，运粮群众都有一种安全感。

（县党史办）

分 场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掌柜的，来分场，
金丝眼镜夹鼻梁。
手拿芭蕉扇，
不慌又不忙。
跷腿坐，算盘响，
大树底下好风凉。
粮食堆上抓一把，
连搓带吹又带尝。
挑出三个秕谷子，
“不行，还得扇车扬！”

房庄和东王庄保卫战

(1942——1943)

1942年初冬，青纱帐消失，抗日武装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却日趋频繁。一天，县大队住付庄，县长王惠卿带部分武装驻房庄。县城伪军接到保甲长的报告，立即出发直扑县大队驻地。县大队展开猛烈反击，一气把伪军赶回老窝。经过这次战斗，敌人一个多月没敢到房庄去。

1943年春节，莘县的敌人出动四五百人，由日本兵开路，直奔东王庄抢掠群众过春节的物品。接到侦察员报告后，公安局长崔强立即带领县政府机关的非战斗人员转移，县长王惠卿集合警卫班和县大队曹斌中队迎击敌人，田马固的民兵也自愿留下来和县大队一起战斗。布置妥当后，侦察员报告，伪军正从村里扛着东西往外走。县大队立即发起攻击。敌人只顾抢掠，毫无战斗准备，枪声一响，扔下东西就逃命。县大队乘胜追击，一直追了三里多远。敌人如惊弓之鸟，连枪也不还就窜过马颊河，逃回了县城。

(王惠卿)

朝城县区武装的反蚕食斗争

(1942——1944)

1940年10月，敌十军团三十一师文大可部由观城移驻朝城，加上伪保安队刘金陵所部，敌总兵力4000余人。这股伪军采用修城墙、建据点的战术，步步为营，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蚕食。到1942年冬，朝城境内的据点碉堡已达40个，我们的根据地则缩小到20个村庄，朝城的对敌斗争出现了最困难的形势。

1942年底，为适应斗争需要，观城县与朝城县合并为观朝县，两个县的独立营合编为观朝基干大队，共约700人左右，有3个直属中队和6个区中队。县长王树成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裴奇兼任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第九军分区派李登瀛和王玉林分任副大队长和副政委，贾鲁峰任党总支书记，原朝城独立营营长傅之斗和观城独立营营长黄先觉都改任中队长。县区武装改编后，用五种形式开展了积极主动的反蚕食斗争。一是组织中队和民兵自卫队封锁袭扰边缘地区的伪军据点，保卫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二是有计划地派遣小分队夜袭敌占区的目标，破坏敌占区的电话线路，开展宣传攻势；三是积极开展争取和瓦解伪军的工作，惩治死心踏地的汉奸；四是寻找伪军活动规律，捕捉战机，打击以至歼灭离开据点的小股伪军；五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1943年头9个月里，县大队先后组织了李官村夜间捕捉战、韩庄店伏击战、吕庄伏击战、呈旺围困攻心战等几次小型战斗，歼灭4小股伪军，俘敌40余人，并打下

一个伪军据点。

这年11月初，县大队一个中队与主力部队一个连配合，从外线急袭了朝城西部刘庄的一个敌人前哨骑兵连，毙伤伪军20余人，缴获战马9匹。

这年底，在主力部队强攻兹营据点，袭击五里坨据点的有利形势下，县区武装在民兵配合下，主动出击，3天之内焚毁拆除敌人碉堡据点20个，取得了反蚕食斗争的重大胜利。1944年春，困守朝城的敌人弃城逃往阳谷。10月下旬，教三旅八团在朝城以南歼灭伪军文大可部1000余人。后朝城曾复入敌手，但终于1945年7月彻底解放。

（据贾鲁峰回忆录整理。贾鲁峰系河店乡贾庄人，建国后曾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现已离休）

支前歌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车子推，震天响，
支援前线运草粮。
推了一趟又一趟，
粮草运到前线上。
大军兵强马又壮，
威风凛凛过长江。

东孙庄的抗日联防

(1 9 4 3)

东孙庄位于朝城东的朝阳公路南侧。抗日战争后期，朝城一带常遭日伪军袭扰，派夫抓丁，逼钱抢粮，人民不堪忍受，常有自发的反抗。早在1942年，东孙庄就以“黄沙会”、“大刀会”的形式和周围村联合起来，保卫村庄，打击敌人。后来，抗日政府派抗联的万主任和张振海等同志到东孙庄发动群众，建立了村政府，孙伯明任村长，孙玉明任模范班长，孙兰基任民兵队长，并与周围各村一起实行抗日联防。民兵白天带枪劳动，夜间站岗放哨，村内村外巡逻，发现情况就吹牛角号、打鼓报警，各村之间互相支援。

东孙庄的抗日联防惹急了汉奸刘金陵。为了搞垮这一带的联防组织，他纠集阳谷的治安军1000多人到东孙庄附近“扫荡”。联防民兵采用麻雀战术，从四面八方方向敌人打枪，区基干武装也乘机出击，敌人被迫撤回。

1943年2月2日，刘金陵和伪区长刘天顺亲自带领300多人的汉奸队包围了东孙庄。东孙庄的放哨民兵发现情况，鸣枪报警。全体民兵立即上房，占据制高点，凭借有利地形抗击敌人。仅民兵队长孙兰基一人就打死打伤20多个敌兵。19岁的民兵孙建立用手榴弹和预先埋好的地雷炸死炸伤十几个敌人。战斗中，孙兰田和一个外号叫“三多达子”的民兵牺牲，孙玉柱、孙伯起、孙建德、潘金祥负伤。

由于敌人是夜间袭击，民兵发现晚，其他村的民兵增援晚，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之下，民兵只得边打边撤至村

外。敌人进村后，大肆烧抢，全村300多间房子有一半被烧，烧毁各种家具不计其数。敌人走后，我抗日政府立即到村里发放救济粮、柴禾、种子粮、衣物等，仅孙东江一户就得到高粱秸500余斤，使群众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并很快恢复生产。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孙建申、孙玉明、孙兰基、孙伯明等人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建立了朝城以东第一个村党支部，孙建申任支部书记。东孙庄由此成了朝城一带有名的抗日联防模范村。

(王子栋 魏 华)

两 把 刀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穷人身上两把刀，
租子重，利钱高，
夹在当中吃不消。

穷人眼前三条道，
逃荒、上吊、坐监牢，
哪年哪月才能挺起腰？

河涯伏击战

(1 9 4 3)

1 9 4 3 年农历二月十七日，驻冠县的日军在冠县南部扫荡时，一匹军马脱缰而逃。日军在后紧追不舍，直追至马村一带。此处当时是朝北县辖地，距冠县已有 5 0 余华里。因天已黑下来，日军怕中埋伏，不敢回冠县，更不敢就地宿营，只好向莘县北部较近的燕店据点靠拢。马村至燕店，河涯是必经之地。

河涯村党支部建于 1 9 3 8 年，群众基础好，民兵组织健全，战斗力强。值班民兵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党支部书记邢秀成报告。邢秀成认为这是一块送上嘴来的肥肉，时间地点都对我有利，应该狠狠地啃他一口。他立即通知民兵迅速占领街道两旁的房屋，做好战斗准备。当时，专署发给区里的手榴弹和主力部队七七一团赠送的 4 0 支钢枪刚运到河涯村，还没来得及下发，正好派上用场。当夜天有薄云，月光朦胧。日军提心吊胆地行至街心，邢秀成一声令下，伏击民兵一齐开火，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在敌群中爆炸。敌人象挨了棍子的野狗东奔西突，霎时间被分割成两股。东边的一股窜到一个大坑边，西边的一股则乱蜂似地退到了街西头。敌人定下神来之后，以为遇到了我主力部队，架起重机枪和掷弹筒，从两边向街心射击。见狗咬狗的局面已经形成，我民兵迅速转移。敌人不敢轻易进村，只好瞎打一气，西边向东打，东边向西打，一直打到天明，再进村搜索时，既不见我主力部队，也没有民兵的影子。两股自相轰击了一夜的日本兵

合在一起，拉着两大车伤兵和八具死尸，垂头丧气地向燕店奔去。

（据王信回忆录整理。王信系位庄乡王马固村人，建国后曾任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副县长、县长等职，现已离休）

泪水打湿路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乡长走一步，
家里多匹布；
保长走一步，
太太有条裤；
甲长走一步，
油水装满肚；
百姓走一步，
泪水打湿路。

破楼战斗

(1 9 4 3)

1943年，莘县一带对日伪斗争已近尾声，徒骇河以北大都成了解放区，莘县城内和徒骇河以南尚有日伪军和中央军盘踞。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揭露汪精卫伪中央投敌卖国的真面目，动员人民群众将对敌斗争进行到底，我回民支队第五中队和县大队（含游击队）于农历三月初二向南越过徒骇河，插入敌占区。

当时的回民支队第五中队队长是刘清瑞，副队长是刘秀武，代理政委李平。中队辖三个排，一、二排跟随队部驻破楼，三排驻田集。白天中央军挖沟，晚上中队战士填沟，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同时，战士们还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进行反封锁斗争。农历三月初四，田集逢集，战士们到集上公开宣传抗日，揭露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罪行。敌人知道后如临大敌，从莘县出动一个连的伪军，气势汹汹地向田集扑来，在距破楼一里远的地方就虚张声势地放枪、打掷弹筒。队长刘清瑞了解敌情之后，宣布照常做午饭，命令一、二排缠住敌人，采用粘着战术，打打停停，使敌人既打不进来，又不甘罢休。同时派通讯员前往张鲁报告马本斋司令员，作好准备，待机消灭敌人。

下午三四点钟，敌人从西北面徒骇河沟内迂回过来，通讯员在河沟内与敌遭遇负伤，拖着伤臂回破楼报告敌情。面对这新的形势，刘清瑞决定派一个通讯员去田集，命令三排撤回破楼；另派一个通讯员绕道去张鲁集，请求派部队增

援。

黄昏时分，敌人将破楼包围，并逐渐缩小包围圈，掷弹筒和炮声响成一片。五中队和县大队战士在村内将院落打通，抢占制高点，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准备迎击敌人。敌人也爬到村西南角的屋顶上向村内张望，既不甘心撤退，又不敢贸然进攻。我方也采用缓兵之计，拖延时间，准备等天黑后发挥熟悉村内情况和惯于夜战的优势与敌人较量。

与敌人对峙三四个小时之后，天已黑下来。这时，马本斋司令员派来的一个营的援兵正好赶到。援兵在外一边打一边呐喊，和村内的五中队联络。五中队战士听见援兵来到，士气大振，也一齐呐喊起来。一时杀声震天，弄得敌人晕头转向，只得仓惶撤退。五中队战士乘敌人撤退之机，投出一排排手榴弹，打得敌人首尾不接，左右难顾，四散奔逃。

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兵二三十人，我五中队一位副班长中敌飞弹牺牲，炊事员被掷弹筒炸伤，政委李平腿部受伤，别无伤亡。

（县党史办）

朝北民兵反“合围”

(1 9 4 3)

随着抗日力量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敌人在我解放区失去了耳目，他们不敢进行有目标的长途奔袭，小股敌人更不敢进入根据地。日伪军“扫荡”不能奏效，便改用“合围”战术。他们调集临近几个县的部队对一些重点村庄“拉大网”。一进朝北地界，即按班、排散开，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形成一个大包围圈，逐步向里压缩，把男女老少都赶到一个地方，从人群中找“八路”，逼要粮食和军用物资。

为对付敌人的合围战术，朝北各村组成了严密的民兵联防组织。敌人一接近根据地，各村便发出警报。基干民兵立即出动行动小组打麻雀战。青纱帐里、树林里、沙岗窝里，到处藏着民兵游击组，他们冷枪射杀敌人，单个活捉敌人，打几枪换个地方，在敌人间隙中穿插迂回，神出鬼没，搞得敌人晕头转向，首尾不能相顾。民兵枪一响，各村群众都坚壁清野。敌人组织了几次大的行动，都没有达到目的。

1943年6月，敌人为抢掠小麦，又组织了一次大合围，合围中心是北安头粮站。敌人刚接近张鲁集，就被联防民兵发觉了，警报飞快地传向各村。敌人撒的网不小，结果一粒小麦也没捞着。

这年10月末，我县政府征集的秋粮在朝北一带集中。敌人闻讯后，又搞了一次合围。从大名方向来的敌人行至夹河附近，受到联防民兵阻击。当时我新八旅一个主力团正驻在夹河以北的北小文，接到民兵报告后立即出动，给大名之

敌以迎头痛击，歼敌100多名，缴获大批弹药物资。

12月，反扫荡指挥部政委兼区队指挥员张矩带一个中队驻在北庄，准备对付莘县敌人的合围。他们原打算等敌人到张鲁疏散开拉起网来之后再从间隙中插过去，到敌人背后施行袭击。岂料敌人也学乖了，他们为了避开联防民兵的耳目，绕过了张鲁集，直到接近北庄时才拉起了散兵线。张矩当机立断，带区队向东北迂回到大王寨，又集中了一批联防民兵，从两侧袭击敌人，打开了一个缺口，解救了一部分被敌人赶进圈内的群众和后方人员。敌人这次合围的目标是杨夏庄、小王庄和武家河，兵力多，规模大，朝北70多个村庄都有敌踪，但最终仍是一无所获。

1944年3月，聊城、临清等七县的敌人又对朝北进行了一次大合围，结果也是空手而回。此后敌人转为守势，再也没有到朝北来过。

（据张矩回忆录整理。张矩系聊城市堂邑人，建国后曾任河北省水利专科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等职，现已离休）

· 朝 南 战 役

(1 9 4 3)

1943年7月，二分区与三分区部队配合，对盘踞在朝城一带的汉奸文大可的伪暂编三十一师展开全面进攻，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朝南战役”。

文大可是原国民党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之教导师副师长，师长是石友三的胞弟石友信。1940年高树勋处死石友三弟兄后，文大可即率部投降了日寇，从此盘踞在朝城一带达数年之久。为了讨好日寇，他积极执行日寇的“蚕食”政策，不断侵犯我根据地。1942年，他又乘日寇“九·二七”大扫荡之机，在朝城以南的张大庙、柿子园、谢集等十几个村庄安据点，修碉堡，对我范县、观城中心区直接构成威胁。

文大可的伪暂编三十一师下辖两个旅，共约3000人枪，大部部署在朝城以南。其中第六十一旅在朝城东南的谢集一带，第六十二旅在朝城西南的兹营一带。为了牢牢占据这块地盘，文大可从其日本主子那里学了一手碉堡战术，先后共设据点21个，修碉堡64个，分兵设防，自以为固若金汤。其实，这种战术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兵力分散，每个据点最多有一个营驻守，工事也不甚坚固，再加上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官兵之间矛盾尖锐，战斗力不强。

为了歼灭文大可的有生力量，粉碎其“蚕食”计划，恢复进而扩大我中心区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决定利用青纱帐起来的有利时机，一举斩断文大可伸向朝南的魔爪。参战部队

组成了两个兵团：二分区八团、三支队、昆张支队和朝城、范县、濮县、寿张等县的基干大队为右翼兵团；三分区三十二团、四分区十三团之一营为左翼兵团。7月5日黄昏后，在军区统一指挥下，两兵团从敌人六十一旅与六十二旅的结合部实施分割包围，拉开了朝南战役的序幕。

当天夜间，我右翼兵团对六十一旅旅部所在地谢集发起攻击。担任主攻的是八团三连。因突破口选择不当，强攻未能奏效。我指挥员当即调整部署，以少数兵力监视谢集之敌，主要兵力迅速转移，矛头指向仁义村据点。7日上午，八团在九二步兵炮火支援下，拿下了仁义村据点，歼敌一个营。接着又让被俘的敌营长喊话，接连叫开了几个据点。这一战果，使朝城一带的伪军大吃一惊。驻谢集的伪六十一旅旅部见势不妙，于当日下午突围逃窜，途中被我军歼灭一部。其余据点的伪军也纷纷弃据点逃走，伪军的防御全线崩溃。我军各部四处拦截阻击，敌军大部被歼。

朝南战役正激烈进行时，寿张的日伪军突然出动200多人，以青纱帐为掩护，企图偷袭我设在金斗营的绷带所。我昆张支队三中队（属七团二连）恰好赶到，立即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敌人万没想到偷袭会碰上硬钉子，伤亡数十名，只好拖着尸体，抬着伤兵，狼狈窜回寿张城。这次战斗中，我昆张支队三中队遇事不慌，勇敢顽强，杀出了威风。有一位司号长出身的排长，一人刺死了两个鬼子，他自己也在搏斗中英勇牺牲。

朝南战役中，我军共攻克敌伪据点、碉堡77处，俘虏六十二旅参谋长郑文一以下官兵520余人，毙伤敌2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轻机枪8挺、掷弹筒6个、子弹万余发。

8月2日，我军又攻克了郎集据点，歼灭朝城伪警备队

一个中队（100余人）。从此之后，朝城的文大可部即龟缩于朝城城内，再也不敢轻易出扰了。

（据曾思玉回忆录整理。曾思玉系江西省信丰县人，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司令、济南军区司令等职）

杀到天津卫

（清末民谣）

争天下，打天下，
穷爷们天不怕地不怕。
杀到天津卫，
朝廷快让位；
杀到杨柳青，
天子吓得发了懵。

夜袭燕店据点

(1 9 4 3)

1943年7月，新八旅第二十二团回到鲁西北，盘踞莘县城的刘仙洲已成突出在我根据地中的孤立之敌。为了扫清外围，为解放莘县城做准备，鲁西北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肖永智决定打掉邻近我根据地的燕店据点。

在战斗动员会上，肖永智说：“你们二十二团，是鲁西北党领导组建起来的，是鲁西北人民的子弟兵。现在，你们回到鲁西北来了，要打好仗，报答鲁西北人民，帮助地方党开展工作。特别是这头一仗，一定要打好，作为你们回来与鲁西北人民的见面礼！”

当时，燕店据点有2个土围子，在燕店集西北成东西排列。西据点驻着伪军第四中队，中队长范子民，有120多人；东据点驻着伪军第九中队，中队长路连芝，有近百人。范子民是刘仙洲的嫡系，路连芝系土匪出身，两个中队战斗力都比较强。为便于进行兵力部署，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派二十二团参谋长刘墨卿去观察地形。刘墨卿在敌工站的安排下，化装成一个卖牛的，由人带领，趁燕店大集时，牵着牛在靠近据点的大路上走过，他一边看一边捉摸攻击据点的战术：据点围墙虽高，但梯子可以搭到；壕沟虽然较深，但沟中有水，凫水而过也不困难。两据点均较小，只要我军动作迅速，八九分钟可登上寨墙，攻占据点内的四角炮楼。

刘墨卿回来汇报了看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后，肖永智政委决定10月2日夜12时袭歼燕店据点的两个中队，具

体安排是：连长贾文春带二连攻西据点；三连攻东据点；一连连长王新斋指挥一连、四连在燕店东南4华里的公路上构筑工事，准备打县城的援敌；五连为预备队；基干团部署在燕店东北，准备打西吴家据点的援敌。

2日晚9时，部队出发。赵健民带军分区指挥所随二十二团行动。当接近燕店据点时，一、四连自燕店南向东去打援位置；三连向东据点靠近；二连向西据点靠近。两个投弹组（每组10人，每人带10颗手榴弹）分别向东西据点匍匐前进，梯子组（每组抬两架梯子）与投弹组间隔10米紧紧跟上，后面为登墙部队。两侧各有配备2挺机枪的1个步兵班作掩护。战士们进到离据点五六十米时，敌人尚未察觉。夜12点，二连靠近西据点外壕。敌哨兵听到动静，大声喝问：“干什么的？”我火力组立即向据点的两个炮楼及围墙开火，投弹组将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据点墙内。顿时机步枪声响成了一片，手榴弹咣、咣地在据点内轰鸣，火光阵阵升起。当时军分区指挥所设在西据点西边70米的一个有柏林的坟地里。八九分钟后，二连通讯员报告，我军已登上寨墙，并占领了西北角、西南角的两个炮楼，正分头向东北角、东南角发展，连长贾文春正在寨墙上指挥扩大战果。随后，三连王连长报告，部队接近东据点时被发现，第一次攻击未能成功。二十二团团长赵鹤亭命令三连组织火力压制敌人，进行第二次攻击，一定要拿下东据点。

凌晨1时，二连攻占西据点东门，俘敌中队长范子民以下80余人，只剩一个伪分队长率一个班在东北角炮楼里据守。赵健民立即带指挥所进入西据点伪中队部所驻的一座三间北瓦房内。正当指挥人员研究组织全歼敌人时，侦察员报告发现从聊城方向开来40多辆汽车，基干团和二十二团的王新斋连长也报告看到聊莘公路上有长串汽车灯光。赵健民

分析聊城敌人不可能这么快对燕店据点组织增援，必定是要在天亮后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打燕店据点了。赵健民马上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向西边元城县的北峰地区撤退。

部队撤至军分区驻地后，立即向冀鲁豫军区电告敌情，通知观、朝、范各县早作防备。

燕店一仗虽未拿下据点，却俘虏伪中队长范子民等80余人。由于刘仙洲平时对伪军的欺骗宣传，说八路军抓住伪军统统剥皮，所以伪军都十分害怕被俘，认为被俘后就没有生路了。为了揭破敌人的欺骗宣传，肖永智政委决定将俘获的80多名伪军全部释放。我军对燕店据点的突然袭击和释放俘虏的做法在莘县伪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伪军中纷纷传说八路军中有猴子兵，一蹦就进了围墙。八路军抓住伪军就剥皮的谣言也不攻自破了。

（赵健民）

林则徐禁鸦片

（清末民谣）

林则徐，禁鸦片，
焚烟土，在海边。
开大炮，打洋船，
吓得鬼子一溜烟。

攻克铁佛寺据点

(1 9 4 3)

燕店战斗后，鲁西北军分区政委肖永智决定打掉位于聊莘公路近旁的铁佛寺据点。

铁佛寺在今单庙乡关庄西南约500米处。寺中有几处院落，伪军筑了围寨，驻守着一个中队，任务是保护聊莘公路。该据点距我马颊河西的根据地30多华里，地处日伪统治区纵深，敌人防守比较松懈。二十二团团团长赵鹤亭、副团长曹丕堂提出只派一个连去，理由是人少来去方便。赵健民同意这个建议，最后决定由连长贾文春、指导员许建瑞率二连去完成这一任务。交待任务后，赵健民告诉他们：若进攻顺利，所捉俘虏由许建瑞教育后就地释放；如进攻不顺利，即行撤回，不要恋战。

黄昏时分，第二连由大王寨一带出发，到达铁佛寺后，毫无警觉的敌人尚在睡梦中。我机步枪组、投弹组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梯子组竖起梯子，全连顺利进入据点，敌人不敢也来不及组织抵抗，只好缴械投降。按照赵司令员的指示，将俘虏由许建瑞训话后全部放掉，二连战士每人背着两支大枪回到了驻地。

歼灭铁佛寺伪军后，莘县伪军简直是谈虎色变。被释放的伪军争相传言：打他们的就是前几年的机枪营、赵三营。一打响，子弹就象在头上爆炸似的，手榴弹和下雹子差不多，来不及还手，八路军就端着刺刀来到面前了，只好举手投降。还说：燕店的俘虏是赵司令释放的，释放时每人发了

一天的路费；铁佛寺的俘虏是冠县城里会唱京戏的指导员释放的（许建瑞原是冠县京剧票友，曾在《捉放曹》中饰曹操）。八路军对俘虏一根毫毛也没动，今后打仗，跑不了就举手缴枪。

（赵健民）

苦辣酸咸没有甜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苦菜开花黄又圆，
坐在醋缸吃黄连。
财主厨房鱼肉臭，
咱吃顿豆腐当过年。
扳着指头数一年，
苦辣酸咸没有甜。

张鲁集村落保卫战

(1 9 4 3)

1943年，张鲁集东北的燕店、王化和东南的马场、窠村都有日伪据点，西部为我抗日根据地。为防敌人的骚扰，张鲁集民兵在村周围挖了交通壕和网状阵地，一直延伸到距村子四五里之外。村内则改造了街道，加高了围墙，街头巷口垒起了“月牙墙”，胡同内筑起了“犬牙墙”，全村街巷相连，户户相通，重要路口埋有地雷。

这年10月的一天早晨，张鲁群众正向根据地转运一批粮食，窠村和马场的敌人闻讯后，便集合160多名日伪军，驱赶着20多辆大车，向张鲁进犯抢粮。张鲁武委会一面组织一部分民兵带领群众藏运粮食，一面挑选40多名英勇善战的民兵进入村外网状阵地。待敌进至五六十米的射程之内时，民兵一齐开火，当场击毙敌人十七八名。敌人慌乱中组织进攻时，民兵已顺交通壕绕到敌人侧翼开了火。就这样，一边打一边转，在村外和敌人周旋了一个多小时，村内粮食已藏运完毕，我分区增援部队也已赶到，敌人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得匆匆撤退。

(县人武部)

武家河劫难

(1944)

1944年，莘县城解放前夕，敌人自知末日来临，疯狂作垂死挣扎，残害人民的手段更加残酷。这年7月，莘城伪军纠合冠县、馆陶、大名、朝城之敌，在城西实行拉网式“扫荡”，黎明时将手无寸铁的群众驱赶到杨庄、武家河一带，疯狂施暴。他们威逼青年男女赤身对打，然后杀死。甚至将几个月的婴儿从母怀中夺出，用刺刀刺穿腹背，举在空中，摇晃取乐，以至群众嚎啕痛哭，声闻数里。仅北庄、北安头、大索庄三村就有30多人被杀。北庄村长孔繁需被机枪射杀，三天后才找到尸体掩埋。年近花甲的秦安臣身受十余刀，昏死过去，一天之后才呻吟复苏，得以幸免，至今伤疤满身，气喘不止。我县公安局两名伙夫（一个是张鲁回民杨清修之父，另一个是后夏庄人阎门楼）和大索庄农民黄双印被押至县城，严刑拷打后倒栽活埋。北安头村共产党员马林瑞、民兵张鼎臣被绑在枣树上，用木榔头活活夯死。大索庄农民白汝琪被带到莘县城，一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北安头的张银贵和赵德恩夫妇在押往莘城的路上被乱棍打死。大索庄年近70的孀妇王徐氏暴尸莘城街头。刘进忠、岳保法和中牟町的蔡守本、王楼的王新田被枪弹射杀。还有很多无辜群众被用绳子串绑着押进城里，受尽酷刑，有的被打死，有的打伤后被狼狗咬死，有的被迫倾家荡产赎身。

（郭希文供稿。郭希文系河北省大名县郭封古村人，曾在张鲁中学任教，现已离休。）

日伪军血洗刁坊

(1944)

1944年2月28日，朝城全境解放，刘金陵逃到阳谷。7月5日夜，朝城县大队袭击了阳谷县于楼的一个伪军据点。于楼据点位于朝阳公路上的朝城、阳谷交界处，是阳谷县的西大门。这一据点受袭，刺激了阳谷的敌人，他们扬言要血洗刁坊（朝城境内），以示报复。

7月7日凌晨，阳谷日伪军步骑兵200余人和汉奸刘金陵的一部分队伍，从谢集、张楼、八里庄、许楼一线对朝东地区展开了拉网式“扫荡”，天明在刁坊收拢，把仅有七八十户、四五百人的刁坊村团团围住。村中有些人事前知信，已早早地到外村躲避；凡没躲出去的人都被驱赶到村头一个大场里，由日伪头目轮番训话，强令说出八路军的去向。场上鸦雀无声，连怀抱中的孩子也没有一个哭的。敌人反复追问无效，便兽性大发，下了毒手。他们首先把50多岁的顾玉怀拉出来，连挑了几刺刀，老人当即倒下，血流满地。群众敢怒不敢言，只有以沉默对待。见恐吓无效，凶残的敌人一拥而上，二三十个日伪军一齐动手，接连挑死了15人。这15人的名字是：刁坊的杨玉香、杨士元、顾可见、顾成义、顾马水；八里庄的赵长春、赵福臣，许楼的许双成、许德林、许福臣，谢集一个扛活的和桃园等村的4人。前刁坊的李洪恩和后刁坊的顾成仁被挑了七八刺刀，侥幸未死，后被人抢救出来。

敌人挑死16人，挑伤2人后，又对其他人施行毒打。

一个外号“二瞎子”的农民被敌人把头按在麦糠水里，差点闷死。行凶之后，敌人又到各家抢劫，临走还抓走100多人。敌人走后，村内衣物遍地、牲口乱跑，一片哭叫声，惨不忍睹。

（魏 华 王子栋）

走了王八来龟孙

（解放战争时期民谣）

葱辣嘴，蒜辣心，
辣椒单辣脖子筋。
贼偷人，匪治人，
鬼子汉奸活埋人。
走了王八来龟孙，
鬼子投降来了“遭殃军”。

解 放 莘 县 城

(1 9 4 4)

1944年7月31日，我冀鲁豫七分区集中精锐兵力，在内线人员配合下，一举攻克鲁西北伪模范县长刘仙洲盘踞的莘县城，以伤亡10人的极小代价换取了歼敌2000余人的胜利。

刘仙洲其人

刘仙洲系泰安人。抗日战争爆发前在青岛就与日本浪人密切来往，并与日本特务相联系。“七·七”事变后，刘仙洲回到泰安，招收地痞流氓，散兵游勇，组成一支汉奸队伍。1938年11月15日，抗日专员范筑先将军殉国，日军侵战聊城，随即把刘仙洲这支300多人的铁杆汉奸队伍（内有骑兵五六十人）调到聊城。两天后，鲁西北反共顽固派的代表人物王金祥，在莘县国民党部孙光远和反动地主分子刘玉珂配合下，指使刘建堂等人发动兵变，杀害了抗日模范县长吕世隆。1939年2月22日，刘仙洲部在驻聊日军1个大队的率领下进占莘县城，刘仙洲被委任为莘县县长兼保安司令。

此后，刘仙洲便大肆扩张势力，铁心与人民为敌。他首先建立伪政权，按原区划设立了6个伪区公所，并大力发展维持会，建新立民会组织，以维护他的县、区、乡、村伪政权。第二步便是扩充军队。他以带来的300多伪军为基础，在全县按地亩摊派抽丁，扩充兵员，并招收本地的地

痞、土匪、流氓加入伪军。到1941年，刘仙洲的汉奸武装已扩充到8个中队和6个民团中队，另有警察局、特务队、剿共班等，共约2000余人。到1942年扩充到15个中队，加上特务队，总数近3000人。到1944年发展到17个中队，又设了新兵集训队，总兵员数达到3000多人。第三步是加强全县的特务情报组织。县里组织了“特别工作队”，全部便衣、短枪、自行车；县、区、乡、村都设了专门特务情报人员，专门刺探共产党、八路军和民兵的活动情况。第四步是加强防务。刘仙洲先后在马厂、燕店、西吴家、王化、张屯、十八里铺、黄楼店、赵庄、铁佛寺等地安设了据点，其中燕店、西吴家、十八里铺、赵庄各住两个中队，其他据点均为一个中队。城内一般常驻4个中队，另加宣传队、特务队、警察所、剿共班等，共1000余人。城外设铁丝网、鹿寨、尖桩等障碍物。驻莘县的日军开始是一个大队，后逐渐减为一个中队、一个小队，到1944年，日军全部撤走，刘仙洲的汉奸队伍控制了90%以上的莘县地面。他积极配合日军向我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冠南朝北一带“扫荡”，对抗日军民造成很大威胁和危害。在8年抗战中的6年里，刘仙洲部是鲁西北7县中最强的一支汉奸力量。1941年，他获得了伪山东省长授予的“山东省模范县长”称号。

抗日力量的发展

1937年10月，经中共鲁西特委推荐，抗日专员范筑先委任共产党员吕世隆为莘县县长，由张炳元、吕世隆、冯子华、王惠卿组建了中共莘县委员会。在县委领导下，农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蓬勃发展。后

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分化破坏，县大队主力连（第一连）的兵权落在了反动地主刘玉珂的儿子刘建堂手中，全县6个区队中只有1个人是共产党员，使党领导的抗日工作一度处于被动。1938年11月17日，莘县兵变突发，共产党员连长曹彬、指导员宋英被扣押，县长兼大队长吕世隆被杀害，全县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挽救莘县抗日局面的颓势，我党领导的第十支队主力机枪营奉命进驻莘县西关及附近村庄。不久，机枪营在顽固派代表人物王金祥、刘耀亭、袁寿山所指挥的三个支队进逼之下，被迫经河店撤向冠县境内，莘县党的工作重新转入地下。刘仙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占领了莘县。

1938年12月初，以王惠卿为书记的中共莘县委员会建立，并着手整顿全县的抗日组织，秘密开展工作。1939年春，以马颊河以西为基本区组建了抗日县政府，建立了县大队，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1939年初，我党领导的第十支队更名筑先纵队，主力改编为5个营。由于此时刘仙洲羽翼尚未丰满，我军在战斗力上可以占据优势。俎店、位庄之战，我军均掌握了主动权。

1940年春夏我冀鲁豫部队两次讨伐石友三顽军的战役之后，筑先纵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开往卫河以西的曲周、丘县、广平一带。在地方主力部队全部调走的情况下，鲁西北军分区又从各县大队中升级组建了近千人的基干团。不久，基干团在堂邑县靳家屯遭日寇“扫荡”，一部分人失散，后收容起400余人，仍在鲁西北地区坚持斗争。刘仙洲部却趁此机会发展势力，加强了对全莘县的控制。

1942年1月，赵健民任鲁西北军分区司令员。 9

月，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奉命率部来到鲁西北，兼任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改任副司令员，当时回民支队约有1300人，其机炮中队有日式九二重机枪3挺、迫击炮2门，战斗力比较强。回民支队采用引敌来攻，趁机反击的方针，先进驻马颊河东。刘仙洲慑于回民支队的声威，不敢来攻。支队进而开至大、小宋庄，刘仙洲不得已派兵来攻，但又不敢靠近。回民支队的到来，压制了莘县伪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持了抗日工作的开展。

1943年5月，伪顽齐子修部被日军缴械，冠县北部第六、第八区被我开辟，堂邑北部的吴连杰也面临绝境，只有刘仙洲盘踞莘县，仍威胁我朝北冠南根据地中心区。7月，冀南区党委决定由肖永智任鲁西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健民任军分区司令员。肖永智带回的新八旅第二十二团指战员多是鲁西北人，回到故乡，战斗情绪很高。肖永智与赵健民商议：要巩固根据地，必须先歼击莘县之敌。要打莘县，必须先打掉燕店据点。10月2日，二十二团猛攻燕店据点，因情况变化虽未攻破，刘仙洲却大为震惊，下令各据点固守，围墙上置备滚木，夜间所有伪军一律上寨墙和炮楼。就是在敌人壁垒森严的戒备下，二十二团一举拔掉了铁佛寺据点。刘仙洲及其部下惶惶不安，解放莘县城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了。

1944年夏，赵健民率二十二团从堂邑一带回根据地中心区休整，准备在雨季过后肃清莘县之敌。

周密的准备

解放莘县城，内线的同志功不可没。

早在1941年刘仙洲按地亩抽丁时，县委就派共产党

员范永堂、范勤堂弟兄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范永堂又先后发展了赵缙绅等十几名党员，掌握了一个班，进而掌握了一个中队，并与刘仙洲的侄子拜了八兄弟，这无疑是埋在刘仙洲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在敌人内部，范永堂等人将敌伪人员分为左、中、右三类，造成花名册，逐级上报区委、县委和冀南第七军分区司令部敌工科长杨大伦，并与有关领导认真研究，确定了团结、争取、打击的具体对象。范永堂等人一面给我领导机关提供各类情报，一面在敌人内部发展地下组织。从1941年冬到1943年冬的两年间，范永堂等人不断对争取对象做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经过斗争实践的考验，先后发展了赵缙绅、李汝海、王德超、相殿生、盛景山、任守中、任保善、任中举、夏可文等13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范永堂任支部书记，相殿生、赵缙绅为支部委员。同时，还交了80多个朋友。他们虽然没有入党，却答应不做坏事，为自己留条后路，关键时刻可能倒戈。

1944年6月下旬的一天，范永堂（公开职务是伪一中队随从护兵）秘密地找到赵健民，报告了莘县城的情况：城内原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今春已撤回聊城。刘仙洲向伪道尹、驻聊城日军司令夸口，说他能独自守住莘县。城内有4个伪军中队，另有突击队、特务队、剿共班、新兵集训队等，共计1000多人。刘仙洲兼保安司令，副司令是丛文门，侯汝祥，马瑞林任参谋长。大事由刘仙洲定，一般军事指挥由马瑞林代理。城内工事是在旧城基础上加修起来的，城墙高近2丈，4个城门楼和城4角炮楼都能独立据守，四面射击。城壕深约1.5丈，徒骇河与城壕相连，水深1丈多。赵健民充分肯定了地下党支部的工作成绩，要求他们继

续努力开展工作，严守机密，准备为党做出大的贡献。范永堂问：“赵司令，打莘县不？”赵健民说：“打！到时候就打，你们做好工作等着吧，时间不会太久！”当时赵健民没有下决心马上攻城，主要担心城壕水太深，我军的战术一时不能适应。这是第一次研究打莘县城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敌工科长杨大伦、敌工站长宋雪峰等人。

范永堂返回城里后，立即秘密召开支委会，传达精神、分配任务，分头对各城区进行监视。当时13个地下党员都在第一中队，其中赵缙绅的一个班守燕塔，其余8个班都担任夜间巡逻。为有利于配合攻城，范永堂利用和刘仙洲侄子刘西祥的把兄弟关系，向刘仙洲提出：一中队担任巡逻任务太久了，不少弟兄得了病，要求轮换一下。刘仙洲采纳了这一意见，把一中队调回城里，担任西门及其以南城墙的防守。范永堂又研究了用枪探条开城门锁的方法，解决了赵健民一直担心的涉水登城这一大难题。

7月20日，范永堂第二次面见赵健民，详细汇报了准备情况，再次提出打莘县城的建议。赵健民听了很高兴，召集有关人员反复研究，作出7月下旬攻城的决定，命令各单位作好战前准备。接着一面安排二十二团参谋长刘墨卿随范永堂进城实地察看，一面向军分区政委许梦侠（肖永智1943年10月在清丰县牺牲后，许梦侠任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通报情况。许梦侠同意解放莘县，并通知政治部主任于笑虹、参谋处长刘始明，预令二十二团、基干团、马颊河支队、莘县县大队准备接受战斗任务。

7月29日，刘墨卿从城里回到地委、军分区驻地程营。下午，军分区召开作战会议，军分区政委许梦侠、政治部主任于笑虹、参谋处长刘始明、敌工科长杨大伦和二十二团、基干团、马颊河支队、县大队军政负责人到会。刘墨卿

在会上汇报了进城察看情况：伪保安司令部驻城内十字街南伪县政府大院内，院内驻有突击队（实际是精锐的警卫连）、剿共班、宣抚班等。第一中队驻北街，第二中队驻东街，第四中队驻南街，第六中队和警察所驻西街，3个新兵集训队分驻南街等地。各中队夜间大部上城楼、炮楼、城墙。地下党支部掌握的第一中队守西门和西南角炮楼，党员赵缙绅班守城内制高点燕塔。另有党支部、敌工站联络的关系五六十人，分布在各伪军组织中。伪保安司令部系一高墙大院，正门在南，设有炮楼等防御工事。二中队驻守原日军司令部，有炮楼等工事，队长是陈丕祥。其他伪军驻民宅中，设有工事。西门由可靠的人控制，到时可开城门。对不可靠者临时把枪下掉控制起来。攻城部队进西门后，由范永堂、赵缙绅率领穿小巷直扑伪保安司令部，解决其首脑指挥机关，不惊动各伪军中队。尔后从城内逐步解决各部伪军。刘墨卿汇报后，大家都很兴奋，一致认为莘县县委和军分区敌工科工作做得好，解放莘县城已经是稳操胜券了。

许梦侠与赵健民商议决定：31日夜间12点攻城。赵健民口述了战斗任务：二十二团为主攻部队，从西门进城后，由范永堂、赵缙绅带路，绕过西街第六中队及警察所，直扑伪保安司令部，解决突击队的伪军，尽一切可能生擒刘仙洲，以利解决其他各处伪军。尔后分头解决西门、南门、魁星楼、南街之敌。团指挥所设在西城门楼。基干团负责攻击北门及其两侧之敌，同时派1个连在距城10里的聊莘公路上择点据守，挖断公路数处，防敌汽车增援。基干团攻占北门后转攻驻原日军司令部之敌。马颊河支队负责攻东门，并派一个班向阳谷方向警戒，防阳谷之敌来援。县大队归二十二团统一指挥，负责攻占南门。军分区指挥部设在西关外安庄。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均不得惊动群众，不得打枪，

待二十二团打响后再行攻击。各部队要及时向上级报告情况，及时与友邻部队联络。部队要用2天时间进行战前动员，做好一切准备。赵健民口述战斗任务后，由军分区作战股下达文字命令。

29日晚，以赵健民和许梦侠的名义向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副司令员杨勇、副政委苏振华发去电报，报告了莘城情况及军分区解放莘县的全盘计划。

10个小时攻克莘县城

7月30日早8时，范永堂第三次出城会见赵健民，并见到了准备派进城去的干部，接受了准备带进城去的手枪。范永堂先带手枪进城，至晚8时又把几位干部带进城去，假称是赵缙绅媳妇的亲家人，安置在赵缙绅家里。这时忽然有消息说刘仙洲要调换古塔上的防务，范永堂立即找到刘仙洲，弄清了情况，经过一番周旋，取消了调防计划，古塔仍由一中队据守。

7月31日夜，林成等几个被派进城的干部隐藏在北街一中队兵营的大院里，待命执行任务。这时，各攻城部队已按预定时间分头出发。为了不被刘仙洲的情报员察觉，二十二团由杨村向南行进，到董杜庄后折而向东，从延营村掉头向北。由于中途遇雨，部队行动迟缓了些，延误了半个小时。范永堂见部队不能按时到达，便决定按第二套方案行动，把林成等人调到城防上来，必要时由内线单独作战，先把敌司令部打掉。

赵健民率军分区指挥所随二十二团前进。行进中，忽然接到军分区紧急电报，电文是：“军区考虑你们1个军分区打

莘县没把握，应停止执行原计划，待将来由军区统一组织解放莘县。”赵健民考虑到：现在通知其他部队停止前进已来不及，通知内线停止行动更是办不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最后赵健民决定：继续执行原计划，一切责任自己承担起来。

8月1日零时30分，部队到达城西关土地庙东边。

二十二团前队用火铳打火，连打三下。内线联络员在西城门楼北边打开手电筒转了三转。暗号对上了，赵缙绅立即抓住早已准备好的绸带，脚蹬城墙缝下城门楼，急步走到栅栏前用枪探条开锁。开了几下没动静，范永堂接着也缝下城楼，帮助他把锁打开。外线部队迅速涌到城门根。范、赵二人与尖兵连长赵智歧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立即顺绸带上了城墙，跑步下到城门洞里去开城门锁，一连几次都没打开。岳邦奎从上衣上撕下一条布塞进锁眼里，锁才打开了。部队蜂拥而入，范、赵二人立即带尖兵连直奔伪保安司令部，将各班排带进突击队、特务队、剿共班及各科室人员的宿舍，然后率一个排直奔刘仙洲卧室。刘仙洲被脚步声惊醒，还没有来得及喊勤务兵，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同时挑开了蚊帐。这个“模范县长”、鲁西北剿共总司令只穿一条裤头就做了俘虏，被押到西关土地庙里受审去了。

这时，城内响起了枪声和冲锋号声，但时断时续，并不激烈。敌人根本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城西关的军分区指挥所里，灯火通明，桌子上铺着敌人布防图，墙上挂着五万分之一的聊城以西各县地图。3时许，接到报告，基干团已攻占北门，马颊河支队已占领东门，县大队正在二十二团指挥下攻南门。天色微明时，二十二团报告，已歼灭西街六中队和警察所之敌，城内西部已完全在我控制之中，团指挥所已移至县政府，西门由第四连负责警卫。基干团报告，东北

敌人已被压缩到“红部”（原日军司令部），我军已登上文庙屋脊，控制了制高点。全团除留一个连守北门向聊城方向警戒外，余者准备进攻。马颊河支队留一个排守东门，其余队伍已从东街逼近“红部”。赵健民当即决定将分区指挥部移至燕塔，以便观察全城情况。8时许，二十二团报告，副团长曹丕堂指挥的第一、三、五连已攻占南门和魁星楼，歼灭了第六中队新兵队。赵健民随即命令二十二团抽调4挺机枪去文庙支援。10时许，我军对“红部”发起攻击，仅十几分钟，据守“红部”的200余敌人就缴械投降了。战斗结束后，在伪县政府大门外路南发现了刘仙洲的一座粮仓，里面全是小麦。因事前没准备车辆，又怕聊城之敌来援，便临时决定将仓中小麦分给了群众。

从占领西门到战斗结束，只有10个小时。

下午，赵健民把刘仙洲叫来谈话。刘仙洲进门就是一个九十度的鞠躬。下面是赵健民与刘仙洲的一段对话：

赵健民：“坐下吧！”

刘仙洲：“在司令面前我能坐吗？”

赵健民：“我们优待俘虏，你可以坐，今日的事情，你认为怎么样呀？”

刘仙洲：“我原想，日本武力强大，能够灭亡中国，我当汉奸可升官发财。也曾想过，在中国历史上也亡过国（这是刘仙洲原话——编者），但后来都恢复过来了。我当汉奸可能没有好下场，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赵健民：“你们当汉奸的，都是想跟日本人升官发财。至于挨骂，那是以后的事了，管不了那么多。”

刘仙洲：“是的。正如赵司令说的，我们当汉奸的都有那么个想法。”

赵健民：“历史证明，中国是不会亡国的。现在，日本

侵略者不自量力，妄图以武力杀戮的手段，迫使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同胞作亡国奴。他们完全是做梦，这决然是办不到的。中国共产党是从人民中产生，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当汉奸，帮助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在几年以内，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惩罚！”

刘仙洲：“历史上的事听说过，通过看戏、听书知道一些，可我们当汉奸的只顾眼前。司令说到的共产党，我倒是亲身经历的。开始是有些看不起，但越打越厉害。我知道司令就是原先赵三营的营长，汉奸都怕与赵三营、机枪营作战，连日本军也怕和你作战，日军称你赵司令为‘赵三马胡子’。自从去年下半年说你赵司令原先带过的机枪营、赵三营来了，我便格外小心。至于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更是无孔不入，这是人所共知的。这次你的部队一下子进了莘县城，一下子解决了我的司令部，也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效力的吧！”

赵健民：“你的情报工作是有一套的。”

刘仙洲：“有一套，我和刘本功都是日本人的模范汉奸县长，可我7年的精心经营，还不是被你赵司令一下子玩完了吗。现在，我是只求司令饶我一命了。”

赵健民：“共产党、八路军优待俘虏么！”

刘仙洲：“优待俘虏，这我知道。可……我不是……我不是小汉奸呀！”

赵健民：“你刘仙洲是作恶多端的！我们有事情要你做。”

刘仙洲：“到了这步天地，我刘仙洲愿听吩咐。”

赵健民：“要求你刘仙洲叫燕店、西吴家四个中队伪军投降，并写信告诉其他据点伪军投降。”

刘仙洲：“莘县城都打开了，他们还会不投降？要不投降，司令还不消灭他们吗！”

赵健民：“当然要消灭他们！但你刘仙洲叫他们投降，这是你立功的表现！”

刘仙洲：“我按司令的命令办！”

接着，刘仙洲按敌工科的意见，给王化、张屯、十八里铺、马厂、窰村、赵庄等据点写了劝降信。

黄昏后，军分区指挥所带着刘仙洲去燕店，于晚11点到达。燕店东据点伪军队长路连芝是本地土匪，听说莘县城解放，已于下午弃据点逃跑。西据点的守敌见刘仙洲被押到，立即开门投降。

8月2日晨，又带刘仙洲去西吴家，驻西吴家据点两个中队的队长石义功、胡荣德见刘仙洲来到，也顺从地开门整队投降。王化、张屯、马厂、十八里铺、窰村据点守敌见到刘仙洲劝降信，分别向我二十二团、县大队缴械。只有城东赵庄的敌人趁机逃向了沙镇。

8月3日，敌机飞临莘县城上空，反复进行轰炸。

8月8日凌晨，聊城数以千计的日伪军开来莘县，重新占领了莘县城，并在城南十里井、城西南水车杨庄、城北高庙、白马庙、城东赵庄安上了据点。

9月，我军在魏马厂伏击敌人4个中队，大获全胜。不久，又在王楼村伏击了从阳谷到莘县押送军用物资的敌人。

10月，我军在一夜间拔掉了水车杨庄、高庙、白马庙3个据点。

11月，我军曾三次进驻县城四关，对敌人展开了“挖心战”。驻县城的汉奸头子李海泉怕被我军二次吃掉，于当月中旬在日本治安军掩护下放弃莘县城，逃到堂邑去了。至此，莘县全境彻底解放。

莘县之役，我军共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2挺、步枪1000余支、短枪100支、掷弹筒10余个、迫击炮弹300发、掷弹筒弹600余发。俘伪县长兼保安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区长、金库主任及其以下伪官兵伪组织人员2000余人。刘仙洲本人经严肃教育，表示今后不再做任何有损共产党、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事情，经军区批准予以释放。他先去济南、后到济宁经商。

莘县解放，消除了我鲁西北中心区的一个宿敌，使聊城、阳谷之敌直接暴露在我军面前。人民兴奋地看到，日本侵略者的破灭已是指日可待了。

（据赵健民、范永堂回忆录和邹荣川提供材料整理。范永堂系十八里铺乡范庄人，建国后曾任河南省荣军总校秘书组长、洛阳市税务局二分局局长等职。邹荣川系莘县城镇北街人，退休教师）

鬼子最怕子弟兵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鬼子最怕子弟兵，
地雷阵上显威风。
西瓜白菜开红花，
门槛灶台也翻腾。

刘金陵偷袭韩马庄

(1944)

1944年，抗日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朝南的敌伪据点接连被拔除（，朝北）我二十二团在付庄打垮了敌治安军，刘金陵逃往阳谷，我地方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向了反奸诉苦，把斗争矛头指向地方封建势力。

但是，逃到阳谷的刘金陵，不甘心失败，时刻在寻机报复。白天，他们在阳谷城里吃喝玩乐睡大觉，夜间则在情报员带领下，到我根据地内行凶作恶，先后在东孙庄烧毁民房200多间，在杜庄杀死12名民兵，又血洗张义屯，火烧谢楼，对人民欠下了一笔笔血债。

朝城东南的韩马庄是老四区所在地，形势比较复杂。汉奸区长赵文英与抗日区长赵文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年农历九月初七，韩马庄的郝凤举（敌中队副）、崔振生（敌小队长）探得几位抗日干部都住在韩马庄的韩更勤家，便向刘金陵报告。夜深后，刘金陵带500多人扑向韩马庄。来到韩马庄东头，敌人想再打探一下动静，便到一个院子外叫门。住在院内的60多岁的崔玉法老两口听出不是自己人，顶住门不开，被敌人开枪打死。崔玉法的儿子崔心成正在站岗，听见自家院子里响枪，赶快扔两个手榴弹报警。敌人见已暴露，便直扑韩更勤的院子。住在院中的区委书记万守仁、抗联干部韩进忠、武委会干部韩建德、事务长吴善学分守门窗，与敌人对峙，顶了4个多小时。敌人见久攻不下，便点秫秸放火。万守仁、韩进忠、韩建德被烧死，吴善

学冲出房子，被汉奸用刺刀挑出了肠子，不久也死去。邻村的民兵听到枪声，纷纷打着枪跑来支援。敌人以为县大队来到，怕天亮后打仗吃亏，慌慌张张地向东逃去。

敌人这次偷袭，烧死我抗日干部4人，打死农民2人，抓走了村农会长崔存学和韩立奎（后被赎回）。1945年1月31日，中共朝城县委召开追悼会，悼念万守仁、韩进忠、韩建德、吴善学四位烈士，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学习他们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魏 华 王子栋）

烧 木 寨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木寨长，木寨高，
“清乡”、“封锁”鬼门道。
“清”不了，“锁”不了，
冲天烈火迎风烧。
烧得“黑狗”、“黄狗”跳，
抗日军民放声笑。

刘金陵偷袭谢楼

(1945)

1945年，南峰县农救会、妇救会、自卫队、儿童团、民兵班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除奸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相继展开。二区谢楼村（今属妹冢乡）的民兵班配备了枪支弹药，集中住在一个破落户的院子里，成为本村本区开展反霸斗争的坚强支柱。

逃窜到阳谷的原朝城县汉奸县长刘金陵把谢楼的民兵视为眼中钉，他多次带人到朝城一带抓人抢粮，拉牛掠物，杀害干部群众。这年农历正月的一天夜里，谢楼的民兵开完会正燃起谷秸烤火，忽然有数百敌人包围了村子。民兵发现有情况时，敌人已上了房顶，封锁了门口，并开始向屋内打枪。民兵们立即上好刺刀，准备近战搏杀。但敌人却没敢冲进来，他们将房顶挖开，把点着的谷秸、高粱秸填进屋子里。一时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在屋内等着烧死，不如冲出去拼个你死我活。民兵班长谢同信、副班长程保先带领民兵程玉贵、谢纪安、谢金康等端起步枪，高喊一声冲出屋外，与进到院子里的敌人展开了肉搏。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谢同信等3人杀开一条血路，翻墙跳出，奔邻村求援。民兵谢纪安被砍死，程保先中弹身亡，程保柱、程得水未能冲出屋门，被敌人用高粱秸屯住屋门，活活烧死在屋里。之后，敌人又烧了农会长的3间瓦房，才拖着伤号退走。联防民兵闻讯赶到时，已不见了敌人的影子。

敌人撤退时，抓走了在谢楼养伤的解放军战士小刘，拉到村外枪杀。路经康园村时，该村农会长史八吉正打鼓集合民兵，敌人冒充我游击队，史八吉受骗被抓住带走。到焦庙时，敌人又抓住了残废军人焦得水，立即枪杀。回到阳谷后，敌人威逼史八吉出卖组织，史八吉严词拒绝，被敌人活埋在城郊。

（申玉林 陈作中）

延安发来抗日兵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太阳一出满天红，
延安发来抗日兵。
神出鬼没游击战，
吓得鬼子发了懵。
汉奸走狗转了向，
百姓个个喜盈盈。

收复范、朝、观、莘

(1945——1947)

1945年9月20日《冀鲁豫日报》载：从8月1日到9月11日，八路军收复冀鲁豫边区县城30座，其中包括范县、朝城、观城、莘县。

1947年1月10日《人民日报》载：蒋军第五军一部侵占范县城，立足未稳，即遭我军迎头痛击，于11日下午弃城西逃，我军收复范县。

(县武装部)

李坊会道门暴乱

(1 9 4 7)

李坊在朝城东北、金线河西岸，距朝城 1 8 华里。抗日战争后期全村 6 0 多户，3 0 0 多人，归三区管辖。1943 年秋朝城解放后，我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二五增佃、除奸反霸运动。1946 年 1 0 月进行土地改革，李坊村将富农李同兴、吴孟山、李振江的土地分给了贫雇农。

土改结束不久，阶级敌人就开始在村里散布谣言，迷惑群众。王铺的地主王怀珍在李坊躲避土改，他与伪保长李自信勾结在一起，组织了大刀会，煽动群众，腐蚀干部，秘密发展，以求一逞。早已加入了敌特务组织的农会副会长李纪昌见时机已到，便在村东围墙里建了个神堂，每天晚上装神弄鬼，自称南海大士、关夫子、西天活佛附体，挂符念咒，自称刀枪不入。还公开叫嚣：“打倒八路军、共产党，咱做皇帝。”在他的煽动下，农会长李纪贤、模范班长李纪学、农会委员李子旺、民兵李纪武、李保兴等 2 0 多户共 3 0 多人加入了他们的大刀会，连一个探亲的解放军战士也被拉进了会道门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农会、模范班等组织严重不纯，思想混乱，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把持了村政权。区委书记杨振雨提醒农会副会长李金生说：“你那个班子里有坏人，有加入特务组织的！”接着，县、区抗联派干部到李坊做工作。1947 年 2 月初，区长刘若愚在谢集召开全区模范班带枪民兵会议，将李坊的李纪武、李纪学叫到一边单独谈话，并收了李坊民兵的 1 2 支枪。阶级敌人抓住这件事情在村里散布谣

言，说：“八路军卸磨杀驴，还没红枪会好哩！”此后，农会会员、民兵中参加大刀会的人数又有增加。

农历三月初二，区委决定在全区对不法分子进行一次大逮捕，李坊的逮捕对象有李纪昌、李纪贤等8人。不料李纪昌等人探到了消息，他们在头一天晚上修复了土围墙，把原来军区存放的铁丝、手榴弹抢了去，将主要街道、胡同都拉上十几道铁丝，并把妇女主任赵大锁（李金生之妻）抓住关了起来。我执行逮捕的人员一到，他们便凭寨墙抵抗，往外扔手榴弹，区干部席有财、民兵张保安被刺伤。军区后勤部修械所扛出三挺机枪，往街里打，其中一挺机枪卡壳未打响。大刀会的人乘机宣传说：“咱能念咒，叫他枪不响！”

在此情况下，区长王秀峰和军区后勤部队的乔营长（不知其名）在村东南角小庙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王区长坚决要打，乔营长认为还是和平解决好，以免群众受损失。乔营长派房大麦进去送和谈信，大刀会回答说：要李金生进去才能和谈。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李金生和李同起、武兴业一同进了村。三人一进去，就被大刀会的人用红缨枪逼住，并把李金生捆起来吊在门上。李金生说：“我们是为李坊人民群众的利益来的，有事还是商量解决好。”李纪昌说：“你不是要抓特务吗？俺都是特务，看你怎么抓！”伪保长李自信说：“国共两党暂不两立，今天你想活没门儿，坚决杀你个全家不留根儿！”还有人说：“给他个炸子儿吃了算了，杀了这些人，咱们带上八路军的枪，骑上八路军的马，到北京保李纪昌做皇帝。”

这时，乔营长和军区后勤部队的一个政委、一个干事从北边围墙跳进村子，想亲自和大力会的头头谈判，但一进村就被大刀会的人围住了。乔营长说：“老乡们，咱们应该和谈，自己的枪不能打自己人，李金生是好人，你们要把他放

了。”李纪昌说：“不行，八路军、共产党进一个杀一个！”乔营长当即被乱枪扎死，政委和干事越墙而出，被大刀会员扎伤。李金生乘机磨断绳子向南跑，几个大刀会的人一边追一边扔手榴弹，李金生在烟雾掩护下跳出了围墙，敌人见李金生逃走，便扎死了李金生的妻子赵大锁。

谈判不成，只有硬打。这时村内群众已大部分吓跑，只剩了40多人不断向外打枪、扔手榴弹。天近午时，县抗联和公安局的人登上梯子越过围墙进入村内，从房顶上往下打，大刀会的人戴着黄兜肚持枪顽抗。不久，我增援部队陆续赶到：军区后勤部队200多人，苏堂驻军100多人、阳谷、莘县公安局各2个班、三区民兵数百人，把李坊围了个水泄不通。红枪会的人被打散。李纪昌被堵在一个屋里，冲了几次冲不出去，最后用标枪扎心自尽。李景文、李自巨跳井身亡。还有8个顽固分子躲在地窖里，自知逃脱不了惩罚，用手榴弹集体自杀。前后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斗争，李坊会道门暴乱终于平息。

第二天，朝城公安局一个班到李坊维持治安，动员群众回村。清理街道时，发现乔营长和赵大锁的尸体被头朝下扔在村北的水井里。后来，军区后勤部在黄楼店为乔营长开了追悼会，区里在李坊为22岁的赵大锁烈士开了追悼会。朝城县委书记陈东明亲自到李坊，帮助研究工作，教育群众，扩大土改和平息暴乱成果。全县各区、村都搞了一次大清查，清除了隐患，社会秩序日趋稳定。

参与这次暴乱的首要分子大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李自信、李纪文在禹城被查获，由朝城县公安局在栾屯大会公审后处决。李自俭归案后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李盘三在1953年镇反时被镇压。李景乐、李振作因认罪态度较好被从宽判处有期徒刑8年。只有一个周保申逃南京后不知去向。

李坊会道门暴乱引起了很大震动，《大众日报》曾刊文予以报道。

（据王子栋、魏华来稿整理，资料系
暴乱的见证人李金生口述提供）

八路军是钢铁汉

（抗日战争时期民谣）

八路军，真好汉，
个个都是铁脚板，
只要一声军令下，
一夜能翻百架山。
打不垮，拖不烂，
个个都是钢铁汉。

抗日战争时期

战斗在莘县一带的我主力部队

（简介）

冀中回民支队

回民支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回民抗日武装。其中以冀中、渤海回民支队规模较大。他们在当地回、汉人民支援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配合其他主力部队打击敌人，作出了积极贡献。

冀中回民支队的创建人马本斋是河北献县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组织“回民义勇队”，抗击日本侵略军。1938年率部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回民义勇队”改编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从此，回民支队在冀中一带与日伪军周旋，以英勇善战著称，使敌人闻风丧胆。

1942年，在冀中，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万日伪军进行了灭绝人性的“五一大扫荡”。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下与强敌反复周旋，浴血奋战，予日寇以沉重打击。但终因敌强我弱，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经过历次血战，回民支队政委郭陆顺等大批干部战士牺牲，部队由鼎盛时期的2000余人，减员至七八百人。为保存回民支队这支民族抗战力量，上级决定回民支队实行战略转移。

7月初，部队越过运河、津浦路敌人封锁线，到达渤海之滨冀鲁边地区。经过短暂的休整补充，8月下旬，冀鲁边军区

司令员黄骅带一支小部队作向导，送回民支队经河北省的南皮、东光到山东的庆云、乐陵、陵县等地，继而沿马颊河南下，在平原县境内越过津浦路，经高唐、聊城、阳谷，于6月中旬进至冀鲁豫中心地区——濮（县）、范（县）、观（城）一带。下旬，日寇对我冀鲁豫中心区发动“九·二七”大扫荡，回民支队在南进支队（原属冀中部队，在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进入冀鲁豫边区）指挥下，当即参加反“扫荡”。反“扫荡”结束后，回民支队由中心区进至清丰、观城一线，10月中旬到达莘县、朝城一带。不久，冀鲁豫边区实行第三次精兵简政，主力军与军分区合并，建立新的军分区。回民支队与原第三军分区合并为冀鲁豫第三军分区，由马本斋任司令员，原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任副司令员。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地委和第三军分区按照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将对敌斗争重新做了部署。回民支队负责南部地区，并组织莘（县）朝（城）地区委员会，由回民支队政委张同钰任书记。分区其他部队负责北部地区，组织冠（县）堂（邑）地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实行对敌斗争的一元化领导，协调地方和军队统一行动。在完成上述布置后，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回民支队重新进行整编，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撤销了原3个大队的建制，改编为5个中队，直属司令部领导，中队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为了储备干部，精简下来的近200名营、连干部组成了“干部训练队”，主要任务是学习训练，同时也担负一定的作战任务。经过整编，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很快投入了保卫、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马本斋率回民支队对盘踞在莘县境内的日、伪、顽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大大鼓舞了鲁西北军民的抗日热情，巩固、发展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同时，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3年秋，部队由刚到时的七八百人，发展到千余人。

1943年7月，鲁西北划归冀南根据地后，马本斋奉命率回民支队到昆吾、尚和一带活动。部队在这里进行了整编，将5个中队改组成两个大队（相当于团的编制）。1944年1月，正当回民支队在尚和、昆吾地区积极投入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时，接到准备开赴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任务。部队当即集中到范县、观城、濮县一带进行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就在这时，马本斋司令员的颈椎部生了个小疮（对口疮），疼痛难忍，病情迅速恶化，被送到军区后方医院抢救。1944年2月1日，回民支队告别了鲁西北的乡亲父老，跟随杨得志司令员踏上了保卫延安的征途。就在这一年，马本斋司令员在莘县病逝。

解放战争时期，回民支队被编入野战部队，参加了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陈海林、王志国）

先遣纵队

1938年底，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八路军总部指示，为了支持鲁西北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

1938年12月9日，一二九师决定派李聚奎到鲁西北组建先遣纵队。12月下旬，李聚奎奉命从冀南的南宫来到鲁西北的冠县，从鲁西特委领导的第十支队和地方上抽调了100多名干部组成司、政、供、卫机关，先遣纵队在冠县

崔八里庄宣告成立，李聚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刘致远任参谋长。原第五支队改编为先遣纵队第二团，荆维德任团长，盛北光任政治委员，王长年任副团长，孙洪任政治处主任，共1100多人。这时八路军总部又指令由冀鲁边区转进鲁西北的津浦支队、冀南军区的青年纵队第三团、一二九师骑兵团和筑先纵队，统一归先遣纵队指挥。

1939年初，根据鲁西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先遣纵队和其他部队配合，深入鲁西北各地，广泛宣传和组织群众，积极扩大部队，开展武装斗争，不断反击顽固势力，袭扰和打击日军，发展鲁西北的抗日形势。

1939年3月底，根据一二九师师部电令，先遣纵队西去太行山区整军。这时，钟汉华到先遣纵队任政治委员。在整军期间，部队奉命参加了反“磨擦”斗争，同时负责维护我太行、冀南的交通安全，护送过往人员、部队和物资。

1939年9月，一二九师首长命令先遣纵队返回鲁西北地区，并调整充实了纵队领导机关，李聚奎任司令员，肖永智任政治委员，王波任参谋长，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先遣纵队即由邢台山区出发，经冀南到达冠县南部、朝城北部，与筑先纵队会合。

先遣纵队返回鲁西北后，首先抓了广大民众武装斗争这项中心工作，还抓紧地方武装的整编。11月初，把活跃在莘县、冠县、朝城、馆陶、丘县、临青等地的卫河支队改编为先纵第一团，共1300多人，于笑虹任团长，李大清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把活跃在博平、茌平一带的先遣纵队第五游击大队扩编为第三团，赵晓舟任团长，王希永任政治委员，从而壮大了先遣纵队的力量。

先遣纵队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广泛地开展平原游击战

争，建设抗日根据地。从12月份开始到讨石战役结束，同旧、伪、顽进行了多次战斗。其中重大的战斗、战役有四次：第一次是魏庄战斗，先遣纵队与筑先纵队配合，歼灭日伪军100余人，缴获大车8辆、步枪10余支、山炮筒1门；第二次是在东阿至聊城公路上伏击日军的战斗，肖永智政委率骑兵团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击毙日军宣抚官一人；第三次是朝城战斗，先遣纵队与其他部队配合歼灭王金祥部一个旅，王金祥率残部东逃；第四次是讨石战役，先遣纵队骑兵团奉命在卫河畔金滩镇截击石友三的部队，桥头堡一战，毙俘顽军数百人，接着长驱直入，屡立战功。

1940年4月，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二九师所属部队进行整编。6月6日，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奉命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先遣纵队在这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在鲁西北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战胜困难，英勇奋战，为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陈海林、王志国）

筑先纵队

1939年初，鲁西北地方党根据聊城沦陷后的形势和上级党的指示精神，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团结和吸引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坚持鲁西北的抗日斗争，以原第十支队为基础，建立了八路军筑先纵队。

1939年1月14日，筑先纵队在馆陶县正式成立，张维翰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部主任，胡超伦任参谋长，下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军法处、卫生处。司令部直

属队有警卫连、骑兵连。政治部下设宣传队、冲锋剧团、冲锋报社。纵队下辖7个团和1个独立团：第一团，吴作修任团长，于笑虹任政治主任，共3个营1500人；第二团，刘致远任团长，金维国任副团长，李福尧任政治主任，共3个营；第三团，吕福绅任团长，赵健民任副团长，柏洁民任政治主任（后由孙洪继任），共三个营；第四团，沈兰斋任团长，辛刁牧任副团长，李延令任政治主任；第五团，荆维德任团长，盛北光任副团长，孙洪任政治主任，不久，该团划归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建制；第六团，没有编成；第七团，徐宝珊任团长，李健民任政治主任；独立团，郝国藩任团长，孙建功任政治主任。筑先纵队的建立，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成果。从此，这支部队在鲁西北地方党的领导下，纵横驰骋在鲁西北大平原上，根据鲁西区党委的统一部署，筑先纵队和其他部队相配合，深入鲁西北各地，广泛宣传和组织群众，积极扩大部队，开展武装斗争，以尽快恢复鲁西北生动活泼的抗日局面。

1939年1月，华北日军以3万余人的兵力由东、西两线分11路开始对冀南和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特别是香城固战斗后，日军的“扫荡”更加频繁、疯狂。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经鲁西区党委和一一五师首长同意，筑先纵队决定撤销团的建制，除保留第七团和独立团外，其他部队都改为以营为单位的战斗队兼工作队，划整为零，进行分散活动。4月下旬，部队在冠县斜店进行了整编，共编为五个营。第一营，杜寿山任营长，吴新之任教导员；第二营，廖云山任营长，李肇安任教导员；第三营，赵健民任营长，沙延孝任教导员；第四营，陈中传任营长；第五营，冯警涛任营长，周法武任教导员。纵队政治部主任袁仲贤调第一一五师，史钦琛继任政治部主任，巩固任副主

任。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卫河以西的军事、政治形势，1939年5月，筑先纵队又在卫河以西成立了卫西三县军事指挥部，原第十一支队司令牛连文任指挥，张潭任政治主任，张维德任参谋长，指挥筑先纵队独立团、馆陶县保安大队和地方上的几个游击队。并调筑先纵队政治部民运科长成润任丘县县长，派原一团政治主任于笑虹去临清西部，以加强临西工作团的工作。通过整编，筑先纵队在战斗中逐步成长起来。

1939年7月6日，八路军总部决定，黄河以北的军事斗争归第一二九师领导，这样筑先纵队归第一二九师指挥。

在分散游击的环境中，筑先纵队的个别干部出现了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现象。11月，邓小平到达南馆陶附近的称勾湾，专门召开了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干部会议，作了坚持抗日斗争和整顿军纪的报告。邓小平严厉地指出：对贪污分子要严肃处理，贪污500元以上者枪毙。会后，筑先纵队进行军纪整顿，清除了腐败分子，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1940年4月，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命令第一二九师所属部队进行整编。6月6日，筑先纵队奉命和先遣纵队合编为第一二九师新八旅。9月后，新八旅离开鲁西北，转移到冀南地区活动。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筑先纵队在鲁西北艰苦转战，同日、伪、顽进行了多次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为恢复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陈海林、王志国）

南进支队

南进支队是冀鲁豫边区党委、行署、军区领导和指挥的一支主力部队。1940年初从冀南转战到冀鲁豫参加第一次讨逆战役，后奉命留在冀鲁豫边区坚持抗日反顽斗争。

1942年底编为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在此期间一直称南进支队。因为司令员是赵承金，政委是谭冠三，故又称“赵谭支队”。南进支队最盛时期总人数达13000余人。

南进支队下辖直属队、警卫营、十六团、二十一团、二十四团、三十二团等。第一次讨逆战役结束后，程子华政委带十六团返回冀中；1941年2月，二十四团回冀中归建，十六团又返回南支归建；10月，十六团奉命去太行山执行护送任务，一、二营到达太行集总，三营回冀鲁豫归建；1941年冬创建三十二团；1942年7月，三十二团与十六团三营合编为第二个十六团；1942年“九·二七”反扫荡后，为了便于进行小部队单独分散活动，南进支队所属十六团、二十一团均编为小团、大连，取消营排；同时又建立了第二个三十二团（小团）。1942年底，南进支队编为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在这之前其建制仍属冀中军区，兵源补充、后勤供给仍由冀中军区负责。1944年2月，原南进支队的十六团、三十二团及回民支队、冀鲁豫军区的三团、十一团、十九团在杨得志司令员的率领下，奔赴陕甘宁边区，编为教导第一旅，旅长杨得志、副旅长赵承金，进行保卫延安的准备。

南进支队在冀鲁豫三年多的时间里，后勤部门自力更生，组建了被服厂、炸弹厂、纸厂、油厂、机械厂等。

南进支队在冀鲁豫三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数百次的战

斗，战斗中牺牲千余人。

在1940年初的讨逆战役中，南支的三个团为中央纵队，和其他兄弟部队对石友三部进行分进合围。在此战役中，南支奉命直插顽军心脏——司令部驻地仙庄集和六塔集之间，并首先攻占其指挥枢纽六塔集。敌猝不及防，指挥系统陷于瘫痪。石友三部在我各路讨逆军的攻击下，仓惶收缩，向黄河以南溃逃。丁树本部也随之逃至商丘地区。在顽军没命南逃之际，南支十六、二十一、二十四团不怕疲劳，跟踪追击到东明一带，后奉命返回清丰以东。4月6日奉命发起奔袭小韩集战斗，丁树本部败逃豫东。4月中旬讨逆战役结束，南支除十六团外，均留在冀鲁豫坚持抗日反顽斗争。十六团返回冀中后，经过充实兵源，更新装备，8月参加了惊破敌胆、名扬中外的百团大战。

1940年6月至1941年2月，二十一团、二十四团主要活动于南、清、濮和濮、范、观之敌占区的外围交通线。8月，为配合“百团大战”，在南、清、濮一线参加了多次破击战，并对出动抢粮的顽军进行多次袭击，把缴获的粮食分给群众。9月，在沙区进行反“扫荡”。

11月，进攻盘踞在古云集的石友三主力孟昭进师，通过三次攻坚战，收复了顽军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古云集，歼敌大部。南支二十一团伤亡300余人，三营九连副排长以上干部除副排长姜文彬幸存外，全部壮烈牺牲。

1941年4月12日，高树勋乘日寇“扫荡”沙区之机，率主力一八一师重占古云集。南支十六、二十一团参加了杨得志司令员指挥的第二次收复古云集战斗。之后，十六团开赴冠、朝、莘、堂地区活动，协助三分区武装开展反“蚕食”斗争，发动群众不断进行游击和破击战，连克十余处据点，捷报频传。同时，二十一团仍在南、清、濮地区活动，

在南、清路上不断袭击、破击、伏击清丰之敌，攻入清丰店，全歼伪军。日寇惊叹胡乃超团长为“惹不起的司令官”，顽军称其团为“打不烂的二十一团”。

11月，南支参加杨得志司令员亲自指挥的东北庄围城打援战役，十六团和二十一团英勇作战，战绩卓著，二十一团三营被纵队授予“模范营”称号。

1942年，为适应小部队游击战，南支把所属二十一、十六、三十二三个团编为小团。曾三次组织沙区游击队开赴沙区，开展对敌、伪、顽、会、匪的斗争，经历了40多次大小战斗，打开了沙区局面。同年4月，南支还根据军区指示，猛攻对高树勋逼降的日寇，挽救高部于垂危之中。

1943年，三十二团参加了军区统一指挥的有二、三、四分区共同组成的朝城外围战，一举扫除文大可在朝城外围苦心经营的七十七个据点。同年，在清丰、六塔集之间伏击获胜，歼灭日寇一个中队。8月，袭击焚毁了清丰县东南的姜集炮楼，歼日寇12名，拔掉了这个据点。

南进支队在冀鲁三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频繁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的考验，表现了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

（张云）

115师独立旅和教3旅

1938年12月，115师343旅686团在团长兼政委杨勇的率领下，由晋西出发，于1939年3月，到达鲁西地区。在郛城县取得樊堤战斗的胜利之后，杨勇率团直属队大部和第3营，张国华、匡斌率115师直属队留运西

地区发动群众，扩充部队。不久，杨勇扩充部队一个团。张国华、匡斌扩充的部队称115师7支队。同年7月，杨勇扩充的一个团和7支队合编为115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河德全任参谋长，欧阳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团，一团团长周海斌，政委戴润生；二团团长匡斌，政委张国华。

1939年8月，115师独立旅一部参加了梁山战斗，取得了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胜利。不久，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独立旅兼鲁西军区，杨勇兼任鲁西军区司令员，段君毅任副旅长兼军区副司令员，同时将山东纵队6支队归属独立旅建制。

1940年1月，鲁西我军发起反顽作战，115师独立旅奉命在观城、朝城一带，与129师先遣纵队、筑先纵队、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一起，对盘踞在朝城、范县、阳谷、观城一带，多次与我搞摩擦，并乘日伪扫荡向我进攻的国民党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第六区专员王金祥等部顽军发起攻击，重创了这些反共顽固势力。这一战斗刚刚结束，同年2月，由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冀南、冀中、冀鲁豫、鲁西地区25个主力团所进行的讨伐顽军石友三部的战役开始，独立旅和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组成鲁西支队，参加了对盘踞在观城、濮县一带的石部新八军的反击作战，迫使顽军逃至民权县以东、陇海路西侧地区。从此，朝城、观城、范县、濮县等广大地区解放，成为抗日根据地。

1940年3月，鲁西我军进行整编，115师独立旅和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合并，仍用343旅番号，并兼鲁西军区，杨勇任343旅旅长兼军区司令员，肖华任旅政治委员兼军区政治委员，何德全为参谋长，曾思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黄河支队、运河支队和四个军分区。

1940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和集总指示，115师所属部队与地方武装统一整编，鲁西地区之343旅番号取消，其运河支队和晋西独立支队2团整编为115师教导第三旅并兼鲁西军区，旅长兼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副旅长、副司令员王秉章，参谋长何德全，政治部主任曾思玉。115师晋西独立支队，是1938年12月在晋西编成，陈士榘任支队长，林枫为政治委员。1940年7月反击石友三部作战时，由陈士榘、黄骅率领转战到达鲁西地区，所以又称陈黄支队，该支队曾下辖两个团，1940年8月30日在道口村歼灭外出抢粮的石友三部181师700余人，两部队合编为教3旅后，辖7团、8团等。教3旅在莘县进行过一系列战斗，如1941年的苏村战斗，1942年攻克范海据点，粉碎敌“九·二七”对濮范观中心区大扫荡等。

1942年12月，冀鲁豫全区实行第3次精兵简政，主力军同军分区合并，教3旅与原第二军分区合并为第二军分区，曾思玉任司令员。莘县的南部地区均为第二军分区的活动地区，他们参加了朝南战役以及后来的解放阳谷战役等战役战斗，为莘县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王协振）

对《莘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日伪时期伪区、乡机构和保甲制》 一文的更正

郭希文同志撰写的《日伪时期伪区、乡机构和保甲制》一文（载于《莘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关于孙翠然同志的记述与事实不符。根据调查，孙翠然系莘县河店乡小赵庄人，中共党员，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原莘县二区抗日区长、聊西办事处主任等职。孙翠然同志189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性格刚毅，为人正派，喜欢为穷苦人申张正义，打抱不平，地痞、流氓都惧他三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的二区区队作战勇猛，威震敌胆。因此，汉奸、土匪称他为“孙二天爷”。后来，当地群众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孙二天”。抗战时期，孙翠然同志带领二区区队和聊西工作队与日伪周旋在莘北、聊西一带，大小战斗数以百计，为开辟莘北、聊西革命根据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45年秋，孙翠然同志积劳成疾，在临清医院治疗期间被敌特害死，终年46岁。当时，由于编辑疏忽，付印前缺乏调查研究，致使印出的资料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在此特作更正，并向有关方面人士致歉。